

僑吳集序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於
杭於書無不讀作為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
一至乎理而氣以摠之若長江大河流衍灣洄滂
汨汨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
既壯來僑於吳比老乃彙其所作之文曰僑吳
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以而作之
為多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互為序之徽不
敢辭庸復於先生曰先生固僑於吳矣夫吳東

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
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叅
錯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淳財賦強而盛故
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遊
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之美觴
詠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
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於
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
體為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

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脩之益耳豈徒
藉乎山川風物以為觴咏娛嬉之適而止耶則
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僑
所以發而為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
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
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於外者無非文如
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
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可岐而
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學絕諸子各以所見

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於道至歐陽修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為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觀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

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並繇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為之文哉徽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於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源戴公此二公學群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于先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道未必不寓乎文文未嘗不載夫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為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果僑於吳而后有所得也哉第假是以名編爾微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

吳累世矣然於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
於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強顏為之言是集
也為古今詩銘箴贊題書疏序記碑誌總若干
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
獨吳哉

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徽序

僑吳集目錄

一卷 四言古詩

五言古體

五言古聯句一首

旌表孝義金門

三節堂

登鴻山吊梁伯鸞

可齋

蘭

為李繹如悼妻

春暉樓

以上四言古詩

擬古 五首

出塞 七首

寄張仲敏

辱陳敬初枉顧

贈譚臺史

仙山樓觀圖

以旱得雨

送楊郡博

與張天雨遊虎丘

贈張生

胡古愚南歸

張彥冲北上

送劉長洲

松軒

高節樓

宴顧氏芝雲堂

過清樾軒

登吳興道場山

蘇公潭

遊鴻禧廢寺

送俞漕掾

憫農送張邑丞

鶴巢

送友還鄉

賦採香徑

遊惠山寺

山雪齋

月鏡

金蓮頭

贈姚尊師

贈哲上人

馬氏祖塋圖

山居

凌波仙

寄鄺馬二友

竹夫人 以上五言古詩

學詩齋聯句一首

二卷 七言古風

姑蘇臺

夏駕湖

吳桓王墓

岳鄂王墓

古墻行

吊劉龍洲墓

謝李長司

長孫后免冠圖

東坡遊赤壁圖

溫日觀葡萄

贈強教諭

送范子方

贈達長司

送頌定之

贈顧明則

古書行

龍香行

相地余君祥贈言

舒伯洪任晉陵

韓玉溫之閩

送汪秀才

趙松雪畫

趙仲穆西

李龍眠唐馬

冬日海棠

王元章梅

顧定之竹

黃子久山水

贈王允同

送俞教授之杭

送俞叔元

送李運使海漕

寄蕭總戎

送劉朝章同知

題張伯雨別卷

重題溫日觀葡萄

師子林

送珩書記

送顏陋隱

林玄卿歸永嘉

送聰首座

贈日奔僧

夷僧寫蘭

鍾馗部鬼圖

馗妹圖

謝自然像

花蝶謠

贈筆工沈日新

趙千里畫扇

索趙善長西

崇碧軒

漁莊

梅隱

賦玉山佳處

湖光山色樓

雲山高隱圖

江山風雨圖

鄭禧之古木

鈎勒竹

題梅為人壽

天台山圖

芭蕉菴

楊妃上馬圖

九馬圖

王時進梅屋

芝雲堂

画

除夕

三卷 長短句體

張御史死節歌 桓孝感行

天師大道歌

碧海謠

送木善宣監

感策吟

李早馬圖

離鸞曲

題桐華烟卷

贈薛相士

贈翰古清

巖栖仙人歌

檳榔木拄杖歌

松風吟

自怡歌

悲歌寄呈諸公

李遵道海岳圖

趙松雪人馬

黃公望山水

活死人窩

送僧遊徑山

雪巢

畫玉山草堂

松雪馬

高房山竹

倪元鎮木竹石

沈仲說畫樹石

嵇康柳下鍛圖

捕魚圖

四卷

五言律

排律

七言律

送何學正

送蒙古教授

送白主簿

次韻贈趙伯容

寄張宣慰

貞逸處士

送陸秀才

岳夫人輓歌

朱澤民畫

贈高生

送范山長

崑山石

虞雍公誅蚊賦

遊耕漁軒

次韻宋春卿

挽章德懋

贈薛相士

送何景文

東雪軒

以上五言律

飛龍亭

送徐山長勉之

送李舉人克明

送嵇洞玄

輓錢翼之

輓虞彦高

送劉廷美

送楊季常

輓潘祥卿

丁夫人悼詞

以上五言排律

奉柳太常道傳

送貢司業泰甫

送泰蕪善總兵

寄蕭元帥

送許具瞻

寄潘子素

次韻顧仁夫

贈顏子中

寄楊士可

蔡孝子廬墓

錢道士游仙

栖碧亭

芸齋

園隱

姚秀才為道士

天平魏公祠

靈岩涵空閣

送樂鼎儀歸東平

送季山甫教諭

和宇文子貞

送林道士歸溫

遊嘉定道院

春寒

送葛奏差赴閩

廬山圖

題程表妻墓碣

陳母張安人輓詞

挽楊九玄

賓月樓

知音亭

聽雨樓

茶屋

鶴齋

寄顏元卿

寄泰蕪善

和吳宗師寄貞居

和薩天錫留別

賀吳宗師壽

壽達郎中

王季野北歸

歲暮感事

以上七言律

五卷 七言律

排律

范魏公祠

龍門

天池

寄鄭長卿名元

壽李廉使

寄于彥成

送郝遵道北歸

春日湖上有感

次韻錢伯行遊仙

送章心遠入閩

送劉宗師

送劉年基

寄張貞居

簡張仲舉

送錢思復之東嘉

贈柯敬仲

喜雪

釣月

梧桐月

送李秀才

贈朱君復

送白治中

挽貞惠公

題大滌洞即師房

寄趙祭酒

題海運官卷

謝惠饋肉

挽王本齋大叅

書靈飛經

簡金伯祥

贈張月庭

寄剛中

送張貞居還茆山

游仙

杭州即事

元宵懷錢唐

送蕭萬戶

和成居竹

次韻谷玉山

贈岑醫士

寄千壽道

送唐學錄

送任訓導

送毛彥昭

送沈仲說

石林萬戶哀挽

翠雨亭

楊鉄厓書畫船亭

張伯雨精舍

復見心山房

趙尚書小瀛洲

題曹松逕家譜

雲槎

次沈存齋見寄

送千壽道知州

送楊季民

送李秀才鄉試

挽陳玗方

贈張景亭

春遊石湖

遊支硎南峯

送方養遊茆山

貞居留宿寫圖

初度

潘總戎征回

送蕭萬戶

次倪元鎮見寄

元鎮函

贈彖刻生

送達兼善秘書

送吳平章

送林照磨

野秀堂

綠陰亭

周左丞玉雪坡

俞石澗讀易處

渡江

書畫舫小集

橘隱

寄楊彥遠

挽牟縣丞

送銛仲剛

以上十三首排律

以上律詩

六卷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石湖十二詠

懷王敏德

寄張景昭

朱澤民山水

岳生竹

陳正孚画

過九里寺

李遵道竹

雲林小景

王元章梅

子固水仙

柯敬仲竹

雪窓蘭

以上五言絕

懷徐士弘

懷張天民

贈筆生

寄王叔明

陶靖節像

謝太傅像

西

肥瘦二馬

懷岳漢陽

謝僧送茶

高彦敬畫

陳搏像

子昂蘭

子庭古木

貞居神光樓看雲

寄光孝

寄金山普衲

鼓竹

遊魚

文山佩刀帖

東坡笠屐圖

伏生授經圖

岳王廟

武侯像

月夜懷十五友

送張貢士

贈治農丞

寄顏完卿

寄沈存齋

寄倪雲林

虞學士小像

郭天錫画

次泰監司

寄宇文國相

送陳公禮

送何舉子

贈曹相士

陸仲明卜養

王元章梅

虞勝伯竹

指躋馬圖

以上七言絕

子昂臨東坡竹

蘇武牧羊圖

讀碑圖

送處州何同知

寄王可矩

漢川亭

朱澤民画

寄貢授經

送僧還開先

顧定之竹

館娃宮圖

七卷 銘 箴 贊 題 跋 書 疏

吳縣學門銘 世壽堂銘 石子硯銘

周尹堂硯銘

進道齋箴 近思齋箴

韋掣銅像贊 張吳令像贊 俞仲溫像贊

孫高士像贊 蘭緒生像贊

題瑞竹堂記 題諸體帖 題雪擁藍閣圖

題真如十三寶記 題袁通甫詩 題石澗書隱記後

題兩伍阡表 題良常草堂卷 題薛真人誄

題復見心行卷 跋聚星樓卷 蘇文忠公察恕帖跋

跋大戴禮 跋雲笈七籤卷

與張德常書 與杭州宣差書 與干壽道書

與牟景陽書 寄張元明書 上達監司書

再奉監司達白野書 雍公賦刻石疏 募建岳王祠疏 薦故元帥達公亡疏

八卷 序

思賢錄序 荆南倡和序 送丁希元序

送倪中愷序 送顧定之序 送王季楚序

送蕭天祥序 送呂惟清序 送趙克上序

送徐元度序 送牟伯魯序 送岳季堅序

贈張從善序 贈卞亓之序 送楊季民序

贈李憲愈序 送李漕府序 送張同知序

送岳山長序 送方學錄序 鴻山楊氏族譜序

沈祖母壽序
祈晴有應序
送周鍊師序
送徐尊師序
送初上人序

九卷 記

吳郡新築城記
重修府儒學記
海鹽州學興建記
長洲縣儒學記
文正書院記
重建和靖書院記

穎昌書院記
甘泉祠禱兩記
伏蛟臺記
周玄初來鶴記
白鶴觀祠堂記
福山東嶽廟記

泗洲寺記
順心菴記
立雪堂記
掛蓑亭記
巢雲樓記
純素齋記

十卷 記

藏書樓記

德聚堂記

互遠樓記

虛白室記

趙州守平反冤記

芝秀軒記

松石軒記

春暉堂記

東生堂記

壽梅軒記

心遠堂記

存雅齋記

止齋記

陋隱記

懶齋記

瞻雲軒記

聽雪齋記

芝雲堂記

讀書舍記

昭肆齋記

停雲軒記

白雲海記

瑞竹記

王氏葵齋記

貞節堂後記

玉山草堂記

清江一曲記

溪山勝槩樓記

十一卷 碑

忠孝感惠顯聖王廟碑

重建岳鄂王忠烈廟碑

平江總管道童公去思碑

海道都漕運邊公遺愛碑

長洲達魯花赤元童君碑

海道萬戶燕只哥公政績碑

海道都漕運和尚公政績碑 重建路漕天妃宮碑
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石樓鄭氏先德碑

許昌馮氏先塋碑

十二卷 行狀 哀詞 墓誌銘

元故昭文館大學士柱國中國文懿公湯陰岳公行狀
元故水南王先生哀詞

張提領墓誌銘 李處士墓誌銘 李信菴墓志銘

陳慎獨墓誌銘 王處士墓志銘 平江總管張公壙志

普郎中墓志銘 白雲處士墓碣 畬山老人墓志銘

虞處士墓碣銘 陳天倪墓誌銘 張子昭墓誌銘

陸氏壙志銘 金母沈媪墓志銘

倚吳集目錄終



倚吳集卷之一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四言古詩

旌表孝義金門

出吳東門泂，其水傳陸以居。屈民櫛齒不有孝義，衆何所持。
孝義伊何曰維金氏，百五十襍業儒。循軌事親，養志同氣。敬順
凡掌家鑰，弟秉文印。不矜而譽，不言而信。里舉鄉推，事騰于朝。
用旌其門，以闡教條。張書扁式，與表邇遠。守臣樹聲，加示慶典。
坊名孝義，天厥里門。彰善瘴惡，周書具存。吳固沃土，才隳于撫。
風頹俗靡，事尠儷古。求若孝義，幾何其心。堪繼公藝，價重南金。
克孝克義，我謠我歌。借耄閱墻，敦化猗那。

高昌侯三節堂

惟天啓契，產自瀟水。潤被北庭，侯濟厥美。挺事昌朝，忠武罕比。

戲金平宋榮審功侈入毗廟堂黔黎安只蠻首獸獷侯轅南指
忠憤踴躍奮莫顧已忠誠貫天白虹觸起孱孤嫠哭戾孔哀
誓死靡他夫人貞哉貞哉夫人夫死兒乳教兒能孝父忠在汝
齒方成童母病弗療到肱和糜人孰兒詔彼美至性移孝而忠
撫字列城繼侯英風侯既有子且復有孫皆讀書益大庠門
相繼掇科荐承寵光侯其來歸英爽樂康子佩金符孫縈紫綬
世訝其隆侯植之厚三節一貫何有夷險協子王風永配令典
可齋

大哉宣聖以詩教我興觀群怨皆與曰可誠為是學感發志意
善惡庶全美刺詩人得失於焉考見妍媸在已反省母眩
和以處眾不至於流設使雷同其道亦繆懲創羞惡中惟一致
溫柔敦厚慎勿暴氣用以事親孝哉有子移以為忠曾不越此

鳥獸草木名類匪一惟薦學問旁資多識是我宣聖以詩設教
下逮百王是則是效嘉子嗜學尤勤於詩以可名齋義寔在茲
六義具存既殫源委以詠以歌性情斯理

登鴻山吊梁伯鸞

我以飢驅爰求樂土注意山栖茲非其所敬吊夫子願嗣德音
隼棲擇高魚游擇深夫子當時五噫謳吟出都接浙咲擲華簪
歸隱杵臼傭力是任配諧德曜雖鼓琴上窺羲軒以樂此心
以樂此心儼古傲今而我肱折罔知適從蠅附以驥菟罾以松
式依夫子娛老考終優哉悠哉歌以相春

蘭

協以鼓琴世誰知音采臣紉佩湘江水深蘭生棘中如石韞玉
玉受不瑳幽香滿谷

為李繹成悼其妻馮氏

彼美者媛令姿靜淋姆教在鞏懿範端肅擇配哲士聞望右族
讀書思榮焚膏繼晷媛來王饋克承夫志載緝載紉裳衣補綴
奉飧舉棗翼若始祭條遺百罹綵鳳分飛鼓盆哭哀語及涕洟
人孰無婦、賢而睽永懷弗諼爰形聲詩

春暉樓

陽春有暉泛在物表寸草承之弗間其小春暉熙、彼草離、
區萌就質芘、茂斯詩人載歌悉物之情子於父母恩莫與京
親恩之大春陽之溥子心如草膚寸思補爰構重屋以奉父母
以介眉壽其樂訂、旨甘滷瀨奉親之常寸草之微那報春陽
孝子愛日孝子養志敬親之枝勿蹈非禮揚親之譽悠久不已
是謂可報寸少春暉萬一攸在吾祈與歸

五言古體

擬古五首

北辰衆星宗列宿環共之斗杓指其方生始悉所資萬卉春芘
芘至秋悴如期春虫動罔弗然鬪翁啓閉隨靜觀造化理在人豈
其遺君象實有類萬古成網維

仲尼去云遠吾道日以微達士忘賤貧佞人紛是非時態良弗
古乃致媿事希末路欲忘言屏跡避危機桐江有垂釣首陽有
采薇清風蓋一世舍此其安歸

大道本常在為士者弗由窮居嘆時邁逐世竟悠、豪強互吞
劫雄智復相允遂令務夸詐攘竊何時休所貴者仁義勢利焉
足謀懿教信遼矣民風此其偷默、掩幽室感之紛淚流
春來桃李華秋榮菊與杞豈但物性殊造化之所使人生類如

斯通塞固其理苟識吾性誠隱顯良有以
委身竹素間義理費考尋截業泰華高浩瀚滄溟深涉之遠無
津舉之力難任不如反諸已求諸聖賢心成湯警日新大禹惜
寸陰紛拏試屏絕請鼓無絃琴因之忘肉味太古寥々音

出塞七首效少陵

已踰烏塾山未涉孤奴水飢羸形骸黑枕戈待明起將軍方蹋
踰天地入馬箠吾儕亦何人一死等螻蟻

秦時閭左戍漢家弛刑徒髑髏棄瀚海天陰尖鳴々我非望生
還魂魄迷歸途但願戈矢利委身斷狂胡吁嗟載筆書不紀萬
骨枯

受詔武臺官西遮鈎營道抗虎射命中相從願深討躡血焚龍
庭以功當橫草平沙列部伍鮮整旄與葆奚慮蛇豕繁一鼓攬

搶掃歸取萬戶侯歲月未云老

糶吞天山雪衣裂青海風前行幾千里不見單于宮走馬脫轡
頭所持五石弓鄉井豈不懷簡書戒命洪黃塵觸壘起勇奮奔
豨熊鈇刀異莫邪所覲一割功

騎羊五歲見出沒區脫中翻身異鳥鼠快捷如飛鴻生理不土
著水草無豐凶一戰那足平燕然方勒功

烽烟邊上發塞鴈群南翔仰睇冥々天風緊雨雪霜驅馬上厓
谷悲茄咽雲黃棄絕骨肉親詎弗懷故鄉軍聲動劍戟砲火燒
衣裳鞠育非寡思道遠不得將吞咽復何憤思虜其名王

邊塵暮猶黑鬼燐出霜草展戰圖報國寧慮骨枯槁人生無百
年一斃不待老但願土境富微軀奚足道勲業銘旂常秋天氣
同杳

寄張仲敏

子居闔閭城有屋蔽風雨心融詩書澤口斷兒女語客庖婦供
饌茗竈手自鬻外屨多弗却束脯乾可茹如何舍之去晝墮緣
棟鼠朱門蓋華簪青冥無凡羽已隨鳳鳴岡尚感鴈遵渚於以
見貞操屯貞貴能處

仲春六日辱陳敬初諸君枉顧小飲樊樓分得靜字

蔥肆不嗅葷葷門惟習靜何此枉飛佩諸君森相映方慙乏詞
鋒安知墮語弄酒杯淺於臍樓居小如磬敢云諧謔歡遂忘跪
跽敬飛花落硯席輕雲拂塵柄舍坐或屢舞分題各成詠莫非
江海士行應丘園聘顧我拓飛蓬更春不復盛假如湛誠痴何
嫌憲非病相會苟不樂明朝雪盈鏡

贈譚其史

高昌佳公子氣橫海岳秋玉壺洗零露錦機濯芳洲真致埃壒
外獨與神明遊峩峩鳳皇臺日晏行雲愁帝念南紀大建臺分
顧憂列聖耳目寄職斯布皇猷誰工古人學可參憲臣謀之子
被辟命束書上昇州煌煌三台星列宿莫敢儔而子妙折旋婉
變通矜喉不居世祿懿遠慕儒術優先正高與馬德言皆可讐
骨朽名不泯耿光縣斗牛子能勗令開席珍重尺球况復五彩
筆盡意工冥搜飛花落碁局弱柳維江舟感此時物佳念子何
能休龍駒少汗血駑馬老益羞白雪高莫和青山曉加稠日沒
烟樹遠重倚城南樓

仙山樓觀圖

差我三神山仙聖之所居芝草布庭闈霞光曳衣裾渴飲碧玉
漿飢食紫琳腴霓旌冉冉下彤樓擁鸞輿青童啓藏室帝命較

寶書齊心始能讀字，皆玄樞朗詠以相授靈風舞神魚天遠
靡得聞何以能啟予空嗟珊瑚日照耀金芙蓉

久旱得雨

望秋侶即鹿以旱同無虞忽殄蘊蟲三屏翳騰龍魚乃合霖霖
雨涼氣吹髯須未必便滂沛且掩羲和車高田土生煙稿禾仍
盼蘇澤陂未萎稻引根勿躊躇一或薦清庙猶與豐年俱憶昨
歲巨浸流潦恒滿衢庶士宅一廛下農田一區彼北竈產鼃潭
蛟為飢驅至今殍死鬼夜哭其廬竭未獲一飽焉知陰慘舒
焦原赤欲燒政不妨官租民輸諒有幾廩收長有餘盜臣被華
袞我口何由糊悲歌等慟哭激烈誰非夫

送楊郡博赴任上饒

廣信山水郡齋宮淨含暉陰松檜中白鷗時兩飛雨餘岩泉

落清音叶鳴徽泮沼紫鱗躍講壇紅杏菲藤蔓遠礪石新綠羅
成帟諸生繙經坐子衿間褒衣格言咀芳潤奧理宣幽微凡陋
當脫屣聖哲胥乘機遲師一指授仁風敞巖扉

與張天雨楊廉夫陳子平諸公遊虎丘次東坡韻

昔吳有縣精茲丘據其領前瞻埋金寔耗尚餘淬劍井簡書畏懷
異星日發光耿干將不刺兕牡鞠豈禁鼯至今點頭石斷非躍
冶礪上機不由智大將寧論猛公剖儒釋緒便從康莊騁詞鏤
琬琰嚴聲抽輓轡哽掉鞅清靜海不墮生死頃憶昔此來遊六
月佩旌冷山靈寶其躅歲月塵劫永我生若後時惜此媚風景
坐嘯嗟所見起舞顧其影箕尾橫青天有懷無從請

附陳敬初同游和韻

吳王闔玄宮劍氣在茲領石留千人座泉迸百尺井連公今題

墨潭光並耿，雄章久變虎。強聒不聞鼃，荒短簿祠猶復倚。
頑礪石磴極高下，躋攀足力猛。前瞻公留題，天葩筆下騁仙語。
不求似鬼詩，空自哽譬之具區。大玻瓈寧計頃，自公返奎躔千
岩秋月冷，載惟緇經室。地古松日永，高標歎俱逝。今昔異風景，
人生非金石。何必形吊影，所愧願學意。天高無從請。

贈張生

堂、金源公門牆多桃李，根柢無淺深。恩榮周遠邇，張生事公
久。最為公所喜，折旋杖屨間。唯諾圖書裏，公承天子詔。馳傳將
使指，宵旰泣牛衣。晝征麾馬箠，風飡郵亭庖。露炊官署米，蹀躞
趣裝騎。紛綸割鮮七。

胡古愚南歸

胡君有佳兒，純慤而靜者。自君留詞掖，思君不暫舍。親老當懸

車迎之輦轂，下喜親出都門。徒跣控親馬，祖道賓送至。別盃酒
更把官秩司，旂常餞章宣。風雅擊節想，已屢知音誰。云寡歸途
春冰泮，燒痕靈雨洒。喜見江南山，螺黛秀而野。掛帆胥江潮，卧
聽灘聲瀉。兒構遠碧樓，樓成君歸也。旦、候鵲喜夜、卜燈地
出迎空里閣，驩聲振屋瓦。婦增姑饌，供孫將兒衣。捨整蠹理扁
帙，割鮮作脯鮓。君歸樂如此，令我空蹊蹀。行樂湏及時，歲月難
久假。

張彥冲北上

堂、宛兵公高懷羅星斗，明良之君臣。尊嚴之師友，皇經在胄
監。而公為祭酒，英材資樂育。本公生物手，麟趾瑞物呈。蚌胎明
珠剖，覽輝鳳皇下。擊劍龍虎吼，自非學術純。何以服眾耦，鄉公
儁南紀。積學富林藪，青天珠璣唾。一一化瓊玖，公今廟廊上。我

則牛馬走食貧莫撐暘禦臘衣露肘於焉識張生嗜學不少苟
自言家在汲外家讀書久今將入成均積分會居首於時中吳
道岸花雜汀柳風帆遂北上解纜星在留會見生去後才名騰
衆口為拜祭酒公桓榮漢廷叟上探群聖祕下溉群物朽須令
腐儒喜行樂歌隴畝

送劉長洲

中吳號沃土壯縣推長洲秋糧四十萬民力罷誅求昔時兼并
家夜宴彈箜篌今乃呻吟聲未語淚先流委肉餓虎蹊于今三
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奮智謀安知徵歛急田禍死不休膏腴
不論直低窪寧望酬賣田復有畝惟恐不見收日覺鄉胥肥吏
臺起高樓坐令力本農命輕波上漚天意憫困劇南轅卯金侯
侯有萬金劑探囊令病瘳璧者起雀躍瘖者言嘲啁坐令百里

邑姦回息彫鏤是皆仁侯惠頌聲滿道周清朝考功選賞典無
滯留願侯登廊廟一洗蒼生憂

松軒為潘世毅追題其祖忠烈公卷

昔在世皇日潘侯如貞松聳身青雲表流潤翠百重迎寒保金
石遇雨翔虬龍拏拱夙所具匠氏仍相逢一洒鼎湖淚難進泰
山封仁者滋有後孫枝挺玄冬願繼歲寒節雨露日以濃

高節樓

自古高節士無如嚴子陵客星耀寒芒歸隱不可徵婦人守婦
節之死矢不二以節加今名或順或婉懿舍是而曰高豈在
陞壺由名斯究實於義竊未穩袁母陳氏媪一邑稱淋賢訓兒
昌家基母老雪滿顛岩高節樓拏拱絢雲日一賦栢舟詩千
古保貞吉

宴顧氏芝雲堂分韻得壬字

開士枉遙駕，貞人啓華屋。座接塵談素，酒傾麟壺綠。遠山橫書幌，飛花落棋局。谷芳寄荃蕙，夕陰留梧竹。雙絲夾鷓絃，群書閱魚目。跡異心匪殊，語契道難續。接驩雖云暫，後會詎可卜。離懷渺烟水，遐音毋金玉。

過沈仲說清樾軒

睠此龍伯國，潮江白漫漫。路出洲渚上，天垂葭葦端。林樹茂清樾，浪花浮碧瀾。烟消棟宇出，露下場圃寬。漁師自繩擗，農老仍衣冠。隱侯有令德，錢鏐富清歡。楚音喜人至，戟手勸客餐。酒行鶴獻舞，飲具魚橫盤。自稱禮法野，所貴人情安。江山歲欲暮，風露日以寒。蘭佩香久歇，蒯緱缺空彈。懷君不暫置，於世何所干。明發當復來，壽盃為子乾。

吳興道場山

道場古名刹，浮圖冠其山。峯巒日星上，棟宇雲霧間。羅立千柱宮，欲亢九虎闕。蘇公昔出守，以齒髻未斑。詩如九河奔，留列青嶺顏。至今作虹氣，夜電鏤神姦。趙侯景蘇者，水綠芙蓉殷。公餘繼咲詠，暫可拋愚頑。

蘓公潭

鳳舉不鍛，翮龍騰不傷鱗。由來貴顯者，定異尋常人。公昔令烏程，溺水已沒身。河伯急扶出，體完氣仍伸。公後踐台鼎，潭名此其因。山厚玄豹伏，水清白鷗馴。懷公莅立處，雲木青蒼。趙侯或公餘，濯纓鑒淵淵。

遊鴻禧廢寺聽舊僧心敬言

渡南已四葉，繼統屬濟王。祀國支地柱，前星掩寒芒。帟旃肇

晨奴謀肆鴟張兩潘為義激不顧百口戕起以奉其主近在苦
水陽天津幹斗杓海底洗日光人非霍狄儔誰是涉險航聞其
被戮時母老兩鬢霜吐辭語觀者令人殊激昂吾見宋忠臣雖
死猶不亡至今草間燐燐、出幽房北城鴻禧寺棟宇自蕭梁
兩潘舉義日俾衆聽鐘撞哀哉城門火遽遺池魚殃遂指寺逆
地溘宮示非常田斷飮僧粥爐冷供佛香金像久頽剝青苔重
悲涼仰懼杵拱墜俯歎榛莽長殘僧四五人飢用篋束腸敬也
業尤白宴坐不下堂家本蜀楊氏能言寺之詳補苴罄衣鉢創
巨醫難良更今百廿年我來重彷徨潘忠世莫雪寺廢人弗傷
天高莫之訴題詩空慨慷

送俞漕掾

卿年子胡子在杭客僧坊褐衣冷不絮蛙竈突不煬直言迅風

霆勁氣蟠穹蒼獨與俞校理咲語温而莊心探群經奧日短百
氏墻折衷不求似各極其短長我時為諸生拱聽私自慶融萬
會于一掣手節睹日光死生一闊別今幾四十霜我既為飢驅東
泛吳下航俞公有猶子吏事析豪芒讀書復讀律才比百鍊鋼
漕府多俊彥何異鴈鶩行秩滿陞帥府年勞躋省郎功名晚亨
奮自可上廟堂我忝里閭末看子青雲翔威鳳一高舉應龍豈
終藏送子歲年暮贈子金玉章

憫農一首送張德常吳令出郊勸農兼東國瑞公相

日行底天廓勸農正其時昉、土膏動穆、條風吹渚花尚自
媚汀柳亦間垂中吳號沃壤東作多遺黎首更太伯化民俗恒
熙、一從干戈興殺虜令人悲草生曠饑眼竈絕茆茨炊十室
存二三燒劫偶見遺官租不少貸民力何由支張戾尹吳縣冰

藥嚴矜持征科淚暗落且復鞭創痍茲當東作興載耜循年規
言告加勉勗心傷為嗟咨田老鋒鏑餘僅保骨與皮猶復望歲
豐迎拜携孤嫠茹芹敢望飽無力堪拖犁嚼瓦恒苦腥飯牛惟
苦飢戾為百里宰腹笥盛書詩民勞曷小康民病曷小醫號文
諫周室千古有令儀咽餓啗兒肉何人理父屍民力苟不蘇天
鑒亦不私上帝專主宰臣言諒非癡

鶴巢次張貞居韻

胎禽巢居迥每在林表松棟梁架青冥戶牖瞰碧峯欲睹仙者
馭每懷塵外蹤玉童坐吹笙娟、好顏容時歸理其室護以虎
與龍茅簷瑤草香欲往路莫從星宮集群真霞光覆千重解后
十洲上仙聖應相逢

送友還鄉

墮地作男兒有用須及早當年懸弧意焉得鄉曲老青雲一蹉
跎鬢髮日已皓常恐歸去遲心焉恚如搗我家東吳城翠竹林
若葆力畊輸王稅妻子亦溫飽詩成每獨詠觴至或共倒富貴
將焉如歲晏聊自保蕭、風前柳賀、霜下草有官固當歸無
官歸亦好

賦採香徑送吳縣張令陞佐嘉定州

秦伯常採藥深蹊入芳菲攀桂作帷帳紉蘭製裳衣坐令文身
俗恣從端委歸支胤後世君禮讓日漸遠迷陽行棘足靡蕪露
沾衣三秀不改度齋房耀靈輝擷之薦瑤席神享民是依

遊惠山寺

百里盡平壤茲山忽中蟠磴研得宏深迂徐納平寬僧坊隱其
腹崇構居桓、立神衛觚稜綠雲置闌干我來玄冬交榜舟起

微瀾天連黃沙白露委青林丹地無車馬塵松筠政堅完蒼然
後凋意彼此不厭看稍陟其厓探源汲清寒恭惟桑苧翁出
處良獨難帝青九萬里冥飛見脩翰空留雪泥跡莫究清淨觀
煮茗滌煩暑晏然有餘歡

山雪齋

山中太始雪玉光鬱嶺岼積之非歲月坐而閱暑寒純白既不
變空明諒非難懸冰松梢墮危石澗底蟠維時古真人頭峩切
雲冠閱世方內熱憂喜虧其完燕坐以觀復一念萬劫寬問之
何因耳咲指青琅玕

明月鏡

神工鑄明鏡持進嫦娥宮嫦娥羞鑑容暮掛博素東浮雲散天
風照耀九海空如何萬丈光瀉入詩仙曾談玄走銀蟾落華驚

彩虹掩却星斗文孤輝天地中

上清金蓬頭道者

魏、龍虎山融結自太古萬生虛靖君道獨繼祖武真人生岩
穴蕭然一環堵蓬首目光炯燕坐閱衆爰契虛靖心天風檜
杉舞

贈姚尊師

山中學仙侶鄉來髮皆玄驚我頭白來忽已十七年民物殊更
變青山獨依然館我太霞室酌以松根泉非君慰幽獨空齋難
晏眠

贈江右哲上人

江右山水窟所產多才賢溢為空門秀一一皆清妍向時訢太
中說法龍河壩遂令吳下雪便叅老暉禪晝飛楚畹墨夜發日

州船文廟日有賜來自冥、天地蒸金銀氣海湧雲霞鮮歌艷
谷崖動叅窳植拂捐東歸住雙栽戶屢來後先光風流轉處名
滿越與燕哲也繼訢出研坳侵雪肩芳叢依苔石瘦竹穿礪泉
神閒妙盤礴思入孤桐絃朝陽鳴孤鳳秋空唳飢鳶想從聞思
脩六根互相喧聽者悉說喜贈章動盈篇恨非昌黎伯乃欲觀
其顛要須三摩地契悟非言傳

馬氏雲山祖塋圖

孔子少也孤不知防墓地親殯五父衢問之鄰母氏嗟我雲山
翁追遠心不置祖塋在陽岡距今已七世松楸寫新圖名筆為
題識國史既時書錢史光相繼陳繹曾編修嘗為賦詩 睠茲河
陽山白雲浩無際

山居圖

卑棲拙謀身曠望時縱目山氣曉亦佳燒痕晴自綠轆金扳松
屑鮮纓濯岩瀑幽懷良自怡誰云有延促
惟是安僻境本非薄榮名松根聽泉坐溪邊看雲行夜雨下黃
葉春風開紫荊物理有代謝古人誰獨生

凌波仙

迢、湘浦秋盈、洛川月鏡空離鸞舞天遠孤鴻滅木葉向人
下瑤草帶愁折有懷無由寄琴心謾三疊

歲晚寄鄺尚德馬氏立

玄冬夜何長白日寒苦短流光邁魯疾浮態怯齊緩晝沙勞纖
錐窺天費幽管事靡有定形大駭尾馬生卯豈無酒消憂累觴弗
能滿冒雪梅含英香露珠纂、西窓期同觀賡詠傾茗盃

竹夫人

墨台有淋媛不嫁歛眉嫵江南夏六月火王金伏土于時媛以
潔空中不受暑携持枕簟間斷非戕斤斧况復不妬忌涼薄善
自處紗厨奉清懽通宵默無語君子加保抱安寢夢淨侶各彈
綠筠操就中節更苦嚴冷莫可犯編排其有序玲瓏琢黃玉疏
通映朱戶舞榭洞八窓歌臺高百堵弗貽六宮憐頓消汗如雨
安知涼秋至君顏不復睹此時愁緒多恰同齊紈素用舍良有
時寧間今與古

聯句

學詩齋聯句有引

至正甲申蜡月望前二日句曲張外史天雨自義興道吳還
錢唐其孝友某僑居吳中因宿外史于客棧時吳興郊韶九
成亦在焉予舊嘗喜與外史聯句是夜將為之而未得題韶

作而言曰生以學詩名齋示有志於溫柔敦厚之教也倘二
先生即是為題生幸多矣用一咲從其言詩將終而予愜寒
先就寢明旦外史亟歸且属以足成之為之補就吳人陸友
善隸韶乞寫二紙一張於齋一寄外史云

明良賡歌基猗那奏鼓始清廟殊難、祐赤舄固几、豈惟緇
衣賢雨故以朱襪美原鵠兄弟急祐河魴父母迹便施谷中葛
韶亦采體下菲詠桑表沃若雨歌萊賦樂只韶鮑潛蘓公絕祐
厲懷凡伯耻思鳴卷阿鳳雨願繪衮衣雖韶蔽以思無邪母曰
鼠有體雨言超授簡貞祐道在過庭鯉雨逐去文辭害亦屏訓
詰昧譎諫主風刺祐昌言發興比雅亡繼麟筆韶和憲續巴里
鎬罷魚在藻屈倡鳧汎水雨絙絃誰與奏補笙自難擬哀、河
梁別祐堂、沛風起雨祠確悔心萌祐決虞壯圖已塞瓠恨第

鬱祐援桂慄蘿靡便啼城上烏雨猶恨水中止祐隆中抱膝想
許下橫槊偉體要必中度祐葩正悉循理雨響當貫珠串祐轍
始輶車軌音韶清圓斷水苦雨穎脫扣鍾喜韶無敵白乃聖有作
甫良史雨險如橫空盤突若破陣禠祐雕鏤百神困策役萬象
靡雨爨桐聲玉明廟樂厭石齒揮毫既凌厲賦物斯須委祐郊
公學方篤吳歛好誠鄙雨蕭齋扁佳名華搆落新址詩律妙猷
造吏塵淨一洗瑰辭出語穿遺經貯腹筭祐道在用服形神悟
為洗髓雨不虧素王造信全幽人履賢冒苦搯擢物累困成毀
直登陶韋輿旁摩鮑謝壘皎凌天策燉古偕靈光歸請驗百世
傳致慎一匱圯兩老皆苦心六義始盈耳挂一真萬漏祐聊以
示吾子雨

倚吳集卷之一

倚吳集卷之二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七言古風

姑蘓臺

城西高臺高百尺傳是吳王舊遊迹百花正開西子醉明月芳
洲照清夕嬌顏如花醉王側城上烏啼曉星白歌鼓聲消醉未
消越王已將兵來朝鏹金槌鼓殷天地兵敗可復棲夫掛吳人
遺恨化潮汐暮往朝來箭涇直不然自可君甬東何用蕭々馬
嘶驛

夏駕湖

吳王城西夏駕湖至今草木青扶疎想見吳王來避暑後宮濯
濯千芙蓉酣紅直醖翠搃殊絕誰似西施天下無西施醉凭水窓
睡晏行魚龍張水戲月上湖頭王醉醒歸舟蓮炬繁如星不知

擁扇暝人者日夜窺吳不暫捨

吳桓王墓

有吳桓王之墓田乃在盤門南郭邊墓中玉鳧久化土石上赤
烏猶紀年寒食無人洒變飯東風滿地飄榆錢功昭前代啟吳
祚奠地合擇名山川闔閭城南不百步土薄易致畊夫穿昭紘
衆臣號詳密慮不及此寧非愆緬思山東舉義日郇炷顧已無
諸賢惟王父子起相繼黃星閃避東南天假之脩齡定四海許
下豈容瞞著鞭鑿山掩匠等簇掘朽壤一杯誰獨專白楊蕭
北邙路姓名能得幾人傳

岳武穆王墓

棲霞嶺南湖水陰墓木兩株高百尋鬼神擁護霜雪幹日夜怒
號風雨音山僧紙錢每自掛隴首金槌那得侵精忠既已塞天

地英爽尚爾盤山林恨雖無血可化碧世故有人能範金恭惟
父子一杯土尚想君臣千載心萬松嶺前行殿廢五國城頭寒
漏沉空令遺黎痛至骨荒墳一上一哀吟

古牆行

某童時侍先人到杭訪諸故家其數至則循王府也府在省
西天井巷其北則油車巷也宋諸王子孫居之者如蜂房其
家粗完則月潤先生也先生諱拱與菊存先生兄弟行先人
言論孤峭尊俎間每謂循王功名去韓岳遠甚特與高宗意
合故享富貴壽考耳其昆季每聞先人抗論徃引去今幾五
十年杭故家掃地盡矣而循王府亦為江浙省官署向年淮
陰龔聖予與菊存交厚見王府環牆猶堅完知其版築時取
土於南山其用意遠矣為賦古牆行其詞於王多所褒美然

豈春秋筆削之謂哉為賦此庶幾黃太史浯溪讀碑詩意夫
峯嶺環牆連數堵宋亡猶是循王府南渡功臣王第一賜第錢
唐貯歌舞築牆遠取南山土軍士肩頰汗流股楨幹停勻杵築
堅小却猶支三百年當時能留岳忠武返旆定可銘燕然嫖姚
忘家子胥戮宰嚭賣國身名全偷安湖山忘大辱詔諭江南等
臣僕蕭牆繚周千柱宮只欠甃泥蒸後築帶礪鏤銘在甲第築
牆不厭高於屋遠鴈秋橫五國城帛書無復淚交傾可憐忠臣
痛刺骨空令志士死結纓佞顯忠誅誰得失二百年餘昭白日
舊時每見古墻邊鬼鏗夜暗光如漆墻土于今化作灰欲問故
老心先摧只有省垣新築後鼓角聲殷吳山隈

吊劉龍洲墓

宋渡南如晉永嘉屈辱更甚慚栖鴉才賢盡斃賊檜手君相甘

同魯婦髻孝皇悲憤痛莫雪士逃窟誅能幾家翁也諸侯老賓
客有淚每落西風笳南樓載酒桂花晚經綸志在言非誇且將
南山抉虎穴豈但東海剝鯨牙長敵疏章過慟哭况聞遠鴈來
龍沙林蘇與白出處異便欲呼起能無譁醉鄉生死忘今古酒
熟莼香魚可叉和戎自有祈請使經天非無博望槎瞪視乾坤
謝軒冕朽骨深瘞山之涯婁江東流山蘊玉翁也墓此誰疵瑕
荒陵無人澆麥飢廢家有樹開梨花榮、鬼燐出松塢想翁來
遊路匪賒

重建岳王精忠廟謝李全初長司

憶昔紹興南渡時從王百萬虎與貔鄂王奮身起偏裨能以百
戰扶國危師行動以紀律持屯行野次人罕知堂、大將精忠
旗敵人不敢正眼窺連城之壁無瑕疵如何青蠅玷污之後來

禮葬西湖湄血已化碧無完屍于今宋亡宗社隳獨遺墓木蟠
孫枝夜啼鶴鷓嘯狐狸過而問者知謂誰廬陵李君每涕洟
坐幙府深自惟不獨罄發囊中資又屬州人使共治徘徊經營
出成規廟遂落成煥楠枿烝嘗復享崇令儀父老瞻拜咸嗟咨
贊君為政能及茲只今解任舟將移何以表君去後思爰勒堅
珉著貞詞昭示億年匪夸毗過者下讀麗牲碑

長孫皇后免冠圖

貞觀聖人還紫宮按劍欲殺田舍翁、本帝仇今作輔逆鱗易
批難論功后聞君言心慘惻自古君明則臣直直臣脫若死無
辜賤妾一身亦奚惜免冠再拜明主前陰扶紅日行青天他時
拭目看陵樹不以大義虧其全

淵明歸莊圖

終風晝霾八表昏有眼不睹東方暎只應門前種楊柳山河已
改枝柯存原田畝、水漾、歸來有酒盈清尊醉鄉生死豈不
好縣書甲子明深恩仁人義士久黃土丹青彷彿柴桑村西圖
不盡古今意寒蛩夜語秋槐根

東坡赤壁圖

奎星墮地不化石化作盤天左胞臆清禁森嚴著不得半夜吹
簫過赤壁百億魚龍不敢聽萬古東流月華白

溫日觀畫葡萄

伊昔錢唐溫日觀醉兀竹輿殊傲岸却將書法函葡萄張顛草
聖何零亂枝、葉、點畫間醉瞳白眼看青天狂呼大盜揚總
統天不汝誅吾厚顏揚加箠死曾不畏故老言之淚尚潛畫成
葡萄誰賞識惟有鮮于恒嘖、醉叩齋室支離疏拊摩悲歌淚

填臆鮮于設浴師浣之為師滌垢曾弗辭人言結襪張廷尉千
載風流寧異茲募如龍須實馬乳問師揮毫奚獨取只因漢使
遠持來野老詩成淚如雨

贈無錫強教諭

義門影連梁溪水誦聲琅、長應耳中有文儒名父子教鐸鏗
錡相繼起毗陵去家不百里藹、春雲盡烹梓三年職教識才
美鼓篋來遊無遠迹振衣升堂靜兀、槩於群經味其旨坐見
金精出鑪筭泮池冰消躍赤鯉壇杏緘春紅茁、政成南歸點
行李明月清風滿船尾歸娛慈親綵衣喜釀酒華堂紛拜跽棣
萼春輝交韉、咸祝先生此升矣

送范子方掌教

江南喬木幾家存魏公猶多賢子孫根株久浸詩書澤萌枿長

承雨露恩美化山長尤秀出翩其令儀如玉溫觀光帝都富述
作傳經親闈加討論一官不厭客羶冷暫尔定省違朝昏側身
霄漢度林嶺照眼井絡逢人村東風吹衣書襲、北斗橫屋夜
暎、公侯復始自今日浩蕩恩波白獸尊傳聞吾家光祿墳青
松上啼古帝魂大皆十園閱世久禪旁狙杙無留根貞元丞相
久寂寞不辭為庶為清門得從君去拜素梓勝倚孤雲濺淚痕

贈達長司懋衡

十月二日君生辰菊有黃花霜露新漢朝既須召賈馬嵩岳豈
徒生甫申衆瞻雲霄黃鵠舉自愛江海白鷗馴烏絲畫臨嶧山
荆銀箋夜製吳宮春政尔揚舲海潮上忽然煮茶溪水濱轉枝
幽禽語留客攬臆野梅開向人蒼生却問謝安石白首可同鄭
子真

送顧縣尉定之

虎頭諸孫豈誠癡飛墨即是蒼筠枝故家喬木盡黃落此君貞
節仍堅持向年毗陵為錄判正聲早騰青玉案親歿天南樞返
吳棄官急歸方寸亂從兄負土成孤墳天平山麓黯秋雲哀
淚滴墳上土終制北謁天皇君一官又赴同安尉白雲黃葉秋
無際道經武夷山下路過雲棹歌迎鼓柵山中徵君我小冠能
令幽居帝畫看

贈藏書顧明則

昔人於書皆乎鈔六經子史方神交編纂雖勤不聞道是亦蠹
蟬書作巢積書之家費裝緝繕工亦由書傳出一朝妙手完缺
殘正如雲開睹初日我欲一問顧生家松陵春晴桃始華蟠胸
萬卷老多忘檢卷只如昏樹鴉嗟書生具鉅族風霜日夜摧

喬木雖然業身簿秩間有眼且看江南山

古書行贈吳孟思

蒼頡四目通神明制字以來幾變更籀創大篆豈柱史石鼓有
刻非無徵驪珠煌煌幾千顆照燭萬世開章程周平東遷帝紐
解甄豐繼出加研精秦斯學荀儒運阮獨負小篆超焚坑戈森
劍列出華玉百世是寶堪依憑次仲忽挾八分起喜動呂政消
威稜一朝檻車化鶴去傳聞無乃非人情政方鞭戮海宇日程
邈繼仲尤知名六國滅姬旋自滅人如亂麻死長城神工異畫
先後出隸法變篆由邈興十年覃思非不苦習趨簡使令人輕
堂達門許叔重憤排缺譌復著經三才萬物總蒐討一制手屋
節瞻繁星慎於六義功不細朽骨逮今餘德馨漢章亦草本伯
度波磔與隸猶相仍俗書姿媚相扇告韓論匪激毋深驚千年

陽冰紹斯跡有茂其實蜚英声
珪璧煌煌照衰世白馬記與庶
子銘兩徐識解更卓特著書翼
慎言庚張侯豹姿編復古金
薤琳琅垂九清皇元萬生趙文
敏掃世糠粃開群盲龍翔鳳羽
彩雲晚夾以日馭揚双旌自公
騎箕上天去衆論悉与濮陽生
生名吳睿孟思字篆隸可寶如
璜珩周旋向背盡規矩分布上
下紛縱橫囊錐畫沙泯芒角寶
樹出網含光晶研裂雲根劍就
淬射穿楊葉弓開彳刊題班滿
山石姓名徃聞帝京贈言
無如胡汲仲我乃蚓竅蠅黷闔
城中每相見愧我頭白君
眼青長歌哦成三月暮妬婦無
能空拊膺

龍香行贈吳國良

張公洞中芝草春帝藏寶書更
幾塵中有龍香燒墨法古苔溜
雨松膚皴木公竊窺試造後至
今法行溪水濱吳生妙解不求

似獨造萬古工何純玄霜夜搗
玉兔白黑瓊曉剝蒼蛟鱗製成
比之犀截角研罷頓似鷲憑茵
姿如青銅色如漆并潘便見亦
相親老奚父子委世以潘李竟
誰追後塵嗟生一朝遇賞識會
同南琛貢紫宸願寶龍香古圭
壁明月清光長照人

相地余君祥贈言卷

我早不識余山人湖海名知三
十春聞其欲識天下士不厭四
方走跋竭來中吳春苦雨雨窓
峭寒肌骨皴袖有贈言成大
軸讀未終卷傷我神儒先淪落
日已盡我獨未死如枯鱗涸轍
曾無斗升水破靴屐踏康莊塵
生言宿知地理學轉移造化抽
機輪黃著定鈴司馬氏青囊為
書郭景純二子騎箕上天去遺
編憑誰據其津余生兩眼炯秋
月徧觀山崖與海濱先輩而今
木已拱後生蹇予蠖不伸何處
青山可埋我免使烏鳶螻蟻噴

舒大尹伯洪之任晉陵

西門曉送舒晉陵十里冲、聞鑿冰邑侯生長單父邑彈琴化
行咸服膺民風莫訝北南異身教始為今者稱我歌侯聽意良
苦且住槽撥朱絲繩田間困悴非一日錐刀割剝動千層孱民
不殊宜裏免猾吏却如霜後鷹豪強結托相表裏機變聚集夸
才能繭絲何曾宿杼軸粟穗况欲悽溝塍煌、列宿在霄漢扣
首昊天呼不應風聲俗習一至此問侯何以寬凌兢侯從曹監
學古訓仁義樓櫓身先登雄談浪、瀉河漢偉度浩、吞鷗鵬
力行以言拯頹俗定奮其力支崩騰坐令凋瘵復完實豈但賢
勞不次陞腐儒歌長侯勉聽無內如陵酒如澠歌長意苦白日
暮忽見新月上漁罾

送韓從事玉温之閩

韓侯魏公之子孫傳家故笏今猶存吏程于今重漕府人望自
昔推名門風帆曉綽鳳洲過鐵碇夜劃鯨波渾七閩宏開元帥
府二品欲均丞相尊簷團煌、荔子葉庭走陰、榕樹根遷陞
即署不憚遠遄拜朝命茲承恩道山亭上登臨日為賦海湧玻
瓈盆

送汪秀才瑩中

三十年前湖上路君之外舅錢唐簿春風雙鬢綠於雲豈料于
今各遲莫遲暮相逢兩相顧出者非迂處非誤君出才如班定
遠我處心慚黃犂度向年邊氓弄鋤耜屈君從戎曾不腐皇家
福力九鼎固尔民何異置中免上功幕府寐不聞一命低徊樂
其素叅佐南安郡幙歸行李蕭然只如故于今復理吏部銓束
書朝上閭門船柳條緘黃雪初霽鷗波吹白舟當牽繡書蓬窓

遮老眼沽酒野店澆殘年想見新春花欲然君應醉倒春風前
青雲故人布百辟黃帝除書來九天得官南歸應過我姑蘇臺
東野水邊却問朝端泰秘監何時寄我歸來篇

趙松雪畫

鷗波亭前千疊山縹緲峯巒烟靄間既如春雲多態度復似靜
女工幽嫺老槎霜寒露剌削崩湍雨霽聲潺湲飛樓湧殿出林
表中有逸人相往還風帆截谿馬載道兼有艇子維滄灣有時
扣舷一清唱有時談玄一破顏吳興仙翁補天手毫端五色春
爛編畫成未數董北苑王維二李相躋攀自翁騎鯨上天後至
今玉珮聲珊珊空令下土寶遺墨真實紛、誰與刪

趙仲穆画

王孫畫思凌紫青千峰削出秋冥、丹臺疑通玉京路飛瀑上

濺銀河星抱琴隨馬風冷、定知不是王門伶山空水流木葉
落曲終正不求人聽溪流明滅夕陽晚似有樵唱來岩坳王孫
歸卧鷗波亭釣天清都夢始醒浮雲交滅不掛眼盤石溪邊且
濯纓

李龍眠唐馬仲穆臨

龍眠畫馬妙入神貌得唐時馬與人通馬語默相契馬知人
意更相親文皇昔御六龍出天為聖主產麒麟開元馬牧蕃盛
日要駕嚙腓誰能馴自昔龍駒有天骨驕驕獨起秋輪困西巡
不復觴土母東歸改尔慙直臣馬圖流傳至汴宋玉駘載燕聊
前陳守文之君保成業不肯一日開邊塵遂寘驂騑鼓車下猛
蛟失水無完鱗柏臺退休親貌得畫意逮逼曹韓真畫史纔知
粉墨趣學士乃通元化因曹韓骨朽伯時死餘不溪上苔花春

臨摹不得畫史意掩卷愁眉誰與伸

徐孟達別墅冬日海棠

猗唐厚德徐有功力迴克殘致時雍子孫蒙休百世下草木作
花嚴冷中園林尚或保剩綠霜霰不敢欺媽紅金盤朝露洗睡
態錦絲步障圍春容流年固如東逝水街子豈必西飛鴻何異
佳人倚脩竹尚矜絕艷彈孤桐徘徊竄下三歎息人生遲莫將
無同

王元章白描梅

王郎筆底無纖塵只有萬斛江南春踈花冷蕊某不得珠明玉
潤前森陳珊瑚交柯撐鐵網金鉞鑠日張龍鱗咸平處士西湖
濱風雪滿頭肌肉皴長歌短吟梅竄下聲詩寫得梅花真王郎
晚載剡溪雪艤舟孤山一問津色香緝塵盡奪取高揮大抹駭

世人舊時媚、裏湖月清光長照無踈親

顧定之墨竹

虎頭諸孫妙飛墨藁篁脩纖傍湖石只疑湘江水湛碧英娥騎
鯨去不返千古遙岑縮秋色

黃子久山水二首

小點大癡誰復然畫山画水亦隨緣懸厓絕谷噴流泉此中即
是安養地九品蓮華光燭天
衆人皆點我獨痴頭蓬面皴絲髮垂勇投南山刺白額飢緣東
嶺采青芝仲雍山趾歸休日尚餘平生五色筆函山西水函樓
臺萬態春雲研坳出只今年已八十餘無復再投光範書留得
讀書眼如月萬古清光滿太虛

向年與岳漢陽趙宛丘同登荆溪王氏仁後堂今幾四

十稔時允同尚未生茲允同出拜感念今昔賦以與之
昔年嘗登仁壽堂岳趙兩侯與頡頏周情孔思謁胞臆商彝
鼎陳寶藏名畫珠官啓丹碧法書金薤垂琳琅官窳器列八珍
饌博山爐焚三傑香嵇經考史發言論跨秦越漢譚文章惟時
石瑀梅花吐肩輿起穿林嶺長溪迴路轉雪欲作薄暮似遶羅
浮傍埽途列炬兼擊柝候人奔迂遙相望南枝禽翻北枝凍置
酒張鐙羅豔粧主賓一時極驩會轉頭于今四十霜趙登廊廟
岳物故我仍飢驅行四方人生那能免離合世運乃尔罹慘傷
乾坤瘡痍戰塵黑溪山破碎愁雲黃華屋終焉變瓦礫舊厭梁
肉今糟糠子之家居尤可念蒿艾叢深蹲虎狼幸哉仁者必有
後出贄于此存豪芒子之拜我、增慨衰頹有幾素榆光明倚
凋落世變苦安得不及我涕滂

送俞教授之餘杭

餘杭縣前春水生校官書舟如葉輕鶯啼講壇杏垂實魚躍泮
水芹抽莖易於觀天聖域啟文者載道天機精明年彤庭對策
後我亦闔門迂前旌

送俞叔元從游慈溪陳文昭

百舍重趼從師遊為道不為利祿謀今子遠鼓浙東柁濤江日
暮青山稠慈谿為縣山水幽製錦者誰陳太丘退食何曾廢探
討固應戶屢遠相求它時卒業歸語我坐見一鷗橫清秋

送李運使海漕抵京見宣城貢侍制

易於涉險必曰川何況抗海決九淵海雖無風浪或顛銀山雪
屋相崩騫國家鴻庥上際天漕海運糧今幾年波神水妃相後
先分護糧艘咸周全棹即換舵歌扣舷南風趁帆到幽燕萬井

白袞朝炊烟青駒之年福更延上帝降監加矜憐天子明聖宰
相賢明燭萬里無私偏春運已達北海壖天吳帖首海若眠李
卽夏運能勉旃海波鏡平糧在船由卽心純志確堅敬亭之山
秀而妍幼從貢公讀陳編志存功業水久傳縣知此行尤靜便
定膺上賞坐玳筵金繡繆寵命宣應從貢公見榻前清光只
尺如霏煙貢公若問老鄭虔為言白頭仍草玄海宇清晏無戈
鋌咏歌太平老林泉却寄貢公山木篇

寄雲南蕭總戎

將軍昔麾白虎旂指率虎士平雲南大山豐林犀象窟青山一
東西橫擔諸軍落險坐如蝟下噴長鯨手獨探威行武侯擒縱
地天旆森立如松杉整師徐行身後殿點曹還國無留簪搃戎
既已等卻穀相國正可同曹叅自叅大政論國柄載具清靜民

心甘鳳飛祥雲忽鍛翮公論在人寧久酣皇明鼉徹燭群蓮蔀
蔽盡撤儉謀戡將軍復整蒼玉佩入朝拜手儀容諳念臣已老
心則壯寶鏡在匣秋倍、聖君萬歲國基固明堂締構須梗楠

送劉朝章同知赴任仲治公之子

府尊同任杭推官宛丘趙公取交歡子時方年二十許身衣大
布頭南冠二公相予忘齒爵稽經抽史言盤、趙公騎箕尊府
老會合無由空嘅歎尊翁後貳吳府政吏畏民思閭井安只今
星霜十五易北歸懸車魏地寬卽君翩、蒙世澤氣貌潤哲神
仍端同知黃岩行有日部從南向千峯岫徵詩於予感衰老况
復秋深霜露寒客懷蕭、詩鬢白江浦淒、楓葉丹自慙居貧
無贖餞鴻飛萬里須脩翰高天無雲卿月皎候吏側足迎征鞍
民思善政甚飢渴報政何以蘇凋殘尊公在此後佳信聲騰實

著無留難

題張伯雨留別卷

句曲外史儒仙師開口論事劍差、詩律精嚴奪天巧字畫峭
重含春姿一朝飄然上京邑赤墀不拜惟長揖名稱藉、諸公
間落紙雲烟粲星日璽書令任西湖濱忽思騎虎朝玉宸大茅
峯頭斲北斗劍佩色映江南春山經齒文與道帙婦藏靈澗之
石室小劫猶割紫琳腴大書應按皇人筆鬼物守護今幾年闔
戶勒銘師亦仙酒星在天照酒泉師醉而死方陶然如何卧病
二十日鶴骨瘦筋神隼急一朝返真大浣洞西湖山空鬼夜泣
飛墨如霧留人間讀之鏘然鳴珮環疑師不死不得見老淚洒
入秋苔班

重題溫日觀葡萄

故宋狂僧溫日觀醉凭竹輿稱是漢以頭濡墨寫葡萄葉、枝
枝自零亂隴首時有連真珈每欲邀師飲其家路逢其人輒大
罵欲泄憤怒寧辯槁鮮于愛師工字畫北面從師學波磔寫出
葡萄皆法書二王楷範從師得困學齋前支離疏師來或哭或
歌呼醒塗醉抹不可測其言皆足警懦夫先生弊廬耿家步阿
師舊日經行路月落山空喚不應尚想秋棚溥白露

則天如師子林

萬竹陰、師子林蒼霏如雪不厭深影當初陽鸞鳳舞響作平
地蛟龍吟契機元非擊後悟乘涼已在栽時尋行鞭土酥雖詰
屈沛潤法雨尤陰森筍時不傳滄玉法定起每聽貫珠音那知
閻浮有六月只緣毗耶無二心眼光固已爍天地王度政尔式
王金老矣蒲鞋尚堪織貧豈慕羨長乏斟養威窟中善自愛解

鈴領下知誰任擾、塵勞竟何以便應於此投華簪

送詩僧珩書記

吳僧娟、珩上人詩如嶽面青嶙峋旁支小山各秀出吞雲洩
雨千星辰陳高復來說珩好思若美玉蒸浮尹我老於玉之光采
詩苦思短援筆欲下仍嘖呻奏香擬繞玉皇案放權却入桃源
春艱難若此良自咲束燒不藝釜底塵如何諸君擅天巧珩也
又復能清新百年幾見光嶽合四海此喜文章純吾聞棄門重
行解言必與道無碇磷西風搖落鴈南鄉長歌送子空沾巾

送顧陋隱道士

顏闔燒香上茆山木烟如雲紫翠間久御師壇黑虎出又騎仙
岩白鶴還符籙登真有要訣祠竈却老須玄閱寶書仍傳具茨
牧珠寶政綴玄都班是中有煉玉質不逐顏景凋朱顏修辭

如蘭吐酷烈濯豆古澗聽潺湲企余東望不可即天風冷然鏘
珮環

送林玄卿鍊師歸永嘉

玉晨明皇大道君丹霞上館較瓊文芙蓉製冠珠織裙並乘綠
輦駕飛雲有美一人岸青衫來從東甌東海濱不咲不語寡戚
忻帝驚願語仙聖群是能執持神化蘊叶余音夢噩帝喜紛極
余於危釋憂謹報崇仙階秩孔殷尚念無以章殊勲琳宮紫幄
珠流熾靈來乘純去乘靈響濁世那由聞神孫飄翩接芳芬
烹陽冶陰調夕昕氣神元精駐不分由能鍊之久益賁水浸不
溺火不焚是謂真人非外焚鴈蕩木落溪沚子今東歸侶驚
麋將興浮脆固氤氳醜之清泠濯垢氛我將學之意則勤其如
衰年日已曛况復歲晏手足軟作詩送子空云々

送聰首座遊昇聞極日本人

昔年龍河帝作宮萬礎構出金芙蓉祝墜至命黑衣相董役迺
是烏臺公帝乘雲去師示寐瓦礫依然化金碧槌鍾吹螺震天
地游從每振東南錫聰也金鰲背上人金翅擘海驅波神典座
南屏萬峯上高閣瞪睨青嶙峋來吳欲作鳳臺去詞鋒欲寫秦
淮奇業材叅天必豫章匠石何嘗後梁柱渺、長江無盡流詩
成為寄波間鷗自昔六朝帝王州老夫每欲東南遊白下江山
暮雲合烏衣巷陌斜陽愁古人銷亡景物在着我一賦商聲謳

贈日本僧

海以島嶼為連城其大每與龍伯爭珊瑚柱冷建宮闕翡翠浪
暖開蓬瀛亦有神僧出其國能與古佛同無生飯香盛貯帝青
鉢身垢沐浴琉璃瓶錫飛曾追獨宦遠杯渡至比羣鷗輕輔教

編成猷明主彎弓機險開群盲梅花飛雪歲云暮冰樹削玉天
初晴魚翻春波逐鼓柁馬嘶晚驛知揚旌蕩茶榻前啓沃處不
讓義夫留大名

題夷僧寫蘭卷

老禪昔從日本來足踏萬里鯨波開金仙所居大霞上五色芝
草為樓臺國香中有蘭與蕙成叢托根在蓬萊老禪一見契幽
獨葉、莖、在心目硯坳盛得楚芳魂九畹春風種華玉紫鱗
背開龍伯宮千柱結構神施工妙高臺上醉揮墨光雲閃映珊
瑚紅賢王分茅甸南服萬馬屯雲夜如簇獨延老師至王宮霜
氈毫蘸松烘綠為書蛟龍古奇字噴霧擘雲看不足老禪擔簦
東入吳白虹夜騰西太湖飛墨何分醉和醒高天頃刻青糝糊
橫揮直抹恣圖寫太虛空裡無精粗諸方非無大牀坐合讓主

席談揮鉄只緣自有寶玉刹千層樓閣金銀鋪人間腥腐蝸一
殼蟻螿聚散真斯須定追他日議天統大沛法雨滋焦枯

鍾馗部鬼圖

老髯足恐迷陽棘鬼肩藤輿振雙膝前驅肥身兒短黑非髯嬌
兒則已腊後從衆醜服廝役檐携兒脯作髯食鬼肌未必能肥
脂舖之空勞髯手擘彼瘦而巾褶長窄無乃癯儒執髯役其餘
醜狀千百態專為世人尸辟恠楚龔犄老非其類請問何由識
其緊想龔因睛燦陰界行屍走鬼非殊派民膏民脂飽死後却
供髯食縮而瘦無由起龔問其候有嘯于梁妖莫售大明當天
百祿輳物不疵癘民長壽

馗妹圖

天寶治衰妹兄出白晝宮庭馘犄妹時向在不佐凡靚妝自

銜妖媚質後來形見知何所百鬼尊之莫敢睹提劍躍馬從其
兄每為人家守環堵老韓飢窮夜縛船送之不去今幾年妹自
從兄肆屏逐我亦家富黃金錢

謝自然像

老韓詰屈雄世間好用險語搜神女姘上仙飛空詣丹闕政自與
世無相關奚為造言極誣詆何妨月照千江水龍伯珠宮深處
明鶴髮篙師醞時喜扶植世教須老韓天風不礙鏘鳴鳶不見
果州南充縣香火至今盟未寒

花蝶謡題舜舉函

華魂迷春招不歸夢隨蝴蝶江南飛碧蕤粉香酣不起卧帖芳
茵唾鉛水痴娥眼嬌錯驚願解裙戲撲沾零露折釵搔首咲相
語阿誰芳心同相：頽雲流光空影寒冰波絨恨啼闌干

贈華工沈日新

南州先生真玉人，蘓家季孟世絕倫。長公騎尾上天去，清潤餘流溪水濱。東老之家酒熟未，其孫猶以縛筆聞。公家兄弟不負筆，我輩禿之天且嗔。不如醉用榴皮寫，仙人豈亦能書者。

趙千里聚扇上寫山次伯雨韻

宋諸王孫妙盤磚，萬里江山歸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我，清風徐來穀衣薄。文采于今淪落餘，雕闌玉砌淒烟蕪。寶玉不隨黃土化，門上空啼頭白烏。

趙善長枉顧玉山遂以絹為予索西并詩其上

顧家絹如雞子皮，趙生畫似鮫人機。冰絲瑩滑始受彩，天藻絢爛方含輝。海波金芒鼇日上，溪樹翠鎖春洲肥。漁師出港晴舉網，笠老問渡寒褰衣。試訊何從有此景，頌在筆底縱橫揮。

崇碧軒

江城喬木春陰薄，故家文獻多淪落。雨聲環堵長蓬蒿，鬢影衰年飯藜藿。見說張家崇碧軒，榭楠豫章青拂天后皇。嘉樹無不有雨露，所濡皆可憐。何時從子松根下，讀書逍遙以忘年。

漁莊

濠上春晴花朵朵，施周強知魚與我爭。如顧循讀書倦，馭沓浪花宵鼓柁。船頭列炬船尾唱，繩擲如雲翻水上。并刀斫雪鱸縷飛拍，茆柴薦新釀。莊上東風柳欲綿，鯉魚吹浪迎歸船。由來名教有樂地，看書却掃消殘年。

梅隱

昔者先人住杭州，和靖祠前水東流。弊廬與祠相近看梅吊，古山之幽咸平梅花三百樹。無復春風一樹留，荒烟野花開躑

躑落日林樹啼鵲黃昏媚、裏湖月每為香影含孤愁長懷
此花冰玉質無言自足令人羞眼明波間雙白鷗亦復與世相
沉浮不見梅花已悽怨况聞笛聲湖水頭青山難消楚人恨白
髮易感商聲謳吾廬亦豈能自愛種梅繞屋休嫌稠三十年間
屢易主歸魂每夢花間遊目觀此圖重歎息萬事何異水中漚
知君斷非元隱者卜居梅花善自謀我亦漂零江海上悠、千
古一登樓

玉山佳處為顧仲瑛賦

東望東吳積水深海天削出青瑤岑肅侯諸孫有基構界涇築
室如山林石根孚尹音浮筠蒸玉氣岫曲窈窕未足音籠鶴教馴
合舞節池魚出游聽鼓琴樓臺花雨衆香國書畫芸香千古心
按歌寧辭夜投轄彈冠又須朝盍簪已徇苔磯學釣擲更上風

磴窮登臨竹梧叅天鳳鸞集老夫為尔長歌吟

湖光山色樓

顧家湖光山色樓登覽近在西簷頭朝烟帖水白初散晴雲出
塢青相繆浪花鑠閃上初日崖氣澄橫如凜秋宿草依、仲雍
墓孤帆搖、范蠡舟靈來每見雲旗下物換幾番汀草抽何人
孤嘯會漁唱有客五月披羊裘主人領客遙指點童子昔時曾
釣遊曳裙王門塵眯目擔簦客鄉雪滿頭何如長年老於此登
臨咲樂孰與儔玉関西望不得入辛苦纔封定遠侯

雲山高隱圖

大山巖葉如張旗小山偃蹇如牽衣巖頭千仞瀉飛瀑迸珠濺
雪交橫飛林廬隱、空中起青紅棟宇相軒委中有幽人歌載
芝自採藥苗臨澗洗喬林露下青童、交柯老榦森虬龍豈無

明堂棟梁柱還當采獻明光宮寧無谷底白駒客考槃歌中風
落日畫圖難寫西隱踪一曲鳶笙度空碧

虞勝伯江山風雨圖

雍公之孫勝伯父落筆驚人意獨苦篆籀從衡寫風雨平林遠
岸舟橫浦想從出蜀看山多筆鋒森然如斲戈春秋著成可柰
何酒酣拔劍須君歌

鄭禧之古木圖

吾宗有子擅風流履行只如陳太丘復向仇池寫林薄六月陰
森如凜秋前修凋零吾亦老落日孤雲生晚愁

鈎勒竹

鳳凰仇池五色毛曄暄一如金錯刀欲斲滄海上初日下有積
石定風濤曾向雲間拾鳳毛從衡文彩自揮毫龍孫歎詠求摹

寫露洗珊瑚月影高

題梅為人壽

二月十日君生朝連日重霧今日消梅花含春照池水眼明見
此千瓊瑤我願君年等金石梅花結子調鼎食年為君持壽
盃大醉花前月華白

天台山圖

萬八千丈天台山仙人抱琴時往還絲聲落澗秋潺湲曲終蜚
雲舞玄鶴霞光樓觀難躋攀

芭蕉菴為僧賦

芭蕉為菴世所知諭人生滅無多時春風方抽綠羅卷秋雨便
折青瑤枝叢茂如雲蓋有自身飄着土當從誰畦傍築室善取
譬葉上濡墨仍題詩猩紅吐花粲堪數鵝黃駢食甘如飴使其

堅牢閱世久敢恨迫窄逢君遲雨聲蕭二集疏響世路驀一遭
多岐于茲不悟佛所說金粟如來良足嗤

楊妃上馬圖

華萼樓前上馬時君王忘是壽王妃龍顏含笑待持鞚海棠睡
美春風吹繡鞍嬌凭翠裳冷金鞍擬跨絲鞭垂宮鞞拍鞞欲馳
及款、步搖危不支後宮窈窕千蛾眉並乘騶馭黃金羈芙蓉
濯露搃殊妙襍還綺羅知謂誰獨擁妖環何所之聯翩欲向華
清池雙龍嗔膝踏花去錦香覆滿紅氍脂從官車騎空瞻望並
有私語行遲、行毋遲、日已西漁陽鍊騎崩雲追纔出都門
便別離千載形跡令人悲再拜能忘臣甫詩

九馬圖

西風原野汗血駒或踉或蹇或嚙或驚驅乾草飲水秋氣肅追風抹

電神情蘊一匹袞塵一匹逋兩足交頸如城烏其餘五足總殊
絕八龍溢一崩群駕為問何時脫羈勒肆行如雲從所適仰首
斜陽嘶啣膝一似逢人訴胸臆自穆西歸遭漢家不辭低頭駕
鼓車渥注水深龍種在玉闕西望空咨嗟

王時進梅屋

張髯講道吳王城聽受不懈惟王生讀書折旋梅花側冷香吹
入吾伊聲仙芸豈是辟蠹草古苔終開掛鳳英春融太古有積
雪風度曲闌糝飛瓊生于此時讀書處正值何遜吟詩成豈應
娟、舊時月獨留踈影當牕橫

芝雲堂

仙家芝草曄五色海日一照蒸成雲結為樓觀霄漢上千門萬
戶皆氤氳班龍誤騎有誦籍雲旂夜下星宮君忽焉墮地變為

石昆吾有刀切不得巖壑高深翠濤積卿雲輪囷瑶艸碧永護
金粟仙人宅

畫

抱琴船頭為誰鼓滿江秋聲荻花浦鯨魚出聽掉尾聲曲終鴻
雁起江許帝子降兮木葉下

除夕

今日歲徂鐙火明欲雪未雪雲冥冥貧家夜有轆金聲十年飄
泊吳王城安知節序兒女情不眠坐數長短更有楫楸煨砂
瓶煮茗亦得尊前傾檐水錚然向墜落北鄰笙歌獸盃酌丈夫
雖貧氣不索此意莫令羈旅覺

偽吳集卷之二

偽吳集卷之三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長短句體

汝陽張御史死節歌

張御史罵賊死國忠臣家孝子忠義國家培植來白日照耀黃
金臺此身許國誓不二不信白骨生青苔近者汝陽妖賊起揮
刀殺人丹汝水侯指頭上獬豸冠撐柱乾坤立人紀侯頸可斷
身可捐義不與賊同戴天背裂齒碎加憤怒髮直上指目炯然
賊刀入口鈎侯舌舌斷含餽罵不絕孤忠既足明丹心三年猶
須化碧血顏平原張睢陽一日雖短千載長人誰不死忠義
汗簡至今名字香朝廷易名賜廟食人誰無心應感激坐令忠
義銷兇邪鑿井畊田歌帝力

沈孝孫孝感行為謝醫沈日新

吳東門葑泥千頃曾無根舟行滉漾渺無際天水日夜相吐吞
太平日久人烟聚落散布洲渚上繩擗網罟往々成人村沈仲
說父奉其高年之祖母避喧却掃於此安晨昏說也不惟文行
一如李令伯零丁孤苦形影相依惟此祖與孫祖母今年九十
歲十年三蒙賜帛恩孫扶母出拜君命能無芳鮮列酒樽阿婆
喜惟一々為孫加啖歡便出泄瀉腑臟如雷奔耄齡久衰元氣
薄數日不復欣盤飧說憂形於色苦形於言東吳世醫沈君曰
新父與沈世契如水有委則有源新至切母脉察母虛實寒與
溫謂非藥可療精繫曾經臈水浸中有穀氣可以回脾元作糜
飲母病良愈說也樂甚再拜謝新難具論嗟哉說與新時之人
孝如說藝如新皆可敦薄俗厚彞倫只今聖王敷五教舉逸民
一朝徵車輶動龍伯國陳情有表應更語諄々新也上醫國固

有道說也孝感可以假上帝通明神是謂同姓不減骨肉親二
子孝與藝流布千秋春

虛靖天師大道歌

千峯秀攢龍虎山學仙之人住其間時乘飛馭下人寰主掌符
籙尸神姪虛靖繼出千載後道風契天高莫攀如網有綱樞有
環足以立懦而廉頑豈徒風霆走稟命政使仙聖皆承顏大道
甚夷民自艱大道甚徑民自孱天師興歌一哀唱只在身中無
往還吁此血肉塊成壞等草管氣歸元海便無極箭射虛空真
等閑無何虞趙二公辯方始無乃七聖皆迷所見才一斑

碧海謠贈洪尊師

我逢碧海之仙人為賦碧海之仙謠霞光樓觀不在東瀛大海
外煌々紫芝一年三秀近在討籌之山枰山椒真人號南谷棗

雲累侍通明朝其言皇帝王霸若指掌聖心傾佇如以水沃焦
白雲那知紫極貴歸休林壑殊逍遙草衣木食甘應世土堦茅
茨或夢堯坐致公卿貴人北面拜稽首真人眼空四海瞪沈寥
於時大弟子獨稱薛與姚洪君之家在天目百年喬木風霜凋
時從真人問道巖谷裡暑時日爍石寒時雪齊腰道成真人駕
鶴去山頭每聞吹簫于今三十載海遠天迢先輩儀刑漸
淪落何以使我鄙吝消騎牛青林躬耕苦日短釣鰲碧海欲往
嗟路遙別來幾度水清淺相逢鬢髮俱飄蕭吳王城中唱欲斃
擬渡碧海心旌搖便欲乘槎共君去問君登真之要訣分君不
死之藥苗萬一天風引舟便勞君遠舉雲旗招

送木善副使任古杭宣監 蓋管僧之官也

昔者雪山大沙門道如日月行乾坤屬法王臣俾外護言雖已

遠如生存爰自西來東震旦護法孰如我皇元統以內外宣政
院官僚皆選宰輔尊公為院副秩二品橫金厭冷腰犀温大江
之南地萬里僧之賢愚難具論公以憲監暫居此摩尼珠照濁
水源我知公繼相業大名登廟堂扣天闈太平勲業可坐致豈
但安禪闡教報佛恩異時丹青畫麟閣知是忠武魯公賢相之
諸孫

感策吟次趙季文韻贈老伶杜寬

吳主故宮天早秋誰吹感策城南樓一吹風生鷓鴣裘再吹何
人敢伊優曲終引氣如刀鏤龍笛鳳笙皆不作五音歎薄一吸
叔玉閔淚落定遠侯不獨壯士皆回頭杜伶何來自中州目睫
每射車前牛不以伎業寒飈妙吹感策冠名流疇宮噴徵無
時休巧如春鶯轉曉簧舌抽歛如飢鶻嘯樹呼高颺慘如國殤

舉燐精靈夜相求，劃如雌龍挾雨歸。吟百丈，秋緯發與爨婦聽。
終各自愁為問竹枝蘆葉，若為寫出秦青謳四座，皆感歎何如。
謝安石素抱蒼生憂，且復彈絲弄竹少為東山留。我願謝公上
廊廟，任臣鄰。掌調燮，鏘琳球。一鳴簫韻下威鳳，和樂雖聞九
丘母。但謠感，策妙語，高浮。功成拂衣滄海上，仙人並轡驂螭
蚪。却憐江潭憔悴者，悲世迫隘賦遠遊。

李早馬圖

外甥似舅，明昌帝取法。宣和尚工伎，李早畫馬供奉時。畫院森
森嚴品第，冀之北土馬所生。早也想見房星精，遂令龍媒出毫
素。側曾注目疑嘶鳴，紈扇畫三騎。即君峭鞍轡，窄衫繡褱四帶
巾。靴尖曾踢中州碎，紫紵軍敗祁連山。金鈿玉軸仍南還，好事
空餘扇頭馬。至今拂拭塵埃間。

離鳶曲為貞婦徐夫人作

鳶孤飛鳳不歸，百年雖遠情依依。請彈離鳶曲，祇愁聽者哭夫
死。南征兒尚乳，對鏡離鳶淚如雨。大名城裏千家杵，不歌不相
私。相語為問嫠之哭，月上斗橫屋兒啼。欲乳夢夫歸，金創在骨
血滿衣。夫婦忠貞兩不遺，匹如鳶凰參差飛。毋云青天遠，千古
令人覽德輝。

題桐華烟卷

桐始華，桐花開向荆溪之水涯。溪聲長遠，孝侯廟桐陰盡覆吳
生家。吳生家藏燒墨法，傳自李潘。以益嘉瓦溝，藝膏火蘊地穗
結葩。日掃桐花之烟三萬石，鬼物守護無疵瑕。千杵萬杵白兔
白麋鹿，搗膠無夜晝。製成龍香古圭璧，玉剛金精石同壽。奚老
焚松、化石潘癡坐井、裂袿二子，却掃桐花烟生也。與之誰

後先墨成飛上通明殿紅雲一朵捧宮硯試之漆黑勞磨研吳
生姓名等潘李肯讓諸蒲先着鞭

贈薛相士

君不見會稽楊廉夫醉吹鐵笛聲鳴々又不見虎林張伯雨靈
石溪邊待輕舉二子道異出處殊長歌短吟意則俱薛生相人
兩眼燿流電二子喜之皆贈以所製之詩書詩如于闐瑞玉裝
劍珮書似昆吾寶刀切琳腴生於袖中有明月出以照我白髭
鬚我鬚日加白我面歲增黑筆硯漸久蕪江湖厭為客生工鑑
人知我者虞翻骨屯由命也兒癡家貧四壁立誰為老韓念東
野生見張楊煩寄聲老來何處堪歸耕珠藏深淵劍在匣夜々
空谷騰光晶

贈翰古清

虞公借榻宗鏡堂四眾仰不暫忘古清上人獨見取贈以金
薤之琳琅公時目青視質文成欲寫難成行殞星著紙廢屬
讀風襟露帶斜低昂中言上人善幻化神龍千丈一鉢藏蜿蜒
委蛇各有態擘雲掣雷金蛇光海濤翻山霹靂碎怒捲河漢如
壺漿世人蒿目不敢覩師獨摩撫如馴羊神膏點鱗翠鬣舞金
篋刮瘡星芒張珊瑚千樹宮室祕獻以耆婆未覩之藥方師哀
其誠為摹寫風旗雷車雨脚霧點晴未了便飛去硯坳有墨空
淋浪願師騎之上帝都為問蒼生誰短長鳧眠鶴翮且莫辨伽
那定裏松花香

巖栖仙人歌

彼仙之人與神為謀舒嘯烟霞放浪林丘以六合為指掌以千
歲為春秋瞪霄漢之空碧渺白雲之孤遊踈星向曙目光炯頽

玉映雪肌膚柔方騎閩風謁絳闕又來瑤草過滄洲仙之人兮
欲擅一壑美匪遲徊兮此淹留傍置素琴不復鼓得非與世方
同憂龍蟠青藜杖花落綠綺裘岸巾不掛壁翠髮風颭正研
思慮探道奧金匱石室非難細想應誤騎斑龍墮謫籍於以輔
相聖主福齊州顛崖蒼生性命懸一縷可但獨樂身夷猶仙之
人兮須為謝安石莫學王子猷謝公廊廟上王郎澗之幽窮而
成仙達卿相君家子房出處真其儔功成拂衣江海去笛聲尚
殷岳陽樓

檳榔木拄杖歌

海南草樹四時綠至剛獨有檳榔木刺作仙人九節杖昆吾之
刀削玄玉吳人沈傳師腹撐書與詩楚然念我老贈此珊瑚枝
八手豈獨扶持力老蛟雖瘦鐵作脊何況提携拍瓜間玄冥側

身避正色朝鼓隣扉看竹去隣翁指示三歎息此枝曾被狸
攀酒痕尚留枝節間靈藥結作雞心核蠻唾喫成花乳殷老夫
方將東入海撐柱殘骸謁真宰就中可有安期在杖頭抵得棗
歸來分餉傳師壽千載

松風吟

昔者谷仙之真人曾謁世皇通明殿殿上賜坐言諄以爲皇
王帝霸不殊冬夏秋春紫極雖貴白雲難親翩然歸卧計籌峰
下通玄館日聽松風不異大韶樂自謂身是葛天民松風晴吹
東日上蓬山閣外五采雲霞新日方西傾月復白松風吹澗壑
不著人間一點之埃塵細而笙竽間奏有餘韻大而海濤怒鼓
翻龍鱗真人卧起食息聽不厭自謂軒轅張樂湘靈鼓瑟同天
真有時雨雪黯慘之寒夜有時花柳明媚之芳辰松風不吹樽

俎淡松風不吹肌骨皺真人於此時漱燕太和朝玉宸撼屋松
風三日吹不醒安知便以神為馬尻為輪飛度蓬萊弱水三萬
里衆真懽言歸何晚坐吟松花屑粉沾冠巾于今三十五寒暑
夫根月窟來往長頻濟山中學仙侶或跨鸞鳳騏驎辛
鉞范蠡謬師友南郭顏成誰主賓善聽松風不以耳善御松風
不以身真人有道傳不朽千古萬古無緇磷

自怡歌

緬惟陶隱居高臥松風樓太平晉主特延聘麟鳳肯向人間遊
試詢山中何所樂白雲與我同悠悠當時江左難將作三綱墜
地民風媮所以自怡者惟蒼白雲盈隴頭至今稱其高疑是神
仙流東吳阿翁貞白尚不還鞅掌干王侯國政雖未數黎氓却
懷憂民之責非預常布謀所以擺脫世寰聲勢利惟與白雲

為伴儔芻豢豈足適吾口綺綉何以開吾眸淡然白雲相近處
那知倚門翫麟風馬牛執鑿翻餅紫纈賂方州車輪括頸宰執
圖小秋周為胡蝶為周天下之樂莫若怡雲優箇中誰覺察身
心亦相讐言好如司馬之獨樂知者良寡昧者稠吾聆此語奚趨
釣天廣樂鏘琳球老髮雪種戒得當自脩便欲陪杖屨與雲同
去留山中自怡者慨然許識此意否慨然許識此意否

悲歌一首寄呈劉學齋相執王可矩張德昭二尚書周

雪坡太監王本中經歷貢吉甫司業宇文子貞助教危

太樸待制貢泰甫授經陳元禮孝廉列位

天星曾照遂昌山人家隱約木石巖巖巖間貞元丞相有支裔避
地東入浙甘與猿獠麋鹿老死不復還五季閩王鄭光祿至今
拱木斬伐後尚尔青珊使不念鄉井俯仰應厚顏其如貧病

日零落每企予望涕泣長潛，僑吳三十載推餘此心在豈推
讀書老無成但覺出門俱有礙三兒兩病一凡劣四體三完百
崩敗貸粟方炊薪水艱僦屋屢遷家具壞文章出售有誰收書
籍縱沽無可賣此心獨存何所似夜、長虹發光恠青雲故人
祿萬鍾不割少許俾飢窮忍令江南秋雨夜頽垣腐草啼寒蛩

李遵道海岳圖

李黃岩踈眉瘦體滿臆秋蘄、似厭分符礪谷底折腰替郵面
皴鬚耗、竟騎鯨魚上天去帝憫人間留不住乃令筆底飛墨
如雲霧王維鄭虔本有素早年臨摹米顛海岳圖黃巖非有顛
非無庵空月落山木擁是中疑有窮猿呼二子風流俱不泯寶
月夜、生珊瑚

趙松雪人馬

王孫昔騎天廐麟貌得名駒并圍人義臺路寢風日嫩繡勒錦
韉花柳春吾聞冀北之野每以穀量馬駿骨千金古來寡世皇
騎之一天下鞭笞四海衰蹄億兆俯伏聽鳴嘶如何頻年頓
失之對畫令人双泪垂

黃公望山水

姬虞山黃大癡鶉衣垢面白髮垂憤投南山或鼓袒褌勇飢驅
東閣肯為兒女資不憚北遊行萬里歸來西山復畫水荆關復
生亦退避獨有北苑董營丘李放出頭地差可耳顏仙種木茅
公山喜得此卷開心顏句曲千巖萬壑縱深秀何似卷舒只在
咫尺間

活死人窩為番陽胡道玄賦

我嘗夢登天身乘帝青雲下視六合大死人何紛、尸行鬼走

不知醜天跳鬼蹕無由分首戴鬪髀蒿兩目腸懸題湊空孤墳
自謂算神智可以奸明君自謂調纂組可以成華文自謂昭旂
常可以銘前勲形如枯株心強活氣如濕灰耳強聞哀哉腥腐
窟何以能超群天孫為余言此皆不足云累々白骨成飛塵安
知中有不死人眉厖喉結目如電揮呵風雨走百神塌額玉陛
下自称小兆臣臣之形骸與衆等久斷章血腐由彼言臣不死
誠謬妄固有不死丹元君丹元君在何處泥丸真人且延駐一
曲鸞笙五百年死人宮裏翻身去

送性僧遊徑山

憶昔苔溪登迳山童狹無識空躋攀但見五峯削玉倚天外兼
聞衆木夏樂下雲間振威何人唱石裂行脚有僧挑月還神龍
依禪井水立杜鵑啼血春花殷孤烟中分白窈窕一雨忽洗青

嶄顏何時復至舊遊處行蹤應有蒼苔斑願從師去不可得起
看蘿月空彎

雪巢

太古有積雪不在西蜀西蜀之南雪山遠斷冰千仞難攀躋
豈如界溪之上肅侯宇虛室生白皦於楮正猶積雪太古前表
裏空明湛中處其處其誰世寘儔純淨不涅緇塵羞素履恒因
積後見冰潢夜轉銀潢流遂疑巢居葛天氏不在木末并山頭
三啟惜明啓牖戶九霄排雲達遙路吳天月明日將曙銅盤盛
得金莖露借問脩梁初舉時見者喜氣盈芝眉巢成定產九苞
鳳我老為賦卷阿詩

陳履元畫玉山草堂

故人陳孟公辭如春雲氣如虹畫法師海岳山如騫鵬樹如龍

騎箕上天二十載有子鮎鼻盡極工驚蛟噓雲海浪白離鸞照
水岩花紅皺鱗張鬢聳鬱澗底松中有一畝幽人宮石林支頤
睨飛瀑意遠欲托冥飛鴻我欲從之不可得青山萬疊金芙蓉

趙松雪畫馬

地用莫如馬壺頭竟何施寒風善相不假式何必郭家口齒謝
家鬢神駒龍變如何按式取譬之圖面八駿令人唾君不見房
星精飛光夜流拽練明漢家都廐盡凡骨異之北土龍方生兕
能引弓射烏鼠便解騎過宛王城玉堂學士親眼見貌得風蹄
耀流電山人半世只步行髀肉何曾識鞍韉每作詩題馬圖
千金駿骨世所無人間空費粉墨摹玄黃牝牡真成誣

高房山墨竹

高侯胸中渭川之千畝家居房山未必有如何文章政事之暇

日能為此君圖不朽想當飛墨時蒼龍投硯池山雨急洗琅玕
節海月靜照珊瑚枝自侯騎箕上天去浮世茫茫水東注千秋
萬古房山雲載拜為侯賦墨生君

倪元鎮古木竹石

雲林子外生死解內教為天使帶經而鋤倦即休亦復拈筆為
林丘樹枝鱗皴崖石幽若有人弓在空谷招之不來弓雲慘瘁
以令人愁

沈仲說西樹石

風流沈傳師浩蕩江海姿默菴豈誠默開口譚書詩興來投筆
畫樹石溪深岸高浪波白豪端無非篆籀法折鐵中郎此其式
世人貴耳賤目者於此却令三嘆息

稽康柳下鍛圖

何所聞而來不妨柳下鍛何所見而去魏鼎不復爨哀哉志士
千古心有鎚弗鍛躍冶金

江鄉捕魚圖

人言東坡謫居海上時願見漁釣之家樂嬉、問其生涯烟波
萬頃舟一葉問其日給蝦蟇小魚日三炊有時大魚入網即沽
酒有時順風張帆即解維不知朝廷尊嚴百官側枕聽雞起不
知行役戴星出入世途愁險歎蓬窓、子女睡竹笛鳴、朝
暮吹坡聞其言慘不樂我身何有恒百罹瘴海南浮天接水家
鄉往、夢見之何如此漁者生不觸禍機麤衣糲飯既飽暖高蓋
大馬空奔馳我觀此圖重歎思無乃有似坡翁所見盡入無聲
詩金緋貴官一射獵漁釣江湖勞夢思投毫寫圖意可見一舸
秋風双鬢絲

三卷終

倚吳集卷之四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五言律

送峽州何學正

夜雨西陵樹春風燕喜亭學官資裁正士類仰儀刑天險開三
峽人心繫六經哀猿月中嘯莫作異鄉聽

送泉州蒙古學正

主制嚴心畫臣工重古人朝廷政典大嶺海學宮新番舶檣柳
唾郵籤荔子塵方言若翻譯誰與計偕陳

送白主簿

牢落慈湖館于今二百季閑居仍憫已解易尚成編吾道乾坤
大斯文日月縣何時甬東路八邑拜前賢

簿領慈溪縣遙知傍海濬熬波官賦急扶犢野農淳船發帆檣

曉烟明島嶼春每嫌鳳栖棘只尺是青旻

次韻虞學士贈趙伯容

王孫有仙骨夢斷鬱輪袍候火溫丹鼎吹笙醉碧桃烏母雙蓬
鬢鷓鴣五色毛人間既腥腐青海樂游翱

寄張宣慰

此老懸車日顏丹髮尚玄由來行樂處須及未衰年令子工為
政諸孫雅尚賢固應歌舞地長見月初圓

貞逸處士

處士生無字端居代有人飛書表貞逸閉戶樂清真生意萱花
曉恩光棣萼春懸知束帛聘側席待天民

送陸秀才

出鼓江湖棹未滄杞菊苗道方行沃壤舟已問歸潮水浦魚初

上春城雪未消思君好溪水鄉夢夜迢迢

義興岳夫人輓歌詞

道豈汗陰易身由潔素全栢舟凌黑浪蓮首戴皇天木拱終同
穴蘭摧不異阡何人紀貞烈留取姓名傳

朱澤民畫

窈窕溪橋路陰森楓樹林岸隨青障轉家在白雲深畫史分明
意山人去住心勞形何日已於此欲投簪

贈永嘉高生

高生永嘉秀也實南金學啟麟經秘雛生鳳穴深浪花迎客
棹霜葉變楓林異日魏科掇秋期又盍簪

送范山長

曉色馮公嶺春風慶朔堂親庭白雲外書院碧山傍雀啄飛花

柳鳩鳴結椹桑詩書有世澤簪笏繼朝行

崑山石

崑岡曾蘊玉以石尚函輝龍伯珠璣服仙靈辟荔衣一泓天景
動九節澗苗肥闕世忘吾老蒼寒意未違

虞侍講書乃祖丞相雍公誅蚊賦

父作更生靈兒為命世英西州覩威鳳南國剪長鯨不厭朝廷
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錄妙墨冠時名

徐良天耕漁軒遊題

幽館夏初度清林暑氣中開軒對流水坐石待薰風花落烏巾
側烏啼山几空畊漁者誰子散髮奏絲桐

次韻宋春卿

間貴堂前路于今二十年美人黃土後廢址綠蕪邊願我知何

已唯公獨歸然春風吹杖屨猶復待周旋

輓章德懋

博士衫纔綠書生鬢已皤艱難柰行李契濶動哀歌疊笏林仍
在臨池墨尚多卹公有世澤春水洞庭波

贈薛相士

子有唐生術誰如范叔寒知無狼顧骨可有鶻皮冠野日晴猶
嬾春泥曉未乾多君遠相顧不用畫灰看

送何景文

郡國推何武江湖老鄭虔世儒方醞藉詩律尚清妍宰相才難
得文章妙莫傳歸耕釣臺畔早寄白雲篇

鍊雪軒

誰煉紅爐雪晴雲觥面旋六花吹作乳兩腋欲成仙蒼壁龍鱗

舞松花蠓眼圓如何嚙白石一味舌頭禪

排律

飛龍亭

先帝潛龍日幽人待鶴時青山頻望幸琳館暫來嬉寶篆黃金
鼎恩波白玉卮天開六朝地花發萬年枝閃々前星夜汪々湛
露私遠符天曆鳳先協石龕龜稽古開廷閣繙經出講帷方蒙
宣室名忽抱鼎湖悲舊卽梅花落新亭柳線垂至今思沛感時
或下雲旂

送徐山長勉之赴慈湖

見說慈溪縣先民有學宮心源推自得已易竟誰通論道非人
異朝宗到海同朝窓梅蕊白夜館燭花紅遵渚三更鴈吟秋四
壁蛩橫經山色裏覓句雨聲中官况羶何冷詞場筆最工棘園

還待子金榜日華東

送李舉人克明任教職

職教同時雨即官等列星吳區都水監閩國道山亭兩地頭逾
白諸公眼為青身名金玉質文采鳳皇翎鼓柁辭江郡携書入
漢廷河山秋肅々宮闕曉冥々夜月鴻遵渚秋風馬在垌李嶠
初夢筆劉向老傳經撲棧材千尺菁莪翠一庭天邊期中鵠囊
底任枯螢歸路梅花發長歌為子聽

送嵇洞玄鍊師雲遊

已躡東遊孺還乘上海槎尋真度弱水招子飯胡麻少廣蒼精
佩双成綠髻髻娛遊芝作蓋服食棗如瓜鼉采觀初日神虛茹
幼霞玉笙宵度曲金匱夙抽芽遂把東皇袂來朝阿母家初平
羊已化中散蠹空爬劍蝕緱仍結尊空石漫窪歸期定何日夜

夜卜燈花

輓錢翼之

字法勤書史年勞起校官如何管城子竟老鶻皮冠句積詩囊
重心投酒學寬刻深吳下石名藹楚鄉蘭梅福身垂老虞翻骨
未寒佳兒繼述作留與後人看

輓虞彥高

苔水橫經日長洲莞庫時玄霞散髭鬣白雪吐言詞自分儒紳
拙寧知委吏卑袖籠生物手笏拄看山頤返老梁溪濫懸車錫
麓陞溫言恒侃、孺樂更怡、竹色賓階潤花陰戶屨移入閩
求古刺踰浙致名師夜雨連書屋春風動講帷扣舷吳子國鬻
茗李紳祠政以孤踪淡誰令二豎持古心空似月衰髮已如絲
白日誠難挽皇天不慙遺士林紛雨泣絮酒諒神知丹旆霜風

慘青林磴道危可無千字誄因賦八哀詩

送劉廷美待聘

文皇南面日劉楚北游時抗疏三公府高名四海知近臣推得
士公論果無私坐置昌平策歸尋后土祠仲容為姪好王述豈
人癡驥子難籠絡鷓鴣足羽儀氣紆商女怨賦解洛神悲淮左
辭攀桂商顏罷茹芝長裾今已曳好爵固應縻送子難為別西
門折柳枝

送楊季常山長

揚子談經處吳公學道祠宮墻紅靡、庭篠綠差、演迤詩書
澤冲融雨露私草玄心獨苦稽古力難禪二載平生學諸生去
後思簡書猶用試匠石詎能遺霧豹方深隱雲鵬豈後時會看
清白吏動業著常旂

挽潘祥卿

已佩官箴肅人推吏議精筆鋒迴雅道經術讞疑情孝悌居無
忝公廉志夙成家移山郭住祿代石田耕晚謝蕪湖幕恩留携
李城湖山容佚老蓬藿足逃名藉草拋書卷看雲把酒觥陽坡
秋種菊畫舫夜彈箏既已忘榮辱方知外死生峻墓頭石百
世保麻貞

劉母丁夫人輓詞

忠養兒能孝居官不患貧長言遠遊客兼是未亡人主績機恒
紡尸饗饌必親課孫禪缺學為子款佳賓蓮幙方圖養蓉城忽
返真兩雛悲塌翼諸友為沾巾淚斷枯魚索愁凝繡鵲茵佳城
瘞何日瞻望極酸辛

七言律

奉柳太常道傳

烏蜀先生雙鬢絲尊鱸江上故園思水光閃閃金壺墨石理砭
砭玉佩辭水落魚龍秋不雨月明烏鵲夜無枝名山蚤選藏書
穴趣取蒲輪未召時

送貢司業泰甫

代祀躬趨黃木灣歸朝仍綴紫宸班識高京兆囊封後道在河
汾戶屢間迎日講筵瞻鳳宸顛天經術動龍顏異時歸窆藏書
穴好在南湖疊嶂山

送泰蕪善總兵

大帥樓船過淞東軍聲肅峭寒中令嚴虎帳中天日威息鯨
波萬里風靈徼盡驚戎虢白極南遙湧壽星紅道山宮闕多仙
聖預啓瑤編錄雋功

寄雲南蕭元帥

南望元戎玉帳寒炎桂海息狂瀾牽獅入貢金連索騎象來
朝扇織鞍丞相渡瀘先髯白將軍標柱獨心丹春波涸盡思霖
雨箕畢星纏夜看

送許具瞻進士

純孝淵許子將身遷父柩脫烟煬遂登龍虎黃金榜便綰鵷
鸞紫荷囊山水窟中民訟簡弦歌聲裏晝陰長聖朝南面求賢
切佇見才名上廟堂

寄潘子素文學

與子同庚命不同悠悠江海異窮通潛鱗易借風雲力朽枿難
論雨露功欲進老人地上履可孤焦尾嶧陽桐河陽縣裏花千
樹不借孤芳一朶紅

次韻顧仁夫得代

君房未歷金華省潘岳猶居散騎營秋水紅蓮能自採春愁白
髮為誰生夢驚里閨三年別歸載圖書一舸輕野老淒涼遲吾
去更誰虛左日相迎

次韻贈完顏子中

紫誥黃麻疊綰歸棣花香裡拜庭闈聖經教子無金埒憲節傳
家有繡衣佳句易增詩篋重故人難會酒行稀願從菰米鱸魚
國醉把黃花莫暫違

寄楊士可巡檢

警邏深山行夕嵐日嚴茄鼓罷幽探坐中拄笏知非據馬上彎
弓想漸諳桃葉長年思共渡菊莫何日采盈甌楊雄千柱華裨
宅只在輝北斗南

蔡孝子廬墓

三十六峯雲氣深墓廬何處得相尋
青山當戶哀，哭白日孤
光黯，沉馴虎欲嗥風落石棲鳥不定
月穿林三年泣血誰相
問，隳寒泉澗下音

錢道士游仙

綠髮飄蕭禮上玄明星遥隔絳河邊
香消楚澤春風佩愁入湘
城夜雨絃素手不將條脫贈綺疏
堆把步虛編西神峯頂飛霞
觀小駐鸞笙五百年

栖碧亭為華幼武賦

華家池館堠山南但見喬木翠甍
金波影裏魚鱗屋玉珮聲
中塵尾譚黃漲交雲連町疇紅飛花
雨撲烟嵐漁郎一別桃源
路回首春風雪滿簪

芸齋

博士齋居芸草香青編不復蠹魚傷
能窮腹裡書三篋敢望身
前笏滿床雨屋篝燈驚鶴夢月窓展
卷淡螢光孔門体用平生
學綠髮應須佐世康

園隱

麻姑山下地仙家
諼草春深賸著花
雉逐雌催刈
變鳴鳩呼
雨課鋤瓜放歌不厭牛
親飭對客何妨蟲
屢爬一夜南坡雷雨
作竹萌迸地蕨抽芽

宣城姚秀才棄舉業為道士于昇州

娟娟月出敬亭山
曾照書聲竹樹間
淡墨何須題鴈塔
扁舟先
已過龍灣仙人觀
關雲端見帝子笙簫
月下還水驛花閑
咲相
問澹波誰似白鷗閑

至元丁丑夏五宣城汪叔敬吳人干壽道丹丘柯敬仲
國人秦蕪善同僕遊天平次往靈巖殿有作奉和

西望層巒草木青魏公祠下拜儀刑經綸有榮迴天地憂樂無
時忘闕庭異代蒸嘗遵典禮故山香火下神靈浮雲變滅知何
在閒聽松風語塔鈴

右天平魏公祠

吳王宮闕草萋萋飛閣重登意轉迷洗硯池邊雲欲暝拜郊臺
上日平西湖涵遠浪千帆沒樹響悲風一鷓棲江海鷓夷招不
返荒烟野水鷓鴣啼

右靈岩涵空閣

送樂昂儀歸東平

岱宗高入帝青寒策馬東歸不厭看一變便興周禮樂兩生那
識漢衣冠雨休樹下碑仍在雪起封中玉未刊更上靈光殿基
望冥鴻鵠有脩翰

送季山甫慈湖教諭

季子揚舲之甬東慈湖應興暮潮通豚吹野岸楊花白鳩食桑
林椹子紅遺老應傳義易說先民誰繼日鈔功東吳寓吏頭全
白目送孤雲沒斷鴻

和宇文子貞見寄

別來見話幽入屋此去當扶野老筇涇底魚肥春欲上墻陰薺
嫩雪猶封齋庖不輟頻炊釜山屐應留屢舞蹤它日孫依外家
學書籤題墨寫教濃

送林道士歸溫

鴈蕩行雲生翠微東還行李正駢馳松矜日老當秋發鶴養雖
成待客歸珠斗影寒璫玉珮縹雲香積紫烟衣懸知夜礼虛皇
罷宴坐朝元意不違

遊嘉定道院

芙蓉洲上集仙宮
環珮聲聞縹緲中
柱閣吹香天樂下
稻田疏脈海潮通
呼龍起舞迎初日
跨鶴歸來御晚風
大藥已成金鼎墮
丹光猶得地年豐

春寒

春寒峭、過王師都出南門
送鼓旗嶺海鯨鯢就誅日
江湖鴻鴈欲歸時
參差帆葉開溪舫
顛倒梅花落硯池
多病杜陵頭白盡
每因送客賦新詩

送葛奏差赴閩

天子分符鎮七閩
元戎建旆拂三辰
荔花蜂采千崖蜜
榕樹鶯啼二月春
吏署看山時拄笏
使輶飛鞚不驚塵
南來勾漏丹砂訣
定愛溪邊白鹿馴

廬山圖

潯陽郭裏望廬山
日出千峯紫翠間
烟樹近同巒井絡
風帆遙認楚鄉閑
匡仙抱鶴巖頭放
李白騎鯨海上還
却向畫圖求彷彿
菖蒲花老石苔斑

題程國表妻墓碣

太末溪頭送夫婚
祝郎戰勝早歸來
龍光暫漏金閨籍
鸞鳥影先分玉鏡
臺兒女淚痕宵泣
血杯圈口澤
歲興哀它年墓道
焚黃日銘碣悲涼
首重回

陳母張安人輓辭

延陵陳母具柔慈
訓子成名髮亦絲
樓護起家元自蚤
馮勤補袞不嫌遲
旨甘每却熬波味
燕饗長懷剪髮思
未拜恩封先已歿
後來所表有餘悲

挽楊九玄

虎丘山下有孤墳，曾識譚經楊子雲。
夢落江湖仍聽雨，魂歸泉壤亦修文。
家山路遠聽猿淚，書傳香留辟蠹芸。
况有佳兒能力學，草玄猶足繼前聞。

賓月樓

最愛香山賓月樓，清光全得太湖秋。
魚龍出向初筵舞，蟾兔未從上客遊。
凝閣綠苔須士賦，委波金鏡屬誰收。
江山千古才情在，牛渚何人獨獻酬。

知音亭

亭院日長深復深，高山流水思愔愔。
曲中別鶴啼清怨，樹底薰風養綠陰。
激楚忽聞機裂帛，懷人又見冶鎔金。
能言萬籟無南郭，隱几形閒孰賞音。

聽雨樓

每愛滄江聽雨眠，不應愁絕似今年。
建瓴長恐崩高屋，鍊石徒聞補漏天。
響入北廊葭葉亂，濕增傍壁薜蘿牽。
白頭倦客孤篷底，尚想躬耕有石田。

趙季文茶屋

蕭々茶屋傍池開，漫叢筠帶雨栽。
窓雪曉晴雞誤唱，炊烟帶暝鶴歸來。
醉猶燒燭親黃卷，靜愛飛花點綠苔。
尊酒人違真寂寞，鷓鴣啼上越王臺。

薛玄卿鶴齋

君家少保已登雲，留得青田貌後真。
烏母替仙須顯駕，羽車駢乘必長人。
聽經香案孤撐雪，啄菌瑤塔每遇春。
遲子吹笙明月下，丹砂乞與頂頭巾。

次韻寄顏元卿院判

酒盡空懸醮甲瓢一燈孤館夜寥々鴈寒猶下滄洲宿地暖何
由重霧消長笛一聲推趙嘏衮衣三世屬文饒看雲早晚摩天
翼瞥爾青雲萬里遙

寄秦兼善總制

征鳳鮮于專節制戮鯨王式任偏裨長江謾擊中流楫落日方
懸大將旗夜泣寒機發擲緯朝粧明鏡女揚眉丈夫身在難乾
沒三秀煌々是紫芝

和吳宗師寄張貞居

齊老堂前烟樹空真人錫類坐神宮一鱣今賚高年帛重壤驚
迴禿髮翁琳館花殘春欲雨石壇松老夜多風遙思問道崆峒
處都在嚮尊盃中

和薩天錫留別張貞居寄倪元鎮

梁溪歲暮若為情溪上梅花待曉晴迳雪冷埋山屐齒簷冰夜
墮石床聲內為携向松根讀如意持將竹裏行短晷何能理幽
事南窓剪燭話寒更

次韻薛真人賀吳宗師壽辰

臣工袒割紫鱗肪辭藻輝飛白玉堂五色雲中扶日轂九霞盃
裏酌天漿又從禹範開皇極重拾堯莫紀歲陽古桂長承新雨
露綿々根抵發天香

壽春官達郎中

清油幕下紫薇開身總群綱凝上台桂海已聞京觀築越裳還
見貢琛來詩書未與秋搖落刀尺難從世剗裁廊廟棟梁須致
用貞松合抱是良材

次韻王季野北歸

黑髮黃髯萬里歸，腰如開國待犀圍。
樓前花似琴臺發，江上魚如丙穴肥。
蠻井遠民茶稅急，槐陰燕席酒觥飛。
名勲莫負傳家笏，只尺青雲立綉衣。

公子承恩日下歸，小山堂上錦香圍。
百壺寫淥方論醉，五鼎熬肪不厭肥。
聽瑟池魚衝浪出，寄書龍鶴傍雲飛。
茜袍色映輕裘好，為是夫人手製衣。

歲暮感事

歲除風雪苦陰寒，民庶逋租悉繫官。
破蕩未充狼虎欲，條累只作馬牛看。
何人肯破楊城械，有客空彈貢禹冠。
上力已窮民力瘁，腐儒頭白淚闌干。

倚吳集卷之四

光緒戊戌閏三月廿日仁和羅槩校

倚吳集卷之五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七言律

范魏公祠

白雲鄉裡魏公祠翼，
燕嘗薦奠時功蓋百年書史載道求千
古聖賢知山侵虎穴盤風磴石拔鯨牙
插羽旗更上高亭望城邑義田秋實正離

龍門

龍門峯巒倚天開點額神魚幾度來雲
起區中成五色星從闕角見三台更無鐵
限嗤山鬼可有金鋪上石苔李范黨同勲業
異御車千古意悠哉

天池

立石如雲不待鞭兀臨池水有青天下
潛靈物疑無底傍漑山



蹊似有年刺水翠苗霜後在舞風珠樹月中懸太湖萬頃應凡
濁悶此泓渟一勺泉

寄鄭長卿

吾宗自昔有升沉况復姬嬴遠至今世訝孫枝發枯蘗人推祖
德返遺金螭頭未必雲紫佩谷口何嫌雪滿簪自恨哀年多病
苦藥囊時乞細探尋

壽李廉使

立秋三日是生申昔饒功高海若馴金節已懸岩下電繡衣仍
應日邊春久從隸古森波磔復向心源揖聖神野老願留吳下
住一新漕政荅鴻鈞

寄于彥成高士

文鋒久淬礪鶉膏鞍甲藏身百戰塵王簿宅前春載酒李紳祠

下醉揮毫鄉閩未覺東林遠光燄終如北斗高儒老感君難報
稱黃金隨力鑄韋臯

送郝遵道北歸

沛河千里鴈南飛吳下孤颿又北歸竹素殘編無世味蒯緱孤
劍有星輝岿堯使節弓旌近迤邐神州草木稀想見瓊軒恭對
日黃金臺上雪霏

次韻劉憲副春日湖上有感四首

庾信哀多賦滂成江南文物久晨星市衢火後蒿橫目民舍春
來草滿庭浪嚙湖堤官柳盡沙填江浦夜潮腥歸來何異遼東
鶴只有西山慰眼青

湖水西邊舊是家春風逸屋種梅花傳聞故老談前日愛教仙
人眼幼霞鶴老離巢松化石鸞孤照水竹穿沙只今重到經行

處樵碎蕭郎兩鬢華

潮落空城誰重過猶餘里耳聽鳴珂襄陽耆舊知誰在江左風
流不厭多自見石麟眠枳棘長聞蜀魄叫松蘿野梅開盡西湖
雪萬斛春愁索爾何

湖水荒寒食天相逢猶話國初年紅樓夜唱花間席翠管春
吹月下船玄圃自應留富麗湘雲誰為惜清妍可憐頭白歸來
日井邑淒涼藹白烟

次韻錢伯行遊仙

海定初風湛綠羅仙人詞藻寄來多貫珠音在雲誰過琢玉文
成手自磨霄漢函橋嘗有會崑崙黃竹漫成歌可憐人世書君
手池上猶籠道士鵝

送章心遠道士入閩

風日晴縹楊柳青翩然獨鶴過南溟山中每憶羅公遠海上重
逢武達靈榕葉擁雲山似簇螭房烹玉酒初醒小冠子夏如相
問為道窮愁老一經

送劉宗師入覲次虞學士韻

羽輪暫別大茅峰又御青冥萬里風月帔引朝宣德殿雲韶賜
宴集靈宮懸知漢室龍顏主似見高岩鶴髮翁便使圖形在麟
閣閑心只愛白雲中

送劉年基高士還江東兼東張一無

劍寒秋水客東歸堂上慈親白髮稀櫺具定無璫玉珮綫痕猶
是紫烟衣蜂營岨蜜花爭發鹿養春茸蕨正肥自古山林有甘
曉何妨物色報春暉

為問江東張道士著書還了致桑篇江湖吟落番君老雲漢昭

回象帝先芋火夜煨霜後葉菜庖朝汲澗中泉相依共住知何
日孤鶴東還意惘然

寄貞居張儒仙

露冷玄洲草木踈硯泉分得礪循除鈎題石記脩人表筆削山
經作志書丹鼎曉溫松節酒茗甌春點菊苗菹殘骸若有登真
分亦欲西游候羽車

簡張仲舉待制

宵占兩、使星東川后迎恩啓闕宮海上天燈懸寶月帷中神
語颯冷風雲團芝蓋香烟直春入衢尊酒味同况是詞臣工致
祝鯨波永息歲恒豐

送錢思復之東嘉

校官東上斗城時水落高灘舟楫遲造化縱憑脩月斧文章須

是表忠碑齋庖近畫空彈缺詩說窮源屢解頤來歲秋闈戰仍
捷桂林折取最高枝

贈柯敬仲次王止善韻

楚天鴻鴈白雲秋歸卧滄江看水流莫問湘纍王子宿且同新
息賈胡留山林不返趨朝夢道路難為築室謀莫遣虹光貫明
月眠波帖下有沙鷗

喜雪寄達監司次壽道韻

去年南國暖如蒸歲盡猶多撲燭蠅直恐蛇神司有厲可須麟
筆紀無冰元勳復相調金鉉稔歲恒占應玉繩佇聽賡歌繼
雅萬年枝上日東升

正自風流譎白雪何須辛苦賦青蠅成章霧豹方依穴鼓柷神
魚欲上冰劍具寒侵璫玉珮宮懸凍直綵絨繩枯鱗望活西江

水涸轍何因有斗升

釣月

籊竹栽竿拂帝青山河影裏夜亭坐
乾草際沾衣露掣得波間在留星巨
擘可應投貝闕長絲便欲繫天經清
光照徹磻溪叟方看霓裳舞廣庭

梧桐月

露下秋陰洗夜光
輶轡哀響度銀床
蒼龍出井缺
沉璧青女抱
琴彈履霜鵲
遠暗知河漢
近鳳栖明見羽毛
張寶釵擊罷宮娥
老一曲霓裳淚數行

送李秀才歸越

躡屩東歸度浙河
越山無數縮青螺
森々南國春秋學
嫻々西風子夜歌
潮湧月輪丹桂近
山環親舍白雲多
明年春捷靈光

殿遠聽鳴騶駐玉珂

贈朱君復秀才

松陵驛裏雨騷騷
前拂誰甄汗馬勞
扁石呼兒朝授簡
踈櫺啓帙夜焚膏
不因聖藥無熊膽
每為神山有鳳毛
老我江湖讀書眼
會看攀桂月輪高

送白治中之徽州

高下溪聲三百灘
好山高入帝青寒
雄藩擇牧金投冶
別駕行春錦覆鞍
茶焙香銷芽尚採
硯坑雲冷石仍刊
殘民久望詩書澤
闕里遺編墨未乾

輓順義貞惠公

朔漠人豪貞惠公
榮勲元自不酬功
自從虎旅平南服
眼見龍旂捲北風
庭有芝蘭更種植
老登槐棘保初終
只今太史修臣

傳應有幽光發閔宮

次韻吳宗師題大滌洞即師房

一菴閑地足神仙能駐人間大小年赤鯉夜飛丹井月紫鸞春
步木苗田山經我欲紬金匱晝漏時聞滴寶蓮便駕飈輪上天
柱不辭身倚帝青邊

寄宛丘趙祭酒

當陽聖主重師臣妙選儒宗贊大鈞神格西籬夔典樂名高北
斗愈垂紳金繩著鈕編珠貝瑶草紆花毓鳳麟老我釣綸江海
上烟波空愛白鷗馴

題海運省官卷

省幙分賢佐上台參謨湏伏出群材九年鵬翼乘雲上萬斛龍
驤破浪開已見清風生白簡便朝紅日詣金臺美哉王度閔元

化政藉羣公翊戴來

謝劉廷幹漕使饋肉

瑣屑魚蝦不厭腥驚聞一鬻到齋扁薺腸久斷聞韶味蒿目愁
看存留星跛履尚圖兕致養解頤空對客談經西風峭急江湖
晚何處充飢有楚萍

王本齋參政輓辭

甘棠港口咽寒潮帝促明公黼亥朝已有旂常昭日月却騎箕
尾上雲霄北風吸歛年華盡南國淒涼士氣銷便欲一為天下
勳莫魂不用楚詞招

題鍾紹京書雷飛經

匣裏鍾郎六甲經虹光夜射天星使來海上持龍節駕下雲
端拾鳳翎金母度辭黃帝錄玉真按筆紫皇聽

玉真唐宗弟四女為女冠監書

此勤修苦煉資輕舉濯足明河上九青

簡金伯祥高士

瞻雲西邁思悠然過雨群峯紫翠連
兒子幼書能繼業羽人接袂且談玄
可無海上安期棗更有山頭大華蓮
便駕飈輪脫塵網却厭不到鬱藍天

贈張月庭道士

為愛中庭月一方坐看河漢轉蒼蒼
山河影在無圓缺漏刺聲中有短長
靈藥杵風全兔伏桂花霏雪綵鸞翔
廣寒原是栖真地歌引霓裳入醉鄉

次倪元鎮韻寄剛中

縹緲陳王湖裏寺琮琤鄭老竹間棋
每因海月叅心鏡却咲茶烟裊髮絲
黑漬尚嗔龍尾滑酒酣方憶虎頭癡
論文未極終宵

話且讓韓山一片碑

和潘子素宿倪元鎮宅送張貞居還茆山

扣舷溪子發陽阿落葉霜林見鳥窠
清閤前春意早蕭梁臺上月明多
傾瞻鳴鴈嵒中散仰視飛鳶馬伏波
對酒息思千古事潘郎刺促為誰歌

游仙和陳敬初

綠髮飄蕭禮上玄明星遙隔絳河邊
香銷楚澤春風珮愁入湘娥夜雨絃
素手不將條脫贈綺疏惟把步虛編
西神峯頂栖霞觀小駐鸞筵五百年

杭州即事

瓦礫堆塞路坳勝遊巷陌盡蓬蒿
祠宮地卧駝鳴圖祕殿春高馬矢臊
山色無如今度慘潮頭可似昔時高
王師貴在能安

集豈必兵行血漬刀

往來都是石尤風
身境俱忘逆順同
鏡裏轉增雙鬢白
花前仍是小桃紅
莫驚天地軍麾滿
尚喜江湖客棹通
楊柳吹綿春又暮
賦詩愁殺杜陵翁

元宵懷錢唐

武帝親迎太乙神
流光絢煜動星辰
行宮典禮猶存漢
軹道山河已易秦
香迳至今啼木客
露盤無淚泣金人
紅燈幾點東風裏
猶是元宵一度春

送蕭萬戶西歸

將軍旗鼓鎮西州
六詔猖狂一戰收
餘墨朝猶磨楯鼻
重環夜已附刀頭
歸朝却獻王褒頌
去國惟存季子裘
醉裏相逢歌按劍
滄江斜日水悠悠

和成居竹寄張天民

白骨自應無葬地
青山可復有遺民
何時得返屠羊肆
古廟無慚刺虎人
製錦邑中推令子
聽經池上躍脩鱗
綠雲洞裡遺編在
脩省加工莫厭頻

次韻答玉山

扁舟不亂白鷗群
又復移家入水雲
載酒可無人問字
揮毫故有客書裙
荒涼漢室銅盤淚
剝落周宣石鼓文
猶藉碩頤循能慰
籍江湖冷落見番君

贈岑醫士

經絡多岐脈貫身
顛厓性命屬誰伸
如生獨得岐黃秘
起死能兼郭華神
龍馱古方長繫肘
虎巡熟杏不傷人
懸知此道無疵吝
杏花發鶯啼到處春

寄吳江知州千壽道

熙、愛日仰高亭、外天寒渚柏青曉駕朱轡理公事夜燒銀
燭枝餘經炊烟白際魚龍國野稻黃鋪鴈鷺汀三載政成儻術
驗玉堂親擢暫須停

送唐學錄歸新安

冷落齋宮薺統牆歸橈不待渚芹香新炊旋出灘邊碓弊苟仍
懸碕下梁雲氣欲晴山繞屋書聲向曉月窺牀斯文三世研磨
力破硯于今政寶藏

送任學錄歸松江

海邊委却釣鰲竿鼓篋來吳佐學官糾錄盡推經術邃藏脩不
厭客擅寒蓬窗夜聽蕪葭雨薺饌朝飡首藉盤三載賦歸春欲
暮柳花如雪暗江干

送毛彥昭歸三衢

載雪曾過太末溪天寒沙石淨無泥碓舂白粲連灘聳橘墜紅
金壓樹低水驛燈明鷺見鴈蓬窓酒醒忽聞雞龜峰記在君歸
讀異日春風聽馬蹄

送沈仲說遊杭

錢唐湖上水西頭歷、山人舊釣遊相府猶餘秋水觀酒旗多
掛夕陽樓春喧車馬松間寺夜載笙歌月下舟見說于今摠消
歇休文到日重淒愁

石抹萬戶輓詞

提師海上戮奔鯨玉帳宵寒隕大星銜馬嘶風秋雨暗天狼殷
斧夜潮腥常時伏鉞今傳劍前度平蠻未勒銘想見城陰練卒
處三軍淚洒燒痕青

潘子素翠雨亭

竹梧亭子翠珊珊，人在空濛烟雨間。
春暮但聞鶯百轉，秋陰每見鶴孤還。
且看樹頂遙峰碧，莫踏苔花滴露斑。
如此林居不歸去，高情誰與共蕭閒。

楊銜厓新居書畫船亭

草玄心苦思如何，艤岸舟輕不動波。
聽雨夜篷燒燭短，截雲湘竹噴愁多。
賦成猶夢橫江鶴，書罷應籠汎渚鵝。
想見後堂涼月白，彭宣腸斷雪兒歌。

張伯雨精舍吟

翩翩風流江海姿，青山滿眼空遐思。
地橋授書帝者佐，襄城問道天為師。
題扇書裙莫相惱，傳符繼籙容何辭。
願逐西飛白雲去，滄江斜日吹參差。

復見心豫章山房

豫章拔地即忝天，突兀山房樟樹邊。
僧占綠陰開戶牖，境因黃落見山川。
神機觸破栽培力，佛慧看空大小年。
一自龍駒踏人後，交柯密葉正駢。

趙子期尚書小瀛洲

粉署煌煌閃劣霞，道山宮闕宰衡家。
碧梧每集朝陽鳳，瑞露長滋夜合花。
風裡槐音聞奏樂，秋來星彩驗乘槎。
十洲多是神仙宅，誰識溪真尚浣紗。

題曹松迓家譜

三徑雖荒松尚存，東川遺老識清門。
秋香歲發庭前桂，霞氣朝升屋角嗽。
春雨丘園花結子，夜潮溝洫浪留痕。
田疇停戶屨知多少，但說師嚴道並尊。

雲槎

崑崙河源不易窮
靈槎萬里待秋風
載雲欲問成都卜
持節知成博望功
既犯星辰上天漢
盍為霖雨佐年豐
如何旅泊嚴陵里
只掛詩囊與釣筒

次韻沈存齋見寄

八詠樓前藻思新
白鷗波上寂情親
詩盟有喜諸君在
情話無如野老真
歷代寶歸金匱鑰
重山光吐器車銀
丁寧笠澤烟波上
亩取珊瑚拂釣綸

送千壽道知州婺源

百灘春水不容舸
灘上春紅簇小桃
龍尾磨雲濡判筆
魚須抽雪映宮袍
神杉樹密鴉啼晚
仙舍山深月出高
使節梅花香裡過
幼霞初日即岩慙

送楊李民采詩還江西

悲涼南國采詩歸
大雅寥寥入譜稀
白馬尚誰歌有客
繡裳猶自賦無衣
離鸞顧影秋彈瑟
舞鳳銜梭夜織機
輯錄已成垂世教
珊瑚枝上看朝暉

送李秀才御舉

秋風又復度宮槐
文采何人似爾佳
月擁素娥迎學子
桂搖金菓散天街
劍光出匣驚時日
筆陣翻雲寫壯懷
從此圖南展鵬翼
橫飛溟滓渺津涯

輓慎獨陳叔方

詩書世緒傳家久
金石交情舉世稀
道在人弘不遠復
子依父墓表全歸
忍將完壁埋黃壤
賴有堅珉立翠微
自恨居貧乏一祭
猶憑絮酒哭斜暉

贈張景亮仕回

投老何曾畏簡書青山元不負吾廬魚須久疊牀頭笏馬軌新
懸屋角車翠被春寒聽雨睡白頭日午趁風梳好官付與諸郎
做千古封畝意有餘

春遊石湖

越來溪上水融融間鷺鴦夷棹底風暖霧黃浦治平寺燒痕青
入館娃宮笙歌作樂年：少魚鳥閑情處：同吊古從來易興
感尚循華髮繫孤蓬

遊支硎南峯

詞客幽尋勝洞庭神僧名跡在支硎馬騎仄徑猶存石鶴放顛
厓尚有亭岩底泉飛輕練白峰頭龕蝕古苔青到來頓醒紅塵
夢萬樹松濤沸紫冥

送方養心遊茅山寄貞居外史

天上仙真騎虎還山中宰相著書閒神明秘典抽金匱早晚思
言下玉闕風磴入雲芒屨冷松花滿地木畦慳願隨君去携薪
水猶得栖遲澗壑間

至正三年癸未冬辜月廿六日貞居由荆溪過林下留
旬有三日為寫雲林蕭散圖併賦長句書其上留別

人間契濶六年餘清夜迎船過隱居寒日當堦散霜雪踈篁繞
壁韻笙竽燒香遂入維摩室振席閑研老氏書久識先生有仙
骨莫年服食轉清虛

六月六日初度有感

三十六陂空似昔荷花荷葉待誰看星辰不合躔龍尾性命何
嫌似鼠肝盤石處安心不轉蓼莪纔說泪難乾晚來惟有牆頭

月依舊清輝照鵝冠

嘉潘總戎征南回

萬里乘輅出帝城涉波南海斬奔鯨回轅不困壺中隱乘棹來
尋谷口畊尚可班荆談智略何嫌拾芥取功名更吹簫管揚州
去莫遣春愁白髮生

送蕭萬戶還蜀

搃戎西蜀幾經年從事誰令爾獨賢躍馬莫矜橫禦賦聞雞不
道枕戈眠韜藏寶劍塵生匣愛惜琯弓夜弛弦歸到閬州三月
盡江花如錦照行鞵
百丈牽江詣閬州旌旗擁接舊君侯按行貔虎千巖戍蹴踏魚
龍萬里流奪錦亭圍花陣雨離堆記積蘚痕秋平生謾有相如
檄擘手何時作勝遊

次倪元鎮見寄

穴墻薜荔根株懸倒架葡萄藤蔓牽非無洛下先生屋須得印
州錄事錢鴻鴈天高青不雨鵲鷓沙晚白生煙松雲隱屋結構
未何日書來解榻眠

元鎮函

倪郎作畫如斲冰濁以淨之而獨清溪寒沙瘦既無萍石剝樹
皴能有情珊瑚忽從鐵網出瑤草乃向齋房生譬則飲酒不求
醉政自與物無虧成

贈篆刻朱生盛

子刻印如刻秋濤轉摺變化手縱操蠟扁神凝李斯篆冝繁妙
悟庖丁刀漢章舊制蟠龜鈕魏武新書闕席韜太史周南縱留
滯劍文仍欲洗金膏

排律

送達兼善秘書

木天高拱夜何其翠被初寒更漏遲上帝錄書藏紫禁貴神然
火出青藜縣知榮府稽誣處預想虞廷獻納時厚報函盈茶薺
頌湛恩心寫蓼蕭詩豈徒述作矜雄豔政以都俞啟蔽虧國典
每鴻雙賜筆寵光長發萬年枝從容寶鼎開金鏡縹緲祥烟度
玉墀儒術致君還有道皇明鑒物本無私廟謨已發群生秘岩
穴寧令一士遺歌詠太平還有日腐儒頭白在茅茨

送吳平章

聖君圖治思黃髮國老除書下紫宸身喜圍腰虹玉重眼明補
袞色絲勻乞言應咲桓榮陋濟美誰如鄭武頻阿閣近天鳴采
鳳恩波澤物到枯鱗錫書每啓金華秘賜饌時分玉食珍出慮

豈惟閔世運旬宣何以布皇仁門人莫惜狂論事馭吏何妨醉
吐茵豈但勲名夸衆口太常旂上是三辰

送林照磨之越

朱甍翼々小蓬萊秋水芙蓉次第開真宰不遺生物意叅謀須
藉出群材風生幕府文書靜月轉城樓畫角催喝道莫驚劉寵
廟賦詩還上越王臺鑑湖水漲陂間稻禹穴雲荒石上苔土有
茶芽方入貢陵無麥飢孰興哀齊民慄惻知何已此日登臨亦
快哉日脚蕭韶天姥下朝頭旗鼓孝娥來神人驩喜樞風順溪
上千帆往復迴

盛氏野秀堂

野秀堂前湖水綠繞湖千嶂列簷阿岸花隔浦飛紅雨林木含
風擁翠波酒醒忽持如意舞詩成或擊唾壺歌絕憐吹絮翻金

鯽更愛將雛睡白鷺隣艇卸帆繩擲布田扉邀飲町畦過栽蘭
九畹秋紉佩織錦全機夜度梭去國娉婷誰共載迤虛放曠自
同科橋中儘有高巖樂奈尔春愁髮影何

顧氏綠陰亭

顧家亭子綠陰、楊柳菰蒲岸、溪鷺下積陂明霽雪鷓啼藪
薄度鎔金涼雲覆地苔粘屐踈雨沾衣露滿襟境曠始知清晝
寐舟行忽見白漚沉錦香承宇花如霧星采當階月在林荷鑿
課童栽藥物開窓傍水候登音湛癡元自能談易稽鍛何妨善
鼓琴况是松醪釀初熟公餘莫厭客同斟

周左丞玉雪坡

玉雪坡前一色雲更無純白闔氤氳春回土脉孤亭在山掩人
家半路分鐵石崢嶸推宋相江湖冷落念番君調羹佳實花時

見歎笛清風海內聞墨積硯坳留鳳味香飄池上點鵝群商盤
久向坑灰冷秦篆何曾野火焚已翼廟謨躋丙魏兼聞戶履有
河汾腐儒獨愧身如腊已老何殊辟蠹芸

俞石澗讀易處

先生註易隱南城激石松風答澗聲式玉式金王度在一寒一
暑歲功成要參未畫須心悟洞徹羣疑貴理明葑屋見星元是
書囊瀛振柁可無程義精詎忍辭捫舌樂大何妨枕曲肱雨露
每滋庭草綠雲霞不礙晚山橫成林詎舍千章木求友難忘百
轉鶯歲月推遷陳跡在啓蒙長憶酒同傾

渡江

突起金鰲王作圍天於設險出神机衆流不息朝宗意元氣長
浮落日輝雲葉暗吹神女佩良花應濕定僧衣魚龍不礙中流

舞鴻鴈能忘北首歸
桃葉翠顰楊子渡
麥苗青茁蒜山磯
不因慷慨投鞭衆
自是艱危擊節稀
搃會華夷民阜稌
分征玉帛使舟飛
射蛟人去空英傑
化鶴仙來嘆是非
西日柁樓仍浩漭
南冠髻髮故依依
書生閉戶堪終老
跋涉何勞與命違

書畫舫小集分韻得春字

雪舫夜寒虹貫日
溪亭臘盡柳含春
將軍結髮開全武
隱者逃名愧子真
醉裡都忘詩格峻
燈前但愛酒杯頻
莖美青點沿牆薺
研鱸冰飛出網鱗
稽古尚能窺草聖
送窮端欲致錢神
周南老去文章在同
谷歌終手脚跋躄
鰲歸來還自咲聞
雞起舞意誰嗔
盍簪豈料有今夕
明日桃源又問津

橘隱為秦文仲賦

橘熟曾登隱者堂
傲霜林薄爛青黃
花時吐蕊珠成斛
叢晚抽

條綠閔房子樹君封培植
大慈闍母老孝思長療疴欲得蘇家
井受命難遷屈子鄉
自以辟人甘護落誰令登俎薦芬芳苞緘
萬里深隨貢御宴群臣手擘嘗霜落洞庭天
宵根盤林屋野蒼、齋廬並海詩吟處
霧雨氤氳著紙香

寄楊彥遠隱君

子雲家在讓王村
昆弟三人行最尊
勝事不煩多屋宇
醉鄉元自有乾坤
蒙天錫福身長健
與物為春道自存
瑞玉墜枝桃結子
翠幢羅蓋竹生孫
按歌親製縈雲曲
教舞長開待月軒
藝足稻田青雨漲
睡濃薇帳錦香溫
不於野隱慚雌伏
政以朝趨怯駿奔
比跡梁鴻脫塵網
追踪巢父洗心源
佛香梵筴還投老
取次毗邪不二門

誰繼清忠竅老成韋蒼頭白氣崢嶸平生學術尊劉向少日聲
名蓋賈生製錦老為溪上邑橫金晚致悞中評高懷直欲吞餘
子爽氣何堪發九京絮酒益興霜露感書題重積死生情羊曇
慟哭青山路宿草萋萋夕照明

送銛仲剛遊金陵

銛衲來從日本東說法親曾授老龍珠樹摘花抽藻思金膏潑
水淬神鋒玄机不發空中鐫信器應傳雨裏春暫玩一輪吳渚
月便依千尺定林松江光宛似玻璃合山色依然翠黛重寒水
但餘鷗泛泛荒臺無復鳳雛雛霜凋錦樹存孤柏海湧青瑤見
獨峰未識咲翁空比擬城樓月上忽聞鐘

倚吳集卷之五

倚吳集卷之六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五言絕

石湖十二詠

石湖

滄波渺千頃何處覓鷓夷同姓千年後流芳著斷碑

新郭

闔廬創城郭俄徙傍湖山酒旆千家室今猶作市寰

拜郊臺

吳子築圓丘祀帝存墳址魯亦取聖譏大禘同失禮

行春橋

醉擁捧心過韶華艷綺羅至今湖甃上彩霓卧滄波

越來溪

始由嘗膽鑿戰檻逐波通今日憑誰占漁家一笛風
觀音巖

碧潭通海眼崖設大士座宛如訪天台石梁飛度過
治平寺

雲塢蘊招提開窓面湖渚時發鐘磬音驚散沙鷗侶
茶磨嶠

孤嶼突蒼翠波環鬱盤、誰嗜先春味當來製鳳團
楞伽塔

危峰聳浮屠七級雕闌曲影落湖波心魚龍駭常伏
越公井

隋將移城時鑿供萬夫飲清泠尋丈餘倒浸青天影
御書亭

勅賜宋名臣穹碑載奎畫至今孤亭中虹光照山白

紫薇村

公退紫薇省宅種紫薇花千樹臨山麓秋來粲曉霞

懷王敏德長者

清風起喬木虞麓浣花莊老我成長望平安字數行

懷亡友岳漢陽

白壁埋黃壤清風憶錦袍何當絮酒酌斜日下林臯

寄張景昭

舊宅桃花塢流波映草堂睽離將二月聽雨在方床
梧竹蔭蕭齋苔花綠上階可堪春欲去捉筆遣吟懷

朱澤民山水

吹簫江浦秋舟蕩碧雲幽擬溯巖松下詩盟訂白鷗

永定空衲者送茶

塵慮困春華蒙分穀雨芽醍醐滋舌本清氣溢詩家

岳生畫竹

脩篁含雨餘枝拂清風起掃破碧玲瓏高堂淨如洗

陳正子画

馮嶺少微星群峯列帝青太丘親貌得巖壑想嘗經

高彦敬画

千疊硯坳雲巖崖杳莫分圖餘清興在又為客書裙

過九里寺

湖邊法喜樓千頃冷涵秋吟遠維摩室風生杜若洲

李遵道新竹

逗上細行鞭苔茵暖透穿生無限意都屬薊丘仙

陳搏像

千年營一睡醒起欲安民忽睹金烏彩還山遂老臣

雲林小景

雲起野槁西層峰翠隔溪欲尋清閬閭古木極簷低

王元章梅

明月西湖上清光儼舊時東風露消息香雪滿南枝

子昂蘭

孤臣萬古愁湘渚水東流江芷汀蘼滿空令泣楚囚

子固水仙

仙姿豔玉肌輕拂五銖衣羅襪凌波去香塵蹙步飛

柯敬仲竹

羈栖江海姿飛墨髮如絲天遠鷺留影篔簹雨後枝

子庭古木

巨材千稔資特立僵挺、東風吹不回雪厓冰壑冷
明雪窓蘭

結跏向双栽濡毫成九畹襲佩芳馨多懷人江浦遠

六言絕

憶杭

湖山今古妍麗寢園此際荒涼春晚花開花落故交誰在誰亡

淵明像

棄官亟返紫素家資日付壺觴莫道先生長醉義熙年號不忘

西二首

六椽僦居避世一瓢淡飲怡情短褐少陵已往小冠子夏復生
雪噴滿谿泉溜雲屯匝地松陰隔岸芙蓉千疊助我吟詩撫琴

七言絕

懷徐士弘

錢唐湖上篠簖遊一榻長為孺子留頭白無成兩漂泊輸君天
地一沙鷗

懷張天民

金壇郭裏掃塵齋移向互興傍古槐孫子讀書兒致養更無塵
雜到苔階

張貞居神光樓看雨

東風吹雨弄新晴仙子樓居吹玉笙不是春陰在簾幙已應顛
倒落紅英

濛、靈雨向東來曙色軒窓面、開為愛條風吹潤綠莫教人

迹印蒼苔

碧雲千仞紫陽山都在東風化雨間
細與陽春同霽霖岸花汀柳亦斑

贈製筆温生

今春予八杭貞居張尊師方建神光樓葛井西師與予知舊
因留宿樓上對酒聯句予尚左不善書而師之書知名天下
予句出捷甚師捉筆便書然屢索輒叱其弟子謂筆不佳取
後出一枝上標温國寶姓名師乃喜曰是固揭學士所賞識
予雖不善書見師用筆書不已因取傍赫蹏小紙試之誠善
筆也既還吳國寶之子持行卷來首列揭公所品題而尊師
獨缺然夫揭公寓師樓居四月餘子得公品藻而遺尊師可
謂獲連城而失照乘矣行且入杭求師言以為重因詩送之
神光樓上春聯句醉裏從橫筆屢揮歸到吳中見蒙子斯文微

藝有神機

温生有子能傳業鄭老無書可寄君
他日製成壺嶺記尚憑毛穎話慇懃

病中寄王叔明

跌宕王郎天馬駒
冒蟠百篋外家書
雨窓卧病三十日
裹飯何曾見子輿

陶靖節像

袖裏慚無博浪槌
酒醒空賦稚桑詩
悲涼一曲山陽笛
滿眼山河是義熙

謝太傅像

秦兵百萬壓東南
宗社安危已獨擔
却寘捷書棋局底
諸君猶認罪清譚

病中寄光孝禪翁

我病在床身欲飛
棋鋒何日賭神機
想應近日繡經後
只有青山到竹扉

寄金山普衲

金鰲背上鬱藍天
長有神龍衛法筵
午夜江聲推月上
浪花如雪寺門前

西

舒歎風林雲滿谿
白駒空谷草萋萋
相逢不作蘇門聽
應有長松鶴未栖

濯足清溪水已寒
青山猶有此衣冠
黃塵三尺烏靴底
誰與歸來把釣竿

水繚山迴深復深
白雲茆屋住溪陰
溪南十畝堪耕種
何必囊

中季子金

桂樹連蜷山石幽
蕭然冠屨白雲秋
只愁畏壘無尸祝
不愧長年為爾留

桃花源上蝶飛々
誤却漁郎苦欲歸
雲白山青一回首
落紅如雨點春衣

仙人樓觀隔層霞
隱者烟蘿便作家
萬壑千岩何處是
停梳試問碧桃花

肥瘦二馬

獅子花驕蹴暖風
滿臆如飶氣如虹
年來恣飽天閑粟
朔漠當收血戰功

百戰纔餘骨與毛
枯株倚着費抓搔
何人終惠還芻秣
拂拭風鬣氣尚豪

裝竹圖

賦詩何處極幽探多在青山海岳菴一片綠雲塵跡斷萬竿烟
雨大江南

遊魚圖

潑刺春波藻荇深方池容得五湖心硯坳更有神龍在難邈高
岩旱歲霖

題文山佩刀帖

送露刀金柄屬誰空聞斷指血淋漓杜鵑啼暗江南月臣甫年
年淚雨垂

子昂臨東坡竹

戲墨王孫似子瞻雞栖石上着毳毳汴京回首西風急流落江
南共海南

東坡笠屐圖

得嗔如屋謗如山且看蛮烟瘴雨間白月遭墓蝕不盡清光依
舊滿人衆

伏生授經圖

老無牙齒語音訛斷簡殘編缺字多不賴閨中賢弱息帝王典
則竟消磨

蘓武牧羊圖

飛鴻歷歷度天山何處孤雲是漢關不滴望思臺下血君王猶
及見生還

岳王廟

復得中原後殺身將軍未必恨奸秦甘將三百年宗社君相偷
安莖虜塵

武侯像

魚水君臣百世師風雲魚鳥識旌旗三分天下何經意恨未中原復本支

讀碑圖

摩挲漢鼎稟饒願臣道為忠孝可移枉使南來五千里越江漫讀孝娥碑

月夜懷十五友

庚寅中秋夜月色如晝而貧居溪渚因念晉人云感念存沒心焉如割遂用東坡明月明年何處看詩平韻賦詩懷友云刻之台躔映五雲通明殿上玉宸君今宵賞月延秋桂滿袖天香不見分

趙宛丘

月華浮海綠烟收曾照神光湖上樓惆悵塵生白玉塵詩盟從

此負閑鷗

張貞居

屋角冰盤擁爛銀清光千里不踈親棄官歸去輕如葉應念滄江有釣綸

李雲中

覽古樓高桂影寒飛觴不厭接清懽天香落盡黃金粟軟語何由接夜闌

倪雲林

每念道人張一無京塵填眼鬪骸枯師資賊害無人理員子清光白玉壺

張文德

汲水秋風吹鴈聲一時分省有更生登高吊古中秋近盖有危言答聖明

劉張掖

天章閣下月孤明仍是中秋此夜情便到蓬萊宮裏住謝安應便念蒼生

秦白野

芝雲如盖擁冰盤携得玉珣午夜看山色湖光秋十里詩成應

更判琅玕

草堂賓主

闔閭城裏寄閒身四壁秋蛩語近人何異京華舊時月清光且
照白頭親

陳敬初兄弟

月上溪頭樹影長婆娑老子據胡床九天風露歸來後桑落園
林酒正香

黃金華

飛雲樓上月華明幾度中秋在帝京却有錢郎揮翰手倚闌橫
笛最含情

王季野錢伯行

南來看月異常年身在仙岩溪水邊名蘭帝心歸想近清歌莫
惜杖頭錢

張京兆

送張貢士

睢陽世緒邈如雲君獨曾蟠錦綉文莫為書裙散香墨好攄三
策表奇勲

送處州杜同知

見說吾家光祿墳長松萬箇入青雲子孫為庶杭頭住應立車
塵候使君

含輝天上少微星曾照蒼古括城山水高深民俗儉不忘辛
苦事岩畊

誰如別駕杜侯賢純吏心腸鉄石堅山坂高低時雨足郡齋篝
火看畬田

贈麗水治農少府

一寸山坳一寸田高低巖溜接山泉論升起稅斤稱穀此是山
城大有年

牛羊日夕下山時出穴耽虎正飢不有仁侯護豈畜麒麟折
角鏡梟肥

寄顏元卿院判

戶外梅花落峭寒
窓前銀燭剪更闌
賈生只為憂明主
華髮蕭蕭鏡裡看
年華汨汨可相饒
魚躍春冰逆上潮
畎懷君不忘處
汲生難遠武皇朝

寄王可矩宗伯

江上羊裘把釣翁
一竿烟雨致時雍
客星祠下山千尺
不在雲臺彩畫中
昔年簪筆上瀛洲
萬里青雲映黑頭
相業要知霜後柏
烝徒有楫濟川舟

寄沈存齋

終惠長歌瘦馬行
杜陵頭白淚縱橫
風雲滿地無春草
頃刻難

忘向主鳴

寄倪雲林

經鈕齋外月娟娟
嘗照梅花紙帳眠
回首三年幾圓缺
塵埃堆塚白雲篇

劉功父漢川亭

玉峯深隱漢川君
安穩書巢卧白雲
天祿校書兒輩在
青山留為客書裙

虞學士小像為其姪孫堪題

光岳英靈蓋世雄
九天象緯貫心胸
六經文字閑時運
韓柳孫丁又及公

紫芝眉宇鳳麟姿
自是文章百世師
何必凌烟畫冠劍
雲仍翼

翼奉烝祠

郭天錫雲山

飛墨來從海岳蒼春風吹雨滿江南青山肯被雲遮盡時聳尖
竒一兩簪

朱澤民山水

樓觀參差山礧坳漁舟遠嘯出林梢白雲度盡千峯碧鸞石出
人始定交

次泰監司提兵東廣西別吳中諸友韻

萬里南征瘴嶺過夜聞何處竹枝歌貂蟬原自兜鍪出盍斬鯨
鯢靖海波
白髮蕭蕭尚草玄故人江海慰衰年功成佇俟歸來日只在城
南尺五天

寄宇文國相

精思亭上李文饒且哀經綸鎮海潮相業從容龍尾道唐家復
數中興朝

寄貢泰甫授經

姑蘇臺下雨聲寒舍館青燈語夜闌父子日為師友處遺經不
厭靜中看
風、雨、百花洲何日春晴一醉遊滿目青山吟藉草鷗夷未
許獨扁舟

送陳玄禮之杭

錢唐湖上鷹聲秋涼入明公紫綺裘庾信清貧何遜老登臨難
寫古人愁

青山遶郭候潮過今古興懷意緒多到夜今人尚無寐
子竹枝歌

送何舉人北上

練川文學舊從游，戶屨儒生學最優。
北上神京當六月，涼風桂子已含秋。
聞說京師喜氣多，萬家齊唱董逃歌。
塢金何日寬民賦，海宇頻頻望泰和。

送僧還開先

廬山面目翠千層，飛鶴孤禪不厭登。
絕頂倚雲無脚力，潭珠三伏洒寒冰。

贈曹相士

魏武子孫誰尚賢，相人唐舉得真傳。
王侯蝼蟻知同盡，面取雙瞳鑑碧天。

陸仲明居笠澤以下養親裕如也討以贈之

韓墅橋邊陸抗家，灼龜靈應足生涯。
行人握粟遙相頌，虔奉慈親度歲華。
事親能孝祇天知，母子團栾不皺眉。
賣卜得錢勤孝養，菜羹香裏及時炊。

顧定之竹

虎頭孫子顧參軍，八法從衡寫墨君。
龍伯由來寶湖石，鳳毛何事刷春雲。

王元章梅

孤山無復有梅花，寂寞咸平處士家。
留得玉鬚醉時筆，歲寒仍舊發枯槎。

虞勝伯畫雨竹

渭川烟雨綠漪，公子飛雲出硯池。
萬箇青琅秋一抹，高梢特

聳鳳皇枝

館娃宮圖

複殿迴廊遶翠岑鴛鴦嬌擁畫屏金謾誇歌舞留君醉千古人
猶怨捧心

揩癢馬圖

啄瘡烏去未斜陽雨足春堤草正長摩擦樹根休揩癢明朝要
爾戰沙場

倚吳集卷之六

倚吳集卷之七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銘

吳縣儒學門銘有序

天下郡縣學莫盛於宋然其始則亦繇於中吳蓋范文正公
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之師文教之事自此興焉若吳
縣學按季宗諤圖經云文宣王廟在縣廡東南今三皇廟故
縣治也紹定初永嘉趙善瀚始建學於郡城西南之賓興坊
去姑蘇驛不百步其廢置遷易槩可攷矣宋以杭為行都中
吳乃三輔近地縣學互大於鄰邑然負城西隅於地勢蓋甚
迫窄更宋迄今累加完緝記刻具在至正十九年郡守海陵
周仁縣尹丹陽張經皆以興學為己任觀學之外門日就廢
壞乃始琢石為筵與楹上象日月堅緻聳隋翼以垣墻瑰麗

弘敬故稱其為子男學宮之門攝學事崑山盧熊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以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興學不及是也遂為之銘曰

吳邑有學由宋始完宋社既墟學宮則存維學有門聿嚴啟閉因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依侯民所共載戴琢石建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孚尹潤溫未易蝨朽石堅斯久何莫縣是以啓其節勒銘于茲豈特詆言來游來歌永矢弗諼

世壽堂銘有序

古之君天下者歛福於其己以敷錫於天下之人故人有樂生之心無歎息愁恨之苦有壽考之徵無夭閼折傷之萌武王訪道箕子大經大法畢陳之矣而終之以五福蓋以為人君貌言視聽舉合乎天至於思而睿睿作聖則又無所不昭合

焉人君與天一致而無二則歛福於己者豈私其躬而已哉刑賞威柄惟天是循子養萬民惟天是法舉熙然遊於太和元氣之中甘露之所霏霖祥風之所披拂則其享遐齡躋壽域斷非厚誣斯世也氣錯而薄世澆而漓夫以孔子之聖而不獲歛福以錫民顏子之賢而不獲享有壽考此其扶輿而磅礴者或清或濁或嫩或惡有不可得而窺度也世雖媮甚而王澤猶未竭民猶有享壽祺者然益罕矣故視曩時耆舊有傳耆英有會九老有圖蓋如鳳凰麒麟不可復見也已况自兵興以來鋒鏑之下劫燒之餘荆榛骨骸渺莽蕭瑟亘數千里無復人烟兵旣之慘未有甚於今日其幸存而竊活者溝壑是憂又何知壽考康寧之謂乎而金壇張德常迺於吳中所寓之室扁曰世壽以奉其父天民先生居之先生今年

八十歲耳聰目明氣神滋王其大父愛山先生年七十五歲而終其曾大父定軒先生於書無不讀於學無不講宋季趙信公最知人將起先生以共事先生知事不可為力謝絕之日與漫塘劉先生實齋王先生優游以終老其卒也年九十有三伯父村剛先生年七十有八至其兩老姑今皆年望九十起居無恙世言壽有種豈信然歟夫承平之日世享壽齡固足以夸艷今天下洵而德常以才幹在吳縣由丞陞尹人稱其賢既能養其父以考聞又能推其上世耆年夙學以表章暴白之抑亦何備何為而能若是耶豈昔之人當錫福之盛深培厚植不少槩見於世故其世壽若此其未已耶德常今則施之於用而其厚德之積則又在德常也遂昌鄭元祐辱交於父子四十年矣乃為銘其堂銘曰

金壇之山實系地肺山明川媚聿鍾人瑞卓哉定軒道隆康濟
歛英弗施當宋之季身躋上壽名高一世有子有孫俱享遐齡
天何所聞惟其德馨德馨必芬三壽作朋永言世壽以堂以構
壽若有種善培滋茂良澤紹澤斯種斯獲我銘於櫟雖有秋無斁

石子硯銘

石有子孰孕形外斯石有靈硯之千其齡胤將文鋒世發硯

周尹堂硯銘

予無以潤一邑或蒙潤在茲硯坳是硯寔予金石交其或是之
般民不被其澤予視硯愧且外膠又何以解人之嘲

箴

進道齋箴

吳人趙子奇名其齋居曰進道蓋取諸老氏之言曰誰有拱

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老之謂道不能無憤排矯激之偏亦烏知吾儒中庸大道之全哉故是齋用言以箴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而間人物悉具奧妙綱常倫理是道可求不違戒懼謹獨用修斯道甚大尤至精密屋漏有愧於道則歎苟欲進之其少懈斯勿流異端毋惑他歧進不已始終敬慎坦然由之實可賢聖

近思齋箴為高昌傑公遠作

繫人有心孰能無思而惟一睿聖可期聖徒示訓在思之近譬則升階歛步而進級盡一級學博理窮篤志切問仁在其中始於親、遂及仁民方至愛物由漸以循格言用疏異爾箴規敢告爾府敬而聽之

贊

韋臯銅像贊有序

案韋舉自為隴州留後當朱泚之亂德宗出幸奉天盜賊滿天下而臯能於此時竭忠徇節斬泚賊奴并賊叛將事開于朝至建奉義軍節度以旌寵臯賊平德宗還宮闕名為金吾衛大將軍已而出為西川節度使時吐蕃與南詔不時入寇而臯能用間出奇南詔復臣吐蕃失援西南之民遂獲蕪息德宗累其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蜀人德之至範銅為臯像故老相傳大家鑄臯像至與臯身等中人之家又次之雖貧下小家亦鑄銅為小像長僅二三寸許歲時祭拜如神明焉唐亡臯大像莫之見其小像散落民間者至用為鎮紙不忍致毀夫臯一介書生其功煥烈耀竹帛而其小像流傳海宇者何止千百人一是稱之唐韋臯像也夫唐

有天下三百有餘年其臣如臯者固不少然臯像獨傳於世以見臯恩德在蜀之人思臯不忘新舊唐書乃以劉闢嘗事臯竟列闢與臯同傳闢反於臯歿後史臣互寘闢於叛臣傳昔老聃與韓非同傳人猶謂靜躁不同刑德斯濫况闢反叛與臯同傳豈理也哉於是作臯範銅小像贊曰
猗臯之生本自寒素及其樹立為唐哲輔南詔復臣吐蕃却顧威振殊族天聲誕布微臯功名坤維幾捨蜀人思臯祖也父也無小無大像臯於治以尸以祝錫之壽嘏唐社已灰臯像獨存世無董狐孰昭蒙昏於千萬年我舌弗捫

張吳令像贊有序

曩予客荆溪主岳仲遠仲遠中表多姻戚若王君仲德其一也仲德以宋闕閔居州市時延金壇張天民先生訓飭其子

弟父之先生德孚其身行孚其人凡溪人家無不敬慕之者於是買田築室請先生挈家荆溪之上今吳縣尹德常則先生冢子也德常日侍其親內而家庭外而朋舊人得其驩心暇輒讀書講學德業滋進于是德常充然為荆溪之逸民夫何淮甸兵興而荆溪遂為戎首向所謂田園室廬盡為瓦礫德常遂奉先生辟地來吳以才著聞起家吳縣丞由丞陞尹縣遭亢旱焚劫而德常能涵煦以仁恩自非才美兼具能若是乎僕與有世契見其松石小像而喜之為題其上云
鍾英金壇蜚聲荆溪以孝以友身脩家齊辟地來吳起家佐邑陞之製錦藹乎仁術莪冠野服松石之間逍遙天游良常之山猗歟先生有此令子爾公爾侯必復其始

俞仲溫像贊二首

能讀父書而不迂能盡子職而家腴人知石澗翁易學之粹而不知其令子之非拘儒也幅巾深衣有粹其容敬以持身所謂以道始終者乎

子之先君子學易究源委從衡變化間悉其終與始子克紹其家以敝其生理甘饑之養溫清之室冬之夜夏之日是謂能孝而有闕乎世教者也晚更事變歸休田廬有孫牽裾有子讀書優游乎石澗之書隱庶幾乎俯仰無愧者歟

孫高士像贊有引

國家以清靜玄默扶翊政教故道家流有所謂止一也全真也雲間孫高士明教者隱於其里九峯三泖之間讀書績學築草堂三間日偃息其中故雖甚貧用前人苦志篤學名其齋曰映雪手鈔書數百卷皆小楷齊截然有以為無所用於

世視田野閭寂若將終其身于是全真教主闕真人號之曰清隱處士夫隱者之人初不擇于清與濁故屠沽負販可謂之濁矣然隱焉曾不異于考槃之士簫舞之人善乎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故隱者不以文自章其來久矣今高士曰清隱豈外乎濁哉安知九峯三泖之間田翁野老朴茂純質于清濁奚擇焉遂昌山尚尤老為題像曰自吳大帝、江東雲仍如霧莫悉其初終猗歟明叔父屏隱乎葭茨之浦鮫龍之宮而其志則在乎映雪夜讀將萬卷羅絡乎心自是誠其像耶有相斯長矣非其像耶何其逼真而飄乎烟水之上矣譬之郢鼻之斲槩難乎名匠矣

蘭渚生像贊有引

生而負偉異之才傑特之器必不肯齷齪為轅下駒老死而

已人間世固有所不屑為于是欲乘雲御風視蠅蛆誦億萬
起滅何足道哉迺遂棄俗欲與古仙人積精鍊氣以至於
長生然既曰仙矣惟恐人知之也鍊之冥之中修之擾之內
顧吾身才器雖未能與天地久長然天君期復一念萬年湛
寂真明百神聽命凡所謂龍虎鉛汞以成金匱而不壞者豈
區區服金石之謂哉蘭渚生妙悟此理而進此道者也有為之
盡其像遂昌山尚友老人鄭某贊之曰

蘭生於渚人孰蘭予惟生如蘭湘壘匪不取既紉之以為佩
復緝之以為宇壘以忠自沈生方以不死自神逮將系萬古而
一成純是之謂蘭渚生庶幾乎得其真者耶

題

題瑞竹堂記

秘書郎白野達公兼善父守越有治政其喪母夫人於越也越
之人乞田葬於越至正七年春眼闕其秋天子以禮部尚書
召公北上道吳遂昌鄭元祐送公西出閭門外即驛亭坐語雖
匆遽然猶握手論文首言在越時嘗為越僧永師者作瑞竹堂
記公自喜是篇誦琅琅可識也然恨未得見其繕寫本已而師來
驛亭別公去意恋不忍舍乃知其不憚遠由越送公入吳永佛
者也豈有所外慕乃依於公哉予以驗越人愛公之深非苟然
也明日師携卷過予得所謂瑞竹堂記讀之信乎屬詞工而構
思密也夫竹之為瑞豈足以發公之藻思願猶若此其精密矧
朝廷之上麟鳳龜龍諸福之物待公紀詠論贊聳皇家盛德如
三代之隆此固迂儒所屬望也而非溢美於公云

題諸體帖

六書垂世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乎不其然而取義至精多蘊與後之王者世守之又懼其傳之久而亂之也於是命有司歲一出考察其文之異者而同之周衰而列國異政鍾鼎銘款有不於六書者紛藉然猶不至大夫其真也今觀此諸體篆幾於戲矣是皆古制不存人自為學其夫可勝言哉可勝言哉

題雪擁藍關圖

按唐書昌黎韓公從裴丞相平蔡還朝擢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以鳳翔法門寺塔藏釋迦佛指一節勅中使杜英奇香花迎之入光順門內三日仍送還寺時王公貴人下及士庶無不傾動布施供養填塞道路公於是上疏極諫憲宗大怒遂貶公潮州刺史行至峽關遇雪而其姪湘解后遂次用賦七言律一詩世所傳誦謂其詩義而有禮夫士生於世出處

兩塗而已吾非匏瓜無繫而不食故必出而事君然而出也下必審其時之如何使時不可出固當儉德辟難時而可出而猶低徊隱約以獨善其身則又君子之所不予也唐更天寶以後積衰亂以至憲宗乃始屈已從諫群賢在朝逆賊就剪勃然方興公於斯時倡文武周孔之道以事其君遇事不諫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故雖暫斥一時千載之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則由其出處惟道是從無可貶議者也世之君子觀此圖畫慕公斥逐於憲宗之朝是君有可引於道之資公之諫非肆意而言也人當觀公平日所以持身守官者皆盡其道而後可以諫其君也不然則是朝不坐燕不與始可全身遠害而已耳不知出處而曰安榮而無貶則又皆公之罪人也

先儒謂天以形體言乾以性情言帝以主宰言蓋皆以理言之也然所謂帝有非視聽所及見聞豈以紫金為闕玉清為宮紅雲一系之中冕旒袞裳百億侍真森羅擁衛以掌冥樞禍福福善以主宰於億萬千劫之溟滓寥廓其可也哉唐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尼真如恍惚升天得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
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至今楚州寶應縣勒之金石者有所謂元黃天符并穀璧有所謂如意珠有所謂琅玕二珠有所謂玉印有所謂雷公石斧有所謂玉雞有所謂王母二環有所謂紅鞋鞞有所謂玉珎有所謂皇后采桑勾凡十有三寶應為西漢平安縣寶從天降於茲也故朝廷為之改元時上元三年夏四月也真如見五色雲中有人接尼登天見神人若天帝與以上所言十三寶使携以下人間厭鎮兵戈腥穢之氣使其所

寶誠足以鎮禦世難則玄宗宜享高壽不應遽崩而肅宗亦繼之以物故於時祿山首叛構兵史思明連禍尤慘使其無有則不應改元改縣以紀瑞也然唐自玄宗尊崇老君為其始祖每詔下郡國輒言老君降又言得老君真符其事抑亦可恠矣宋范蜀公作唐鑑不直斥其妄而但歸罪於肅宗儒者據經義以為言扶植世教意於子不語恠司馬公作通鑑欲世之人取鑑於理亂興壞故真如得寶亦皆備書其旨微矣今平江路總管周侯信夫寶應人嘗得寶圖石刻恐後泯滅奉藏縣之崇真觀開山道士曹君執善為侯鑄之石侯由淮入吳偏歷清要莅官臨民謹愿恪實吏畏民懷逮所謂無言不讎之君子也其於是記殆亦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謂歟

今集慶昕公向年客南屏覃思文字視明教寤音不啻方駕過也故論議詩與文蘄少許可獨盛稱吳人袁靜春先生所為詩清麗秀潤數十年所無有某已驚掉而昕出先生詩讀之恨不多見而昕言已足信及來吳先生之子泰仲長與僕相友且已集先生詩若干卷刊行因盡得先生而昕之言益信此卷先生乎澤仲長寶藏者鮮于君首題直以杜拾遺黃太史並言黃從杜出其間不可分寸亂鮮于大手筆而其言如此盖有所見尔昕公今為天子祠官言論重當世某閭巷賤士不足知先生故托昕推重先生之意於後而歸之仲長云至順辛未四月書

題石澗書隱記後

鄉予入吳時吳中老儒先生尚多存者潛心於經傳無意於利祿仰館授以自給托筆硯以自怡義冠褒衣非書史不譚非理

義不由若俞石澗先生盖一人也先生於書無不讀而尤潛心於易其為註成書而先生物故今幾三十年而先生之子玉將以易說刊行於世且建石澗書隱於采蓮里有花卉竹石園池室廬真稱隱者之居焉嘗謂易有消長之道始予入吳民負賞相雄無幾何時而消息盈虛若夢中事願欲如先生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而不墜要非先生幼躬厚積不能若是也里人陳君子平為作記文字齊截可喜故某書其卷末如此

題兩伍阡表後

自兩淮兵興中吳雖粗完而飛芻轉粟軍須百役無畧剗停平時文物視他郡粗勝今則索然矣况淮東戰區積醜醜血其人士奔逃流落之餘喘息且未定而兩伍張氏家其孫天永挺身而來避地常熟扣門請見以禮部員外郎余君廷心甫撰其兩

伍阡表視所書則予故人宛丘趙子期也讀之乃知其家一門
五世詩禮克紹由文儒顯筮仕于朝雖更亂猶乞言于人表
章其先德夫以中吳尚完文物已不逮昔而天水頽拳其世緒
自匪身更百罹不忘其先者弗能爾也當趙宛丘後書阡表迨
今十年矣為至正十五年乙未秋八月丙辰識

題良常草堂卷

荆溪王仲德以故宋將家子孫博古嗜學延致金壇張天民先
生於其家德常蓋先生子其父子績學能以其道行於荆溪荆
溪之人為其父子買田築室居甚克設無朋從枉訪仲德必過
德常飲酒賦詩蓋極一時之盛卷中所謂良常草堂者德常扁
其室示不忘金壇故居日接良常之山也俯仰廿年不惟當時
朋双太半淪落而荆溪更世變鞠為丘墟仲德亦避地去鄉土

故獨德常父子僅存全其家於中吳而德常以文學起家今為
吳縣尹予與德常最友善觀畫誦詩感念存歿為之慨然

題薛真人誄文後

玄卿向留吳為斯文契誼數相從已而還山中詩文日已精行
業日已高且謂余曰今奉璽書領教事往杭之佑聖觀子幸一
來豈料玄卿遽沒於山中也耶鄭無用出杭仙儒張伯雨為之
誄三讀其文而悲之若玄卿者方且於古之博大真人游於太
微之上夫豈言語文字所能贊美哉

題復見心清江行卷

見心携江西友契詩文一卷入吳中讀之所謂幽然而光蒼然
而古者皆具有焉近日人情薄至以詩卷送人不異土產風物
然可讀者蓋甚寡由索之者非具眼故雖塗寫滿卷令人嘔惡

見心雖柔門其於內外學高出人表宜其所貯皆連城夜光云
跋

大戴禮卷後跋

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聖字次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德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三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傅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

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穎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貴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成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

辨究數度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
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
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
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
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亶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
嘉興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跋聚星樓卷後

記中五君子者皆布衣時某俱得內交而友之者其交情疏密
雖殊顯晦亦異然不諂不瀆其始終則一也吳蘭陵手寫詩文
一卷以遺某以貧而屢遷竟失之論其所學方當大用豈意其
最先卒柳東陽以七十之老赴召北上居無幾客死于京子長
與某同庚聞其赴召至錢唐而疾作甫及家而逝今滯然如魯

靈光高卧武夷山中則杜徵君也雖時有書問知動履然不面
已十餘年惟黃侍講前年名赴都去歲辭疾輿告南還中書過
道使趣赴關今春劉張掖降香南鎮而道吳也聞其老而強健
今敬德之樓居溪山宛然題識仍舊然復欲得五君子者登臨
笑樂以合并於斯樓之上蓋斷然不復有矣今年至正庚寅也

蘇文忠公恕察帖跋

觀文忠公恕察帖辭簡意真猶有晉宋間風流餘意豈若宋末
年繁文陋書為可厭哉

跋雲笈七籤卷後

莊周氏生衰周所著書於道有獨見豈諸子所能彷彿哉蓋其
時六經非有所表章也而其言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後世鴻儒輩出不能

易其言也至其論列墨狄禽滑墮郇衍田駢填到惠施鄧析公
孫龍之徒皆掇取其言以折中其是非舉無所逃於周之獨見
至論古之博大真人則推尊老聃閔尹然其謂道則不過懦弱
謙下為表空虛不毀萬物為質若所自序則曰死與生與天地
並與神明往與茫乎何之惚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周之
言若此非超然有卓先於腥腐之末世惡能若是哉太史公當
漢與欲上繼六籍成一家言然是時學士大夫更坑焚之後措
紳罕少無從講明所為迂惜者雅不足也將欲上繼軒轅下逮
漢武固乃局於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所為迂惜
者博不足也然而迂能有見于百家異同之說析而為九流獨
推尊道家氏之學以為無為無不為又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
則弊神形離則死迂之言如此是若有見乎脩鍊葆抱以固其

形神者故西漢二百餘年間英雄卓特之士皆有取於黃老之
學要皆迂有以啓之也今其書所謂道家者流之學雖不能盡
見其純全然祠竈方藥所由始醮祭祈禳所由終蓋班可得而
見矣由漢迄晉魏以至于唐昧其本而惟末是求忘其大而惟
細是適於是改年以為太平真君任道而為山中宰相却兵而
禱於大道構亂而結於諸方其極盛至于唐推其祖為混元上
德受其階為三光高明其英偉人君傑特輔相服食丹劑佩授
符籙改之史冊綿不絕書更五季離亂至於宋之初興與高道
絕特之士僅有希夷先生未幾而張守真之後出逮乎真宗崇
奉天書以王文止之賢猶不免况王欽若者乎時之人以時君
所崇尚也悉其聰明竭其聞見網羅六合之大搜剔群物之細
幽之為鬼神明之為禮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研

極乎三才萬物以著道家之為書所以中人君之欲首世尚之
大蓋莫備乎雲笈七籤之為書道家者流崇信之不異乎天真
皇人按筆以書之盛典也於是尊之度之列於飛天法輪祕為
琅函寶軸更今四百餘年矣能讀其書者蓋甚寡而况於校讐
手寫者乎而李虛白高士素有志於學仙也手寫是編凡若干
卷字結體適密終始端慎曾無錯漏其用心抑亦至矣繕錄既
完南走武夷山中求杜徵君為之序徵君所以稱道之者疊々
不絕而予與徵君交契非一日徵君既許與若此則予也安得
以蕪陋而不為書以繼徵君之卷末也哉

樂

書

與張德常 二首

僕贊郡無補深有媿於左右方圖念咎以挨屏黜又蒙移携李

力薄志劣何足堪之弟以稍遠教音為千萬恨伏惟坐治之餘
動履康適深慰深慰今因頌仲雅到州之便謹用附狀問起居
僕亦自是行矣仲雅道合氣冲才勝於昔者欲為把茅蓋新之
計令人忻羨會間必自見之也

比旆將之嘉定連日阻雨不得追送然朋友間以詩以序其所
以頌遺愛揚令名播德馨可謂禿盡老筆也已早晚鏡諸石如
馬令皆有嚴尊皆有學問何其酷相似也且聞下車之後一州
之民蒙被膏澤驩聲洋溢想見儒者治効非俗吏所可企及秋
高氣清亦欲挈扁舟至海隅以觀新政未審雅意如何州西隱
寺一老僧可中庭今示寐久矣其生時待僕甚厚至今塔未有
銘望閣下蒞揮其徒不可泯沒其聲光也舊友翟文中外仕官
久矣庶謹有學今避地在界牌之綽墩將飢死閣下能屈致於

治就學月給廩以活之六盛德事之一也秋向涼百穀時熟惟厚愛以膺大寵不一

與杭州路廉宣差起咨褒封岳王書

某老矣每自念先大學士忘其齒爵德以下交閭巷之小生不惟溫頤之而已其所以勸獎成就之者銘感心膂更百世其能忘之哉閣下以名門世胄敬歷中外遂爾秉麾出鎮錢唐某自恨孤貧動身如拔山徒極傾企而已故宋忠臣岳武穆王其墳墓在杭西湖北山更今三百餘年矣岳王勲烈在旂常忠義在海寓姓名在竹帛閣下文儒世家能言之能白之今岳墳主僧可觀者念王為忠臣烈士而求朝廷褒封祭祀之典缺焉自非閣下勇往作成則王平生何以著顯於天下江浙省掾史宗懷王於是事嘗彈竭其力閣下試扣之當知某言為不妄時暑

尚炎望厚愛為國自重不具

與烏程干壽道明府

某罪逆餘生本不可詳姓字上于几格然性賦蹇直見有義激于中者輒欲布憤懣為當世大賢告某舊居杭西湖西與岳鄂王墳寺百步而近故知其事為詳寺久廢於庸僧今宣政院劄差一僧可觀為住持寺有田七十畝典賣在烏程兩鄉豪處幾十餘年亦嘗數遍經官俾歸此田而至今拚為已有愚竊謂胡安定先生之墳得先生而後歸正今忠武功德正是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而何物鄉豪乃敢據其先朝所賜田自非儒者道義憤激幾何不以為迂且誕者况典寺田自有通例深惟先生公明所照不孤此意耳干瀆清嚴頌越待罪伏乞尊照不宣

與歸安牟景陽

某頓首隆山先生閣下前日聞長令即入吳以不獲一見為憾人從吳興來者輒能誦閣下治政之美清剛堅決百里遺民蒙被潤澤者和風甘雨溉及凡物可勝既哉某兀中吳閭巷間無足為道者茲特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忠武岳鄂王香火院也有田在湖州久為人所據今主僧可觀為住持欲經理之寺久廢而觀甚貧閣下念鄂王忠烈出力為理之亦盛德一事也冬間欲望履幙未審可動身否伏乞尊照不次

前以岳忠武褒忠寺主僧可觀訟田事曾具記上陳興叢氏繼而此僧來備言閣下見義勇為已為復得廿餘畝仰見盛德之至自為地下枯骨復其丞嘗功德何量耶因自念某生岳墳之西方其幼也目擊其廢稍長鼓篋雙旁一故宋老儒讀書又見江州岳氏及宜興仲遠之家圖興復之已而先人之廬不自保

比入吳罔知墳與寺之益墜而廟貌香火一朝委地也舊鄰有來吳者徃能言之言之未嘗不淚下也夫淚下者豈有所為而然哉秉彝之心忠義之激不能自己耳僧可觀雖愚嚘而能殫力為忠武晨香燈夕之謀夫豈偶然哉天於忠義之報必陰有以相其衷者以故忘其犯分輒書閣下閣下平昔忠義激烈德望孚人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茲舉也上當告于分司下必告于路官使其田盡復則觀且將紀公盛德刻之堅珉置之忠武祠下使萬世永久不朽夫豈一時拘拘者所能與哉情辭迫切伏乞照恕不次

與烏程張元明判簿 二通

去年嘗一再辱書有自吳興來者輒能言閣下持官持身冰清玉剛文穆公有孫矣英聲茂實夫豈久淹簿領者當拭目以俟

茲恃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宗以祀忠武岳王有田坐落
貴治久為土豪所據今主僧觀者將經理之寺久廢而觀甚貧
閣下能念王香火載在祀典肯出力為理之誠盛德一事也柯
博士近於九月初還吳觀遣人求書述以故柯公不及作書勿
訝勿訝未由會晤尚幾厚愛侍奉吉慶不次

前日來吳不遑款一餐皇恐逮今岳墳寺僧可觀者備言閣下
德政之醇美可慰且言忠武王贍墳薄田雖已復得而無所執
證慮及久長必得湖州路一宗文據則其田畝將來始不為強
有力者所轉移也於是觀復至雲川有丹丘書與何節推可以
為其緩頰處完而畀之忠武有靈未必不鑒照在上也貴邑王
大尹三月間在吳亟於賈治安縣令坐間相會不敢易作書倘
會仲穆節史仲光博士德茂教授皆為致敬幸甚

上達監司啓

恭審輟講金華出司水監屬使節於漢室之老豈惟明農驗田
峻於幽詩之章莫先祖畛宣恩言則魚鱉咸若論人望則草木
知名歡騰隴畝之間喜溢江湖之上而迺扁舟適越意欲臥夫
東山一札來吳恩益隆於北闕蓋進退一循乎義命則身心倍
切於聖賢况憂國丹誠水萬折而必歸於海律身清節月孤朗
而不翳於雲故能屹砥柱於中流振高風於末俗况詞源決三
峽之漲理窟搜萬殊之同任道若韓而無其貴富之欲立朝似
范而有其憂樂之踪既悉其忠以事君不遺其暇以游藝交柯
玉樹補石鼓之殘垂露金莖發鴻都之秘人有其一已足尚公
兼其全若無能方且知無不為益加卑以自牧用是入叅鈞軸
夫豈久淹水衡某栖遲中吳困頓下土老牛舐犢願豈望其代

耕鳴鶴在陰亦非圖其繼和弟惟衣食之計難忘父子之情使坐視其飢寒實所不忍兼自厄於困窶何由克全既濁質不可以業儒茲苟啻乃從其為吏便蒙龔合之祿能無榜笞之憂事急目前慮拋身外旁無蟻子之援難似登天使有鼠壤之餘亦堪為地其如負病凋落不可裁蒔生成平時友朋公然曰貨而效其科缺上界官府明秉以心而昧其從違譬逐兔而疾是高才似鬪鴨而神槌毒手天乎此若命矣何言自非恭遇監司內相白野先生閣下吾道不基斯文元氣視顛連之無告不殊痛苦之切身識理亂之未形洞灼幾微而敷政某素聆緒論茲睹末光敢云蘇章之二天實希伯樂之一顧編摩雖淺依庇則深謹再拜具啓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再奉監司達白野先生書

竊觀洪範皇極之所建上有躬行之實下有觀感之化使天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舉莫不於此取則蕩平而由會極歸極之道夫豈外於其時君相之一身蓋君相者裁成輔相乎天地以左右乎民是之謂造命而不由乎命所造也職是之故老者以安病者以養顛連困悴者有托羶昧無識者有教愚而可進於明弱而可至於強久之蓋亦莫匪可官之人可封之俗也某不幸生而家甚貧右臂在襁褓為乳母誤出其骨節然以父兄之教在髫髻時即知向學雖隻臂不免薪水之勞猶未嘗頃刻廢讀誦稍長從先生長者講學禮薄如束脩不得行乘壺牽犬不得舉多竊以弟子都養之末以聽遺言緒論年將冠於六藝百家之言粗嘗涉獵今河南省叅知政事宛丘趙公念某力學蒙招於其家日夕講論月得脯金以資養親行無完履卧無完

衮則於文詞努力師法先秦兩漢名家者流支作而亦不敢出怪竒僻澁之言而必要於和平雅淡之歸未覺名稍動人自浙以西室僅有餘者延訓其弟子蓋年及壯而尚未娶籍知愛割衣中之贏為娶吳下貧醫之女遂連得三兒獨表兒身存餘皆病闕食指加而家益貧去冬趙公為國子祭酒雲中李公仲賢由湖南憲除漕府萬戶離京之日趙公躬至其寓道某子盍補小吏以糊口而贍親李公以斯文之故比下車即過某之僦居而以趙公之言告於是兒佶荷李公及今漕長章公成就之也於四月十三日遂押指揮下鎮撫所令於十月俟所吏顧迪滿缺收補豈料李廉使一旦棄官北上有平江富人子程丙者厚貲托談吏別押指揮攬小兒名缺某深自惟念貧病若此苟非趙李二公垂念斯文則佶兒區所吏夢想所不到今以二公之

故印押公文昭章明白以發行矣不識何故而程丙者迴幹轉移乃爾揆奪竊念病廢老生於六範六極所謂病憂貧弱者也趙叅政李廉使皆以太平盛世 聖君之賢相歛時五福以錫庶民為心也於是造託小兒令得龠合之祿以養某病廢殘骸今缺期在迩而乃見奪於富家小兒然此不敢自默有孤趙李二公之厚德也於是上告脫能宣布 聖君賢相歛福錫民莫先於寃者獲吐屈者獲伸貧老無飯者獲有所養是則閣下之任也不揆微賤上干鈞嚴進退之間皇汗悚反

疏

虞雍公誅蚊賦刺石疏

宋丞相雍國虞忠肅公嘗作誅蚊賦內傳後公之六世孫翰林侍講學士以文儒顯既告老還江右而白雲閑上人與之有舊

自吳訪之於臨川蓋雍公文集舊嘗刻於蜀而版湮毀學士後雖貴而雍公集求之不得竟不復刊學士之父叅政公大德庚子歲亦嘗至浙物色雍公集竟不可得而僅於道士侯頤軒處得誅蚊賦彙然竟藏於家上人以賦彙為請學士為發篋取讀上人曰丞相真蹟不敢望得學士手書一通東還吳則幸矣學士遂為草謄錄而仍記顛末於賦後上人念學士詩文好事者已悉為刊版若雍公之功業雖不繫於文字有無而誅蚊賦僅存耳兼聞江右近經寇亂百不一存於是上人欲以學士所書賦勒之金石庶經久弗墜而上人老矣力弗逮廼以此賦歸於公之八世孫戡字勝伯者俾刻之勝伯既績學克世其家以世故棘藜益貧困固宜寶而藏諸而猶慮夫泯而不傳抑亦負上人之意敢以是干諸好事君子見助焉則賦刻諸石無難者

矣敢請至止十七年秋八月臚書

重建岳鄂王祠寺疏

杭州路西湖北山褒忠衍福寺伏念故宋太師忠武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似祖豫州乃遇晋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於栖霞嶺下建寺祠于秋水觀西落日鼓鐘每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之愚頑盡壞久長之規制典祊田墮佛宇春秋無所丞嘗塞墓道揭神棲風雨遂頽廟貌鳩鷗夜啼拱木躑躅春吐斷垣淚落路人事闕世道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換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覲 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思覃異代下均士庶

咸共見聞謹疏

追薦故元帥達公亡疏

斷賊拚死入臣之大節凜然請佛證明朋友之交情痛甚竊念物故中奉大夫浙東道都元帥白野達蕙善先生以科名甲天下以行義著朝端潔白之操寒於冰霜清明之躬炳乎日月切磋斯至殊有得乎聖心啟歷雖多不少罹於官謗使久居廊廟必有益寰區柰東觀未築之鯨鯢鍛魏關孤鶩之鳶鳳身後終一息能續蔡中郎之傳眼前方百懼誰念顏杲卿之死某托交最舊慕德如新慟哭西門羊曇之淚如洗蹈死東海魯連之恨奚窮匪依憑覺皇局薦揚烈士伏願英靈如在豈但毅而為鬼雄幽爽不違要且張而作人極以助神當代以增光斯文

僑吳集卷之七

閏三月晦日羅槩校訖是日午刻大雷雨

僑吳集卷之八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序

思賢錄序

宋自祖宗以來容受直言鼓勇士氣故鄒忠公以其師友淵源之學脩身慎行正色立朝以為天子之職莫重於擇相哲宗不惟其賢而使章惇柄國故抗疏極諫又以為君有過舉莫重於夫婦后妃之間當哲宗朝孟后廢非其罪又上書極諫於是連遭貶斥炎烟瘴海萬死一生而公處之裕如非公天資學力不移於禍福利害不懼於刀鋸鼎鑊其能力追前修垂範百世乎徽宗嗣立首用蔡京其誤國又有甚於惇者當即位肆赦故公復得生還當是時君心既迷於奸邪國政日淪於荒謬公賈志垂歿猶以國家為念是與司馬文正屬續之際何以異哉公既

返葬毗陵其墟墓易世後松楸殘剝幾至蕪廢郡士謝子蘭深
惟毘陵公父母之邦也流風餘韻所以漸披鄉邑者當宗之已
毗陵獨城守不下雖其民殲焉要皆公忠義使然也時既平矣
典禮修且明矣而忠臣烈士烝嘗不續丘壟不完祭田不復何
以敦勸臣節於是再三懇於官一如子蘭所請子蘭又哀錄公
存歿始終片言隻字無所不載凡若干卷謂之思賢錄夫宗以
仁義立國其家範端凝非漢唐可及方孟后禮成見宣仁后宣
仁固已知其賢且識其將為國家當禍難使后不廢且亦從二
帝北狩后得脫身渡南左右高宗享國江表禍樞倚伏有難明
者若公忠諫大節則不繫於此云

荆南倡和集序

向予客荆溪岳氏家而梁溪徐元度延於溪上梁溪非有高山

深林若荆溪之宏邃也然其人士之美不減荆溪故兩地數相
往來吳人周履道讀書績學久矣其館授亦嘗與予相近大篇
短章所以示予者顧已駭人令人畏服別去六七載復相會于
吳自罹變故來心目昏耗坐語久猶未識為履道也以小帙示
予讀之始猶未以為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優柔含蓄非
自其性情與道脗契蓋弗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迥絕不相似諗
知履道更亂離與其友馬孝常游荆溪間邃之為谷厓泉石深
之為洞窟聳之為岩巒幽之為林壑敞之為人烟聚落二子者
窮幽極深一草一木蓋無不入於其所賦詠者柳子厚久居夷
陵不辱世用於是極山水之勝發為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
遠今二子身遭百罹願能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吟
鏗金擊石二子者謂非奇絕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得與盤礴

徒誦其詩使人傾企瞻望云耳

送丁希元序

淮西公告老於朝 天子不允召拜翰林學士於是公乘傳入覲而以其甥丁希元從公與希元皆幹端國人幹端與國朝地若犬牙錯列去江浙二萬餘里希元初侍其親讀書江浙間稽經質疑問學大備使對策大廷其取必右選若探囊發所素有曾何難哉會舉選暫罷人惜其學成而時違而不知其蘊用以俟時也今淮西公於玉堂清署從容獻納者紬之於心熟矣科第其能久輟乎然則希元富貴其所固有若夫期待希元者則豈區區富貴之謂乎吾老矣異時擁幢蓋而南也下士忘勢能如淮西公則必款予於畎畝之間矣問焉而以言其功名所成就要豈無以語我者希元其知所勉夫

送倪中愷序

向在杭識上饒祝君蕃遠父時方設科取士而元祐獨取周秦兩漢間文朝夕諷讀之法其言為文章以示他人漫不省獨祝君與宛丘趙君子期恒嘖、稱善然不能自審其如何夫以某之孤窮而二君之卓識偉行其不阿某必矣二十餘年之間趙君繇高科顯于朝祝君嘗鄉升今為番禺郡博士獨某子、江海上海僻學不可售於人人至指目相笑訕甚矣其習之迂而命之窮也去年秋中愷自昇來吳鄉嘗從祝君戶屢間識中愷夫以君學行之純明其從游之懿美斷可識矣然於中愷竊有感焉自道術為天下裂學者膠於訓詁章句於是聖賢心術之精微愈近而愈違愈合而愈離中愷獨能得於師之說身從心乎言從行乎故能造造一致以自達于坦坦之途今中愷挾其有將

上京邑以其師之相予也須一言以贈其行元祐窮甚矣亦何取於其言哉入朝見趙君為某言曰使老祝君於大山豐林僅私泚其徒耳孰若使之泚天下之士哉昔宗胡安定先生其門人高弟用之畧盡而先生之道益尊故曰達視其所舉於中愷之行也能無望乎

送顧定之序

顧於吳為著姓自丞相肅侯而下代有聞人至虎頭將軍用文藝擅時名而世獨稱其繪畫至今吳之士風流文采既非他郡所能彷彿若夫江山人物竹木花鳥點染之而英華發披拂之而精緻具其繪事精妙又不下於古人是則流風餘韻漸濡涵煦夫豈一朝一夕哉今顧君定之讀書績學既已熟之於父兄師友矣至於游心繪事則雖老於丹青粉墨之間者莫不推讓

之夫以定之才俊如此使不由門地其肯落拓不為斯世之所用乎而定之用其先府君松江府判蔭省檄一再徵為巡檢今取任蘭溪之某處夫蘭溪之為州也山清而水深定之警邏之餘於登臨之樂得溪山之助發其才藝聲而為詩形而為畫孰能禦之定之尚益培其素植以入仕于朝行且為名卿于當世區區巡捕夫豈久淹定之者哉吾其俟子于東門之外矣

送王季楚序

至元三年春正月越人王季楚侍其父節推君上京師節推君嘗為海漕府經歷漕府治吳下君從政一切本儒術所至人愛戴不忘其道吳也父子恂恂舊嘗與往來者雖畸人遁士亦具杯酒肴蔬相勞苦意則願其須臾毋行而暫留也則又相與為歌詩以攀戀之而屬元祐為之序元佑廿載前曹以諸生拜其

大父水南先生於杭矣今為序以餞季楚元祐惡得不哀且老哉水南先生長身寬衣冠巾紵德容于望之如貞松峭栢棟梁器也而匠氏淺拙莫之識焉吾固知其後之人才美之無度也於是節推者用醇德大其家而季楚諸昆季詵林警敏好學則是王氏詩書之澤善慶之報方來而未已者水東注而日朝出也其可量哉京師人物所萃聚季楚觀邦家之光覽都邑之會發其家學以成功名余光矣時從尊公講道會稽山水間季楚其亦有以語我

送蕭天祥序

永嘉蕭天祥將赴蕭山縣學教諭蕭山越屬邑聞其地僻左而民醇今之庸妄人為學官者相屬也夫以天詳之學業文采乃始教諭一邑其邑之人士固幸矣然元祐亦以為天祥幸焉其

幸何也蓋古人道無常師而况誠其可師者哉鄉年韓有道先生入吳元祐嘗以諸生拜先生矣私自念自從子弟都養從先生而學焉其曠無聞亦何至於此也竒窮百憂莫之能遂其不幸孰有甚於元祐者今天祥教諭於是也而先生以文獻故家家於越之郡城數世矣元祐不識蕭山到郡城路幾何道夷險如何縣學事繁簡如何竊為天祥計縣去郡必不遠縣學事必不至於太繁劇也誠能謁告邑宰時往從先生以講討六藝百家之言譬之邇江河之支流其委系非不廣且遠也然終不若一窮其源也三年之久天祥其復相見於吳也學官年勞不足言其有聞於先生者山增高而川增深也萃李其太山喬嶽淵乎其溟海之無窮也學官云乎哉請以為贈

送呂惟清序

宋丞相呂文穆公以厚德兩入相及大小申公相次柄用致宗德業偉耀如兩漢盛時逮宗將亡而文穆子孫生武勇將帥如武忠兄弟起田間秉旄鉞赫然以功名顯著于天下武忠薨而權姦誤宗滋甚於是武忠之子平章公以襄漢歸國方是時藩屏之臣陷身重圍百戰死守五六寒暑天心變於上人心變於下故如節之上六以為苦節貞凶則其道之窮身之不幸豈獲已哉余生晚不及見內附之初年然自髫髻時待先生杖屨徃徃能言武忠之善戰平章之善守權姦之骨不勝誅季世之遺才興王之良佐有未易一二言者予齒日以長於杭吳昇諸鄒喬木故家猶有存者時見呂氏子孫珠玉錦繡之習輿馬聲伎之奉留予目而在予耳者今猶一日也無何歷稔既久草木之枯榮不同浮雲之變閃迭異迄今已老始識惟清於中吳惟清

之大父宣慰公平章之子也方宋有國時呂氏之貲業何可以筭計今皆淪落傾謝而惟清自幼好學六藝經傳百家之書蓋無所不觀而能絕意於進取勵志於窘隱寓吳城而居幾十年日從薦紳先生游一朝詣予別其言曰家有薄田在蕪湖而老父以隱約居湖上茲將歸耕以養父讀書以明理庶幾乎古人耕且養子將何以語我余謂惟清生宋季使享世祿顧何暇於學宋亡而家之貲產能令賢者損其志愚者益其過亦何暇於學茲惟清澡身若寒士養睿如愚人而能歸而畊且養磨礪其志不少退則問學之成斷可卜矣更十年而余暮齒獲尚存且將訪子於湖上其有於聖賢學術之精微幸勿靳以告我

送趙克上序

自仁廟設科取士更今三十一年初慮科舉久廢士習不同於是

河南省三歲貢士裁七人視湖廣則少矣視江西則尤少視江浙裁三之一今更一世累聖繼明河南士類曾不少增而士論亦恬不以為惟夫河南為國家內地其歸版圖甲子兩周于茲矣自昔士之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三代以降槩多出於大河之南顧至于今而士氣踈落乃若此涵煦而生植之者可不深思其故歟洛陽趙克上久遊吳楚間今秋將歸試于河南夫以克上積學之淵懿其登巍科縻好爵蓋有所不足道然不知克上斤取爵祿而已耶抑將建明於朝以父祖鄉黨之國衣冠禮樂之地深思其故而達其道將何以而俾之富庶有方教養有道尚庶幾於先王詳內略外之意哉克上異時勉之今其歸朋舊賦詩送之者凡若干人而某為之序 至正四年三月

送徐元度序

周以后稷興故其子孫有天下於郊廟薦饗其功烈而被之聲詩者一是以農事為言我朝起朔漠百有餘年間未始不以農桑為急務欽惟 世皇東征西伐豈知東南之稻米然既定鼎于燕有海民朱張氏設榮通海運用海艘趨順風不浹旬而達於畿甸其初不過若干萬興利之臣歲增年益今乃至若干萬於是畿甸之民開口待哺以迄於中州提封萬井要必力耕以供軍國之需如之何海運既開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國者因循至於今而悉仰東南之海運其為計亦左已至正壬辰廟堂大臣言於上即畿內開屯田深惟甸民不長於水畊而昧於種稻也於是毘陵徐元度由泉賦提舉出使江南召募江南有貲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相與北上未幾而畢集夫田作蓋民之所天故成周有天下豳雅之陳不惟其他而惟切

於衣食宜乎登歌雅頌之不敢少忘故能歷祀八百與夏商比
隆也秦起號富強蓋其民不畊則戰漢以孝悌力甲選士故其
得士為多趙充國平西戎建置屯田邊費為省降是莫不以屯
田致富強也然水有順逆土有柔堅或者謂北方蚤寒土不宜
稻然昔蘇瓌嘗開幽州督元舊陂矣嘗收長城左右稻粟矣
隋開皇間長城以北大興屯田矣唐開元間河北河東河西隴
右屯田歲收尤為富贍由此言之顧農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北
南限也然吳下力田之氓一旦應召募捐父母棄妻子去鄉里
羈棲旅泊欲其畢志於耕穫雖歲月不甚久然亦必使之有室
廬井竈有什器醫藥略如鼃錯屯邊之策庶乎人有樂生之心
無逆旅之嘆此則又在乎元度轉其情而聞之廟堂 聖君賢
相方愛民如子之時元度之言行且將用之為田畷用之為農

大夫其進頌於朝者亦將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之詩相表裏
余老矣尚庶乎其或見之

送牟伯愚序

故宗金紫光祿大夫端明殿學士蜀人牟清忠公以直道正言
凝立理度兩朝是時閣官方竊寵而公言之不置遂貶姑熟至
今脫靴返棹圖清風勁節照映千古繼而提刑先生風範學術
又與清忠相丙煥江南入版圖 世祖皇帝擢宋名臣躋顯要
而先生與邑人耻堂高叅政矢不屈先生兩子長為主簿君誠
甫先生是也季為治中君景陽先生是也若主簿君之博學雄
文治中君之言行政事皆海內所推重今伯愚在治中君為長
子以門蔭初授震澤巡檢遄辟掾浙東元帥府用年勞陞授福
建鹽運司知事讀書績學稱為簪纓家子孫治中君向以文獻

世系年甫冠遊京師諸宗工鉅學若閻承旨以下莫不推獎愛重時李丞相封固欲屈公出門下公毅然不從由是堙鬱逮晚雖迴翔下僚而剛特節槩不少挫抑伯愚能世其業上繼其前人且將躡柄用矧治中君知舊尚多存者伯愚行矣武夷山中杜徵君先生年已七十餘矣其道德方為聖君賢相所歆慕治中君無恙時平生友契先生其一也伯愚道武夷幸徒步入山望先生下風以致拜焉則夫所以治官治身者先生且有以語子矣豈但施之塩筴而已哉雖舉之天下可也

送岳季堅序

物不能寢盛而不衰故君子之於物以其外至而不可容心以去留也於是等之如變滅之浮雲如散聚之埃壘槩不少動于心至已之得於天而見於言語行事之間者則必兢慎畏惕罔

敢斯須或悖之是以君子顧已恒重而顧物輕良以此也昔者義興岳氏由其前人銖寸積之至於漢陽君而始大方宗內附初漢陽君以其所學游公卿間尊彝壘鼎書策琴瑟其辯博賞識既足以駭動一時然必本之以忠厚之懿美濟之以封植之久大故浙以西人字君曰仲遠而稱之不容口數十年來漢陽君物故岳氏竟爾銷謝而不復能有其家矣名榆字季堅者君之季子也季堅於諸子最警敏嗜學君喜其有夙成之資不惟延師教之至使裹糧負笈以肆其討論之益茲欲北游京師人訝其衣褐無寸羸亦何所挾而其然有事於數千里之外哉季堅曰先人由布韋登仕版其言行歷有可傳世而垂後者懼將泯無聞也吾將掃文儒先生之門庶幾委雄文勒貞石所謂發幽光於朽壤慰孝思於無窮吾豈辭不肖而憚夫負哉於其行

所交各賦詩送之而其復瀆之以衰盛之端莫匪外物若夫脩身以俟命雖已嘗熟聞然迂拙所聞僅若是故不愧強聒而告焉異時季堅能以所學致光顯亦豈能外斯言耶

贈張從善序

予嘗至毗陵過所謂小東門者寒水如帶繚城北流窄迳踈籬氏居雜出町疃間其傳城已近而物景甚於墟落盖更六七十
年矣而民氣未復兵禍之慘如此哉張君從善甫其先府君嘗錄事其郡內為常之民掩骸骼奠居室常人德之故挽君居之君仕既廉慎華門草屋稻畦蔬圃僅比下農夫之家而君居之不厭上以奉親下以教子其親與君皆終於是從善以其樂之也乃復葬於是而從善亦已老矣聞從善壯盛時喜讀書善騎射錦衣繡襪眉目如畫游燕趙間觴酒微醉箕踞吹洞簫間持

如意起舞聞者服膺觀者屬目中朝貴官多父祖交契用是辟樞密院譯吏日從親賢出入禁近其曉密清元耳聆玉音顧一時榮幸自謂剖符列爵無難者安知痲痲中作其堅志強力竟尔銷謝於是南歸以奉其親而今則遂老也士遇不遇命也要觀其所持循者如何耳從善時策羸馬入城府顯者無不舉鞭揖從善徐按轡去常民之老問有指從善而言者曰是吾故錄事君之賢嗣也事其親孝治其家嚴而交其朋從以信者願今貧且老而其所守益端若而人者豈獨吾常民之望哉盖幾於孔子所謂善人也已余聞於常之人已若是及審於朋從又若是朋從或者其徇也若常民之老巷言而野議夫豈有過情哉於是據其言為之贈

贈卞宜之序

魏武得國雖不仁然奪神器於群盜之乎則亦庶乎其可也司馬氏用其狙詐以覆魏僅一傳而天下遂亂崩披播蕩奄南服非惟外寇迫辱無已至於其國亂臣賊子日相尋於干戈當是時主勢降乎上國體頹乎下不有忠義孝弟之君子惡能有其國乎若卞忠貞是已世知忠貞父子皆死於賊名章汗青廟食百世然不知忠貞孜孜奉國動以身教故其時自放於禮法者畏公而不敢肆推波而助濶者憚公而不敢為典午之民能復有其國者繫公之力是賴豈特温太真諸人哉史言公墓遭發肌肉不變指爪復生忠義之報顧若此又豈惟廟食百世哉千有餘年之間世態起滅空花浮雲槩不足道若公之子孫則尤有表裡當世者余得宜之焉宜之以建德路錄事司判官未任而改辟吏都水庸田使司其清慎而好學疏通而能文非忠貞子

孫不能爾也吏秩滿考吳人士以宜之吏水曹有能稱圖欲章其德美也莫若形之言余於是復得其家世焉淮安路山陽縣則其世以儒而占籍者至宜之大父嘗為嘉興路安撫使後陞廣州等處總管逮其先君子皆以游宦寓浙西今宜之以年勞且將躐向陞進天將厚忠義之報則宜之赫然為世用若然則忠貞公之德業豈但顯著於晉室而已哉吳人士既相率賦詩以贈之而授為序首簡

送楊季民序

古者民恬安而志分定故雖一車也而輪人之志在合於規園有不暇志夫輶人之如屋梁也一車之製不遠而猶若此矧農夫商旅各有所志之事乎由此觀之民生其時異言有誅異服有禁所以養其恬安而定其素志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先王之

造士也雖皆教以六藝然學易則於太卜學春秋則於太史學禮則於宗伯學樂則於瞽宗惟詩與書得通授更秦而先王之道廢漢興六藝殘缺士各以其所便者為學然猶謹守師說而號稱專門夫六藝尚矣姑即詩言之風雅正變雖不同而舊章民風形之詩者方巡守也命太師陳之以觀民風然後采而錄之夫采之者有官而侵官有誠自詩定為三百篇采詩之官廢人矣而况漢更魏晉以迄于唐其為詩情聲節範亦皆屢變而不同大槩世降俗漓其聲容未必得其情而情聲之實亦時可以槩見其人矣昔孔子不以論篤與人然言本心聲自不容偽江西楊季氏自其上世皆工於為詩然閱其聲光不少用於世乃自以樂於大山窮谷間至季民其詩益工其窮益甚而其志益堅季民學富而詩工非不可它塗以求顯也蓋其志分定

而心恬安也於是其父兄師友相與言曰楊氏工於詩數世矣其工於為詩也期合於古人非求知於今人也雖不求人知而不可以不知也乃屬季民沿江入浙而遂留於吳者幾一年見人所賦詩一篇一什輒皆采而錄之其告之曰官不采詩久矣而父兄師友屬之季民者豈特詩之美惡高下哉舊章民風與古雖殊然皆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未泯尚於此見之則豈徒傷今而思古哉季民之歸也發所采之詩而讀之其感發而懲創者端可以知人乎因言以知人因人而論學昔者商賜可與言詩而遂有補於世教非夫季民父兄師友尚誰望哉

贈李憲僉序

昔殷太師以洪範授武王已而太師受封朝鮮朝鮮之民被其化遂成禮義之大國周之衰聖人道不行於天下之廣限聖轍

而不可往者則曰吾欲居九夷得非聖人睹中州之澆偽而有
慕夫東方之俗歟隋煬帝逞侈心以為高麗冠帶之國也舉兵
征之遄致大禍唐太宗指麾則中原清顧盼則四夷服其征高
麗也所料與其國對盧之言僅昭合由此觀之則高麗之為國
其人才未易量也 聖朝承平日久海宇晏然夫何三四年來
守令失撫字民為寇攘至正壬辰春海寇燒劫嘉定崑山而得
朝鮮李公分憲吳下深惟吳乃財賦所由出實國家東南大藩
屏苟城隳墜湮無以禦盜於是謀於守臣而經費方不給公乃
集衆議廣衆思斟酌民貲厚薄多寬量城丈尺而分築之蓋城
周四十餘里高四十餘尺費以萬計為役可謂大矣况民不可
與慮始故築甃之初謗詛毀恨莫究由來而公恬然一弗聽矣
埃赤日揮汗如雨畧弗少憚巡察城上下以稽工役勤賞怠罰

威行惠敷杵植齊集矩度整截雉堞森然儼如金湯百工甫畢
而紅巾賊起矣始犯錢唐次及吳興毘陵京口相繼殘破而耽
耽吳城獨克完時於是吳之民乃始驩忻悅懌變嗟怨為言笑
易嘆恨為謳歌以為中吳非公繕完城池亦且摧陷鋒鏑肝腦
塗地莫知其所以也感公恩如父母戴公德猶更生而公亦釋
然自喜自慰當傳聞警急時晝夜身巡市里累旬弗懈雖有穴
墻鼠狗亦皆革化故吳民獲奠枕安寢者伊誰之力哉若公推
憲平允揚清激濁不如柔吐剛而使姦邪黠猾之攝伏此吳民
於公當尸而祝之於社雖有世不易者也公名朶只字仲善朝
廷錄是功特進重位登廟堂而銘勳業於旂常者應自茲始云

送漕府李侯北歸序

燕自召公啓國其世系與周始終世言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

夫更聖賢之所過化其習俗之懿美人士之傑特豈但悲歌慷慨而已哉國家肇興朔漠定鼎燕都百餘年來燕人士以其才用內而廟朝外而郡國蓋多魁竒偉特之士第余不辰生長錢塘湖上南遊止于婺北遊止于揚重以狷峭與人不能苟合故於當世顯人罕有識者然以先隴在吳也僑吳逾三十年矣孤貧人所厭賤益與世無聞向年劉公德之未貳水司已而吳公仲常來守郡洽二公皆燕人皆忠厚惻怛有長民之道不以予無似辱相過從後皆北旋徒企仰望今春李公仲賢父亦燕人以湖南憲使來尹漕府一日款余室謂予言曰得子姓名於文字間久矣發京師之日國子祭酒宛丘趙子期念子之貧也以子托之我庶乎涵煦之然自料無以振子也奈何自是獲與公時往還公為人忠厚惻怛與前二公曾弗少異每見談經細史

無雜論荷所以慰藉者工矣公嘗謂予向持節河南有吳彥輝老尚無恙子所為詩文常見於其家子與彥輝雖顯晦不同要皆不辱予交者予謝不敏何公自春徂夏以疾作遂不樂居吳乃以秋七月望買舟北旋余辱公知契也問何行之亟公曰漕府職任重範銀為印章治金為符節各道憲雖尊嚴貴重曾莫之及每春夏運畢優閑無餘擾使予悠然養疾于此豈非幸欤然官轍未嘗一日而南今南未失調若是不自解去一朝誤饒輝則先人忠惠侯之澤尚何託乎於是公於梁溪之上而為言曰今聖君賢相用賢如不及况公中朝老成德望重海內天子是毗公卿是師固無疑矣然獨於予竊有感焉蓋燕人士臨莅吳下者忠厚惻怛藹然也祥風慶雲三十年來前後僅三見聞劉公已告老於朝吳公今為西臺中執法生景仰舊踪因公

而竊得以問焉亦庶乎曩時門下賤士之意也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吳為澤國獨吳縣為有山突起以環其區蹴烟浪多至七十二
峯初子胥未入城吳猶宮於靈巖更今二千年故宮陳跡尚多
存者登臨探討感念今昔未嘗不令人惻愴興懷也縣令張君
德常係金壇文獻故家蚤以才器知名江表奉其嚴尊避地來
吳未幾徒步起家為縣丞縣遭隣境失守民心恟不安君雖丞
其所以撫恤之者逾於尹聲蜚實章端陞縣尹使為尹承平時
猶斤不易况軍旅殘破之後乎德常之尊已老白首移孝以為
政於一邑其惠及民者真所謂息黥而補劓生死而肉骨無媿
於古之人於是民氣稍復完今茲五閱寒暑政譽洋溢用年勞
陞授嘉定州同知夫既尹大縣民戴恩德自宜守一州然猶任

州佐於海隅者千尋之木棟梁之具昭然匠石養之而未之顧
者期望者大也早晚施之用且將柱明堂支清廟凝然荷萬鈞
而無少隳飢矣吳人士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某為之序

送岳山長序

宋禮部侍郎河南尹肅公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其辭至
二十然後出蜀見天子久之辭行在所居於吳之虎丘已而
入越卒捐館越上於是吳越皆建書院祠公歲時烝嘗立學官
置弟子貲至元仍統元之四年義興岳君德操繇縣學教諭改
授紹興路和靖書院山長行有日矣某嘗館于其長凡漢陽君
之家見其家丘園室廬篁樹封植莫非數百年故物也人言其
完盛時延致名德鉅儒讎校羣經鈐諸梓且訂定音訓傳各經
以傳海內海內號為岳氏九經於時德操父兄子弟褒衣大帶

譚詩書說禮樂自浙以西推雅尚好脩之君子必曰岳氏云十
餘年間德操諸兄相繼論謝重以有司誅求賸剝而一家無復
曩時之彷彿矣德操後諸兄出登仕版人世消長榮悴不足言
當觀其所存者何如耳古之君子論天下士直論其人而不論
其區成敗得喪良有以也今德操聞於父兄師友者不以舊所
齋而存則夫今之所存者動心忍性日增其所不能則其為學
視昔有加已矧茲徃長肅公書院昔者肅公處患難之極更貴
顯之驟然不少動其心而直以道任於己今其遺書具在德操
善讀其書而學焉吾知德操益有以驗乎其中之所存者不系
乎其外之盛衰而學肅公也不難矣於其行書以識別

送方學錄序

元統三年番陽方信可來為平江路學錄朔望與教授參講人

見其槩度之習於禮也見其講討之根極於經旨也翫骸而不
群委蛇而能文固以異於衆人也未幾教授坐昧除名學正又
缺負於是信可攝學事吳學田歲入恒數千使善弥縫當与穴
鼠窟狐爭肥腴信可則不然日坐齋稽經考史糾錄學之弟子
負昏明勤惰而策勵之稍暇則從老儒先生質疑就正它則泊
然不以豪髮汨其心人皆曰是處脂膏而不自潤其為計亦疎
矣信可聞而笑之至元丙子陞官於信為之言曰番舊多名德
大儒信可所學與守固宜有以異乎衆矣上饒祝君有道士也
信可為博士誠能降心以問學祝君則其所學與守又不止於
今日而已也信可行吳之士相與賦詩餞之而屬某為之序

鴻山楊氏族譜序

江南歸職方浙西為故宋內地豪宗鉅黨以自附麗于昔者不

可謂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澤涵煦而生植者豈異於昔
哉然其間衰榮代謝何有於今日人事之虧成天運之更迭非
惟文獻故家牢落殆盡下逮民舊嘗脫編戶齒士籍稍覺衣食
優裕者亦併消歇而靡有子遺若夫繼興而突起之家爭雄長
於壟畝之間彼衰而此盛不為少矣苟以詩書之澤德義之舊
栽培涵煦於數十百之久則有間此所以不能無竊嘆也欤無
錫東墟有山曰鴻山相傳漢梁伯鸞隱之而得名其西來与所
謂奚山崇山相起伏委蛇淺狹非有邃谷層嶂也其東有楊氏
者世居之蓋自其始祖處士伯璿君占籍焉由處士迄今弘敞
適三人茲三人有子尚幼然由其子以上溯于處士八世于茲
矣今其子孫可以推知者八世耳若以上堆阜林薄但知其為
祖宗墟壟然莫究其幾世幾年也士服勤農畝且耕且養暇而

琴書咏歌自樂願雖長才秀民多自老於田里夫既置通顯而
安嚮晦則所謂譜系符籍言行簿錄傳示來世者或有或無宜
不以之而繫心也况更亂離兵戈逐鹿尚何有於言行簿錄譜
系符籍哉天下鄉平人知門地為可重至有遠冒仕族以眩鬻
於誼屬者古猶不免而况於今乎夫它宗冒光華者固可醜矣
若深自退晦而昧前人之緒業使泯與草木同腐非不孝之大
者乎此楊氏族譜所由作也夫服五世則親盡今推而至于八
世而尤念其初蓋其初一人之身也由一人之身蔓延既久而
至于不可考懼後之子若孫復失其傳如今日則其宗與祖不
幾於昧之乎此楊氏族譜所由作也楊氏自處士君四傳而至
餘干州教授其家始益大故譜之詳自教授君始嗚呼易代改
卜物之囿乎其間者寧弗隨之變遷哉故六七十年来代謝更

迭何異於霏烟浮雲起滅萬狀要無足恠者碩獨楊氏室廬丘園書冊一皆具其前人之所封植而其子若孫寶持而有之者雖更數十百年之久而手澤宛然若新謂非積善之家其可乎予嘗客其家事得於目擊者非妄弘既為族譜而予為論列焉庶幾為善者有所勸也夫

沈祖母王碩人壽九秩序

子於父母其屬近其情昵其恩致故彼此之分顯易以敷施而人情之所以感發而嘆詠者亦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又曰陟彼岵岵瞻望父母與夫堂構磁穫又皆屬於父子至謂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凡此聖人皆係乎父母之於子而祖孫不與焉若孫之於祖情非不昵也思非不至也聖人設教忠厚之至豈不欲引而近之然其等威隆殺自有不得而同者原大尊親

不以遠而可踈也不以近而可褻也故曰尊祖曰敬宗曰穆族職是之故孫之於祖其養當益厚禮當益嚴情當益致然自書傳之所紀載孫及養其祖者蓋甚寡由是李令伯遂著名於不朽也吳人沈君仲說自其先府君不祿于今若干稔矣獨其祖母王碩人綜理家事鞠育仲說以迄于成人今仲說年四十餘不惟讀書績學度越流輩至於履踐之素言行之實無一不求合古人欲所以奉其祖母者食飲溫清起居定省畧弗異乎孝子之事慈母也今年至正庚寅碩人壽登九袞九月廿九實其生辰仲說具酒張筵為碩人壽凡親舊里隣畢集于清樾堂先於夏天子賜高年帛碩人以九十頌雙纁仲說用製衣碩人碩人雖屆期頤而神觀澄澈睹其孫與婦復領曾孫拜于前而親舊里隣無不拜相次進酒為壽以為世所罕得同郡錢伯行

天台陳敬初輩咸奉詩以慶而予後至衆靡以老謬俾序於篇
端夫人之所以事其親者豈不欲致其養然未必有能享上壽
而康強也使誠有之又未必如仲說能養其志而不哀也然則
天將報仲說者有子有孫皆將如仲說碩人雖老矣行且見之
沈氏其不昌大矣乎詩曰孝孫有慶此之謂也

祈晴有應序

平江於二吳地勢最卑漚遇雨暘時若歲乃有秋一或霖潦兼
旬則潏為巨浸故守法慮民之嗜利戒民不得圍裹成田慮積
雨為民害縣令至以條街內附後務田租歲入之多而其所以
憂水為民害者寢不復講 國初嘗立都水監近又立庸田司
歲預勒守令必具狀秋收有成數而水旱不卹也於是農始告
病焉至正甲辰春連綿雨雪占歲者云春雪多霖潦之兆也已

而積雨至夏五月弥日蕪旬屋漏床如建瓴曾不少止上下原
隰漫湧白波而農告悴秋將失望矣吳人周君玄初玄妙觀道
士也人素稱其精於道家法時郡守吳陵馬侯國瑞暨闔府僚
屬皆屬意於周君請用其法禱于天且每旦即東門以拜日暘
雖雨勢遏止猶氛翳四塞乃復致懇於周君能嗟呵雷風策役
將吏若有神物從之者於是馬侯躬致香幣伏俯壇下周君若
將宣其誠以達諸清都而籲諸上帝者由是頑雲倏消長空一
碧曜靈赫然而官吏士民咸以手加額謹祈頌曰使積雨不解
民其為魚又何望諸苗稼耶勢甚可畏微吾侯輸誠微吾周君
引以格上下神祇則是淫霖何自頓收羲馭何自朗霽陰霾澄
廟溼暑清暘薰風南來物有生意四郊萬姓驩聲如雷侯思所
以彰君之道法非文學不能也乃俾作祈晴有應序以贈之

送周鍊師序

宋季蜀人鄧尊師號山房先生者以其教法顯於理度兩朝宗
既內附尊師樂吾吳之風土以其橐中齋建會道觀于吳之東
城下時尊師蓋已老矣而神觀恬謐能言宋季遺事 國朝名
公卿如胡紫山雷若齋閻子靜徐子方諸公相後先以人望秉
憲節戾止吳下徃從尊師聽琴賦詩日必載穀挾具酒若燕談
尊俎間以共適方是時吳之文獻故家尚多存者魏冠大帶稽
今考史而尊師以方外老宿從容其間至今倡和之卷軸徃來
之篇翰雖更遺落而觀之道流尚能藏之多不下十數百首向
年某嘗陪中丞曹文貞及曹尚書克明郭運使子昭避暑觀之
廡下皆相予伏讀而乃復拊卷嘆息至於文貞又親炙諸公言
曰是諸公者先後奄逝迨今四五十矣風流文之未或逮泯至

至於余亦復老白首人世遷謝乃若此哉俯仰數十年文貞捐
館毗陵曹郭二公相繼謝去然則人之生也將何而不老哉鄧
尊師之孫周存中鍊士者乃以至正四年春捧教劄徃崇明
州住持仙道觀鍊士既為山房先生之玄胄則其玄學之妙槩
可想見矣故述其祖之高風亦稱人之曠本之父兄師友之意
也序成吳之人士賦詩而送之者凡若干云

送徐尊師序

中吳城而處有道館曰玄明始予過之聞琴書聲未始異之也
後屢過之皆然予始洒然知吳人徐養吾鍊師授業於是時予
方盛年而養吾亦甫冠每揖余坐語方瞳廣頰端毅厚重已如
老成人問其所讀書則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豈易言哉今幾
二十年養吾以葆鍊為事神完而体舒氣津自頂出如蒸炊若

予則憔悴頓削須髮盡白而老甚矣去年養吾由道秩陞任常
熟州之致道觀今春歸省其親於吳得一再見既已異其神觀
乃即而扣之焉鍊師曰古之博大真人既立內為精而物為粗
矣其樂於內者千聖一致也萬年一瞬也由乎中出者外而應
帝王亦其粗者耳而況於世累乎予曰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本
末一致則聞之矣曾何精粗之謂耶鍊師笑曰是豈區區世儒所
能識也吾居致道觀仲雍故墓在焉朝登山巔觀日出夜聽松
風撼山作海濤每援琴寫之冷然八表也子能從我乎予不能
詰乃作招鶴辭送之今春則至元仍紀元之六年也詞曰
仙之人兮跨鶴以遊六翮一舉兮瞬息乎九州蓬島之是往兮
聖真之與儔招之不來兮使我心憂海虞之山兮瑶草稠徘徊
飲啄兮雲澗之幽吾將聽誦蕊珠兮得相羊於暮秋

送初上人遊方序

吳人奉佛自蕭梁有國時塔寺像設遍江左而吳尤夥焉吳以
水為國滙其腹者具區、別派而湖者曰陳湖、當淞江之南大
浸幾四十里濤波盪天而其北烟林蒼翠出洲渚之上者磧砂
也砂有積藍曰福嚴創始於國朝至大間飛樓傑閣視城甲剎
畧不少讓其徒居之既研精於其教法又復購吾儒書數萬卷
自六藝經傳子史百家之言每延儒之老於文學者日講肄之
俾其徒知仁義道德元與其學不相悖戾所以開明其心為至
有翹楚傑出者則本元初上人初尤工於詩以其所學出為大
方之游非惟其教之尊宿愛其為法器至當世宗工鉅卿若承
旨長沙歐陽公侍講金華黃公脩撰晉陽張公博士浚儀段公
皆與其進而不可拒也故學士豫章揭公應奉清泉陳公尤所

獎與若予則疵賤老朽浮沉里巷間初何所取門至再不厭且
出詩文一編讀之皆前數君子與之篇什雄辭奧旨溫然而玉
質金相者在他人一二固以多茲何其富耶初不以予無似若
將從容講學如前數君子從游以質疑予為言曰古之君子出
處不同言行亦異至其不悖乎聖人者曾不少異也儒弗爭久
矣儒辟佛者睹儒從佛輒揮呵詈斥然不思均之為儒言行出
處尤自不得而同也而况於好學惡異尚哉前數君子皆於佛
無間然若予尤非敢徼福於佛者言行雖不敢同教公至其出
處則甚異矣出者方貴顯其言足為初輕重若予何所取初求
之不已哉大江深林江湖寰宇顧豈無其人哉初行矣復求其
人而學焉學成而歸之日其有以語我

僑吳集卷之八

僑吳集卷之九

記

平江路新築郡城記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吳自泰伯十九世至壽夢而吳始大及王闔閭用伍子胥而吳之城郭宮室遂為東南雄藩世言泰伯城僅周三里二百步在今梅里平墟夫泰伯以天下讓宜其不肖自大其城也及闔閭徙都於今郡城於是子胥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迴四十五里其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卦城邑既完府庫既充遂觀兵上國一傳至夫差而子胥以忠諫賜死未幾吳為越併漢亡孫吳嘗建都於此矣更江左六朝以迄於唐末五季歷前後宋要皆以吳為大藩屏世皇之一天下以四海為家六合為宮不設險於區區之城郭也至正十一年紅巾賊起

汝陽明年浙東海寇燒劫崑山是年廉訪憲司僉朝鮮李公巡
案吳下深惟平江賦役供國家經費什之七郡無城郭何以禦
寇乃謀於監郡西夏六十公郡太守真定高公時百須之出於
吳者日不暇給然築城之役則不可已於是會司屬僚佐驗民
之家貲產厚薄計量城之長短高下分築之罷弱戶則悉汰去
之常時役不及而豪強者則糾率之寧夏高公為南臺御史太
夫及太尉首捐貲以助役水司亦捐官帑一千錠漕府皆捐貲
俸然太平日久一旦興大工役民夫十餘萬當盛夏揮鋤如雲
下錘如雨城之大綿延數百雉漫不知何從列楨榦於是公曉
之以程度示之以槩範勉之以誠慤必若是而後無善崩之憂
民志既齊無敢或惰遂經始於是年夏四月畢工於秋八月城
四向一仍子胥之舊若水門則仍宋之舊獨啓胥門上建忠孝

王廟餘五門之上亦皆祠神蓋役興時慮暑雨鬱為民害乃禱
於神以祈佑城既完故列祠以答神貺城之高以尺計凡三十
有三城之趾則三十有五疊石三層以為固城之面則廣丈六
尺皆甃以甃仍甃大瓦作水溝每門建戍樓以謹斥候嚴烽燧
當人馬陟降處皆列置蛾眉甬道門內外構屋設官居之以察
非常城於是備矣其先慮民力不給爰給中統鈔二百五十貫
白米一千斛至是合官民用財凡若干萬定米若干萬斛論者
謂是役非廉訪使公勇於敢為則無以贖子胥之功於二千載
之後也城既完吳民始大喜有依衛則又相与嘆息言曰明公
非有一廛之田一區之宅在吳也然苦心焦思以完斯城者盖
上以為國下以為民也况吳東北瀕大海西南枕震澤於澤國
四通五達之衢也郭郭之內官糧貯於廩度者歲數百萬設城

郭不完寇攘逼近將何以為國計乎今既完城以為民衛繼今所以守禦之者則在乎明有司承流宣化蘇民之力以固結其心使吳之民愛戴其上如子弟之親父兄手足之捍心腹夫然後則其民以仁義為干櫓以禮樂為甲冑人心既固則與此金城湯池併為天險於無窮也已李公名及只字仲善

重修平江路儒學記

維吳有學肇自范文正公父子更宋渡南而吳之文廟興學宮始大備至國家大一統興學勸士累詔郡國六七十年之間所在學校誦聲相聞顧吳為東南藩學興於范公宜特盛於東諸侯然更頻年郡非不大也而土力實耗於往時民非不多也而賞力實罷于昔日則夫學校之教禮樂之文亦有所不逮也已事稍上聞於是廟堂慎選守臣而燕人吳侯由彰德路總管

仍授大中大夫即拜平江中書遣使以堂帖賫起奉璽書得乘駟南下用示特恩公既至首謁大成殿仰見殿脊勢將傾圮甍桷欹墊欲壓尊像自聖師以下綵繪黜剝窓戶闌楯髹漆皆舊暗侯乃惕焉疚心即哀稽羸節冗濫悉徵每歲廩之入畸度積可敵費乃鳩工庀材一新禮殿并兩廡戟門自聖師以至從祀諸賢冕袞圭佩五采煥發如日麗天且重建外門揭示文廟采芹官臣之所戾至也至是亦一新之禮殿前舊設樂軒久撤去迫近香案殊失廟貌深嚴之意侯命復之雄渾沉厚而廟益以邃密僉謂吳學自數年來支柱庠傾苟遮目前率多具文無教養之實豈若侯誠懇一忱以興學養士為已任也哉乃龔石紀辭以章侯修學廢墜之實謹按中吳自秦伯端委以臨其民其後子游生于海虞乃北學於魯聖人之門風氣既開賢者輩出

由其山川之秀不可悶若夫庠序之教則尚未大備也至我吳公雖長于北方及歸典鄉郡亦惟棄梓之故莫先於學校之教由是大興吳學今宗社已墟而學宮成於公父子者迄今不墜雖其間張弛有時不同然更久而愈益嚴重則以公父子里閭之故也今侯敷歷中外而才望為吳守臣其潔白之操愷悌之政要其心不以文正自期待者固不能若是也因紀侯修學之實而侯之德美因牽連得書謹記

海鹽州學興建記

海鹽於故宗畿壯縣地雖斥鹵而其學官養士之廩入造士之槩度粗皆有緒而可紀江南歸職方壯縣例陞之州於是海鹽學與州同陞州有學誦薄尤宜加之意况不為過薄者乎第長吏因循而教官入忽畧則其荒墜槩可想見至正七年夏六月

松陽葉侯以奉政大夫來為知州侯始筮仕即以才名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架閣管勾其於興學勸士得於風紀之地者源委遠矣况素勵已以講學潛心於理義則其視學校興替為何如侯未上之先天台黃君國才典教是州睹學宮之弛念事為之難積快于中而未克展布甫十視朔而侯至二日廟謁禮竟侯謂黃君以為國家列聖相承明詔誕頒致重學校今茲黷舍蕪圯不加修士氣萎蕭不加振豈守令承宣德化之謂乎君聞侯言即以其目請於侯曰大成殿春秋合樂以致祭朔望釋菜以瞻拜使蕪圯而無以揭虔表誠何以謂之清廟燕居閣上肖聖師申天之德容下俾學者來游來歌今而歌塾勢將壓翼殿東西廡列祀諸儒賢使袞冕圭組黜昧弗章籩豆壘爵薦裸無所豈非褻慢之大者乎明倫有堂堂有四齋所以待士授

業葺修也苟非涼燠適宜明敞深潔則欲講肄而討論者何以成其麗澤之益也前之繕葺者踵相接然率具虛文今非仁侯加之意則亦苟焉而已耳侯覽君所條列遂惕然于懷謂之曰學宮廢墜乃若此將葺而新之必不可承昔之苟也苟焉以掠美顧莫若已也於是侯與黃君稽研商確計繕士之田畝且踰萬第以民曠而土瘠歲入纔什二重以失收冒支蝨弊空積於是考昔逋租驗今庾貯微宿負發見廩且併各捐衣布之贏得中統鈔若干緡鳩工庀材當炎暵侯與君皆身董其役而不肯少憚其勞於是一瓦一椽一甃一礎要必堅緻壯朴可以能風日可以支永久經始於是年季夏裁四閱月而學宮一新殿前殊淺偏為新設樂之軒凡黃君所條列以請于侯者靡不一就緒庾溷帑庖亦無滲漏於是海鹽之學雖僻處鯨魚潮汐之壖

一朝而觚甍翬飛丹雘煥耀不獨州人士觀感鼓舞以戴侯與君之德若海島浦溆之上漁鹽商販之民帆飛艘纜出沒於望洋向若之際聿觀學宮之興亦皆歛衽以鄉道是則學校之助與為多焉夫昔魯人頌泮宮其在泮者不獨文事而已至於獻俘受馘亦在焉由此言之士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未始歧而二之也于後學校論政取士以迄于絃誦又其後則惟誦與紋又其絃而罷獨誦而已夫士誠專志于誦則誦者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本乎身心言之微達之家國天下之著然則誦可少乎海邦之士其於誦習要必慎嚴乎義利之分理欲之判庶乎仁侯與賢博士道同心一新學宮之所致也欬

長洲縣儒學記

至元三年龍集丁丑平江路長洲縣官元同等言於大府曰

國家疆理際天地糧饌之富吳獨擅天下什之五而長洲一縣又獨擅吳賦四之一生聚之繁財用之博天下縣未有杜於長洲者而縣學不建職教不修故自廿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大率富者侈靡而不知禁貧者媮惰而不知所向之方自非興學校明義理則將何以定民志善民俗哉今天下縣皆有學獨長洲於舊理所在廢址之上未支衡門漫名之儒學然誦聲不聞講席不設民至有縱畜收佃蔬圃其間昔孔子適衛稱既富庶則必有以教之矧今興學勸士之詔數下而同等坐視其曠墜若此則豈有司宣承之謂哉柰縣無夙儲官無贏貲竊見徽州路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向嘗捐貲建甫里書院槩度嚴密列之學宮而德原一廛一區無在縣境者誠得大府勸飭而獎勵之德原宜於此無不盡其心者矣狀上路總管高昌道童公召德

原示所以德原作而起曰公牧我民厚完我民者無不至今不將溥善教以漸涵之公之德意厚矣然則德厚將何以答公意哉惟罄竭心力期於壯厚高弘與公德化同垂永久而已耳於是搜才簡工始於是年三月甲子更八月丙辰學告落成門廡深敞殿寢尊嚴齋宮講廬庖湍庖帑一是大備先是瞻士廩錄未給德原復買田以足之於是吳人士與大夫公卿睹學之成嘆息言曰長洲為天下壯縣使其學聊且粗畧何以稱子男邦伯興建之意哉今學成實雄壯與縣敵則其人士藏修游息庶為稱情也已况明守令為政知本末德原以儒者為學官事皆可書乃相率請記於予辭不獲為之言曰三代盛時吳蓋陋邦自泰伯端委而君吳久之而子游北學於中國自是聲明文物煥耀四方蓋子游生於海虞而長洲則切其地也今學之成豈

徒美觀容飭文具哉善教者本諸其身而已矣故子游之宰武
城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郡邑令長誠能
推是以脩其身以及於邑之民將見民化政成風移俗美其秀
民良士願豈無子游之徒出而為邦家之光也哉詩曰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請以為記

文正書院記

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廉訪僉事趙公承僖分巡中吳
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
公以德以功既無忝伊傳之為輔相以學以識則有功於洙泗
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却敵入相則尊主庇
民其先憂後樂與先知覺、後知覺者何以異豈非聖之任者
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言剴切人主至上百官圖詆宰執為張

禹觸犯盛怒雖坐摧抑曾弗少阻詎不猶木從繩則正而欲后
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公至吳首以已地建
學故學校徧天下者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授以春
秋遂大鳴聖道於時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而河南程
叔子實遇獎拔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折之而授以中
庸卒之閩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堙晦聖人之道不
傳為治者質焉罔知適從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
士類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公之學識於名教豈小
補哉公之薨也所在廟食一以忠烈錫名願茲中吳公父母之
邦所宜大建祠廟萬世血食如之何而僅享之於私第况今
國朝崇德報功在有書院以祠先賢豈有豐功偉德正學卓識
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是缺典豈有大於此者乎公八世

孫文英具辭於趙公以為先公之功德學識誠如公所言願惟
范宗仰食於義廩食指幾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山長有山長
則有廩稍之奉矣今貌焉義廩不自給使但建書院以祀公慎
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長則乞免焉於是公從
其言時總管古燕吳侯秉彛聞公之所建明即叙公所言請于
行省上之中書議有闕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
而行教於事便由是二公商出公帑羨餘命工益址而崇制既
宏且固甫完屬元祐記之祐以藁爾庸謗烏敢廁一喙於大賢
之門雖然公之功德學識憲愈公知而言之則凡天下之士皆
知道之也知其人而不思效之可乎子朱子謂人之立志必當
以公自期待况遊於公之門乎况郡人乎若然庶於公可無負
所謂尚友者此也元祐言不腆謹用復諸憲愈公俾書之石焉

重建和靖書院記

宋禮部侍郎和靖先生河南尹公紹興七年用崇政殿說書召
端奉外祠居吳之虎丘先生歿七十有五年吳守陳君芾乃始
繪像建祠而勉齋先生黃公幹為之記端平間提舉常平曹君
某請于朝易祠為書院乃始買田為經久計江南內附奪於僧
有司以尊前賢勵後學不可泯遂已也於是以前治東南陬故
宗檢法廳事基合若干畝建書院祠先生大德丁未山長王達
為朔大成殿前無門徑旁無兩廡居民又加侵牟益見簡陋而
士病焉元統丙子新安吳希顏來為山長克復故址又請常平
提幹廳基以益之剔蝨弊擢浮濫積力稍久有志重建然猶懼
或中沮於是白于大府時中書左丞耿公介督餼吳下聞而善
之俄被召復請叅政張侯傑侯又入為天官今郡守道童公廉

明剛正治稱第一希顏請新書院公曰治不本於學豈稽古崇德之謂哉即選其從事分董程役而籍書院粒米之在廩者糶之得中統鈔八千六百貫輦大成殿即新址而前為儀門少西為先生祠又西為土祠又西臨廣衢為外門翼殿為兩廡殿後建習堂東齋廬曰六有總為屋若干楹其即工始于夏六月甫冬孟十月而書院落成矣初先生卒于越亦有先生書院先是希顏嘗為越之書院長亦既盡瘁完葺及今再調而入吳故希顏每加太息曰先生學繼濂洛道被海寓其大者斷不繫于一祠宇之興墜然已何幸而一再獲長先生祠下哉既不佞無以紹隆斯道之統緒若區祠宇而復不能殫盡心力則豈成承學小子之謂哉斯其志有可尚者已若夫先生師友淵源出處大致皆具勉齋記茲不敢瀆惟絜言其修建始末云

穎昌書院記

國家右文崇儒路府州縣莫不有學猶以為未也故所在有書院即其地之賢者而祀之江南歸職方書院之建幾十倍於昔若中州先哲之所過化禮樂刑政夫豈東南所可企及然由仁廟設科取士考於各省士額多寡河南許洛為天下中然河南士額視江淞裁什之六則夫兩地學校盛衰槩可見已夫學既已布於路府州縣博士弟子員稽經考古已自足於為治若書院之有無多寡曾何損益於治道而論者則猶懇懇以為言蓋先王之敷治也每詳內而略外先近而後遠故自其禮樂之文詩書之澤漸之以仁恩摩之以德義未有不本乎一人心術之精微而能見乎廟朝家國之近遠故曰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今聲明文物乃獨盛於東南內外異勢詳畧乖方此中州有識之

士所以動心於茲而執事者未必不以為迂也許昌馮君夢周所以建書院於穎昌有不暇顧夫或者之議也以為穎昌秦漢以來以武以文以功以德知名海內布在方冊者槩以多矣然皆莫若蘇右丞萬里出蜀用其所學以相其君及其老也歸休乎穎上自號曰穎濱老人於是夢周請於其長兄尚書公及許下鄉曲之老咸以為宜乃捐衣布之贏卜地於許下之某鄉某原營搆結築為屋若干楹中嚴寢以安燕居之聖師後蠲祠以安蘇公像門廡齋廬庫庾庖湏凡書院所宜有者無不備官設山長固不問若訓導之師則慎嚴其選必經明行修可以成就人才者歲以地三頃之入給之弟子不踰廿員多則耗其師之力旬月季嚴課試法必第其高下激賞以示勸懲事已畢具夢周言之官官言之憲省憲省言之中書中書禮部皆允其所請

由是穎昌書院遂表著於北方夢周昔為温州路經歷嘗梓鈔六經圖諸書及為平江路推官得庸學語孟善本并小學書夢周更為高經下註其為書版凡若干卷悉以歸之書院而不以私於其家其平日捐金以購買之書籍自六經傳註子史別集以至稗官雜說其為書凡若干萬卷亦悉歸之書院師生有欲借之者則具姓名列書目而以時謹其出納且慮書版所在民間得印者什無二三強有力脅之使印者什則六七是書板為學校累又買某鄉桑棗地若干畝計一歲之所入舉一歲紙墨衰褶工食之費則止矣其規制若是不惟勒之石又且聞之官其間防閑之纖悉意度之委曲記有所不能竟者皆鑄之碑陰夫書院之設宋初裁三四長書院者皆郡太守職也固未始立山長與學正既立山長學正必積年勞著成績乃始陞郡博士

於是學官徃多庸常衆人夫以常人苟歲月則其所以教之者豈能成天下之才以待用乎後之來主院席誠賢者也固所不論其或不也當念夢周之創始是豈官高祿厚与夫祖父賞產哉是皆其兄弟躬履儉素銖寸積累不忍令其子孫獨有之也於是建書院與鄉里共職是院者當察夢問兄弟之心篤志以職教養至公以司出納庶彬、許洛之士不讓乎大江以南所謂本諸身施諸家國天下出處進退彷彿手穎昌老人是則馮君之意也可不知所尚哉

吳江甘泉祠禱雨記

吳槩以水為國東出而為吳江其為州郭低窪人烟聚落於浦溆之間洲渚之上耳州既左江右湖雲濤烟水其為神龍之宮靈恠之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龍以著靈而人托龍之庥以為命

則其四封之內呼吸而沼之者顧何難哉州之東行涉江湖而為橋者相望獨第四橋之下水最深味寂甘色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第入茶經則其異於衆水也必矣世傳有龍居之州人即其橋之北水之中泚建祠以享龍謂之甘泉龍王祠其來蓋甚久矣至正二年夏大旱田禾焦然就稿民心皇、無賴時高昌雅實理公為州達魯花赤憂心惻然乃捐已俸市香燭宿齋戒躬致情詞於昭靈觀道士富恕乞為將誠籲天而公率僚幕胥吏之屬悉徒跣謁龍于祠下再拜稽首為民請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名龍煉鐵符投橋水符繞入而雷殷自水起玄雲四垂雨即隨至公忽驚且喜以手加額曰神明不遠如此哉船迎龍漫至州署有赤鯉躍入公舟中公命僮捧縱之波雨霽沘告足即昭靈設醮謝比竣事復迎牲祠下合樂大饗以荅龍神之靈

既足州遂成有年於是州之人驩然曰吾州依龍以為命故水旱必禱然未有若我公誠心懇至一念之頃神人孚合其嚮應蓋若執左券交相付者其故何哉遂昌某曉於衆曰若知公嘗為泗州長吏乎天久雨泗之民將為魚公牋詞請于上帝詞有曰甘減一年之壽祿願起百姓於泥塗詞焚而雨霽然則公之臨政愛民至不惜身命有如此爾民亦知之乎於是州之民悉公之心戴公之惠恃公以為命有在矣作禱雨感應以記之

伏蛟臺記

山精木恠地妖水孽蓋亦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故雖太平盛世不能必其無有然當盛時君明臣良朝廷清明海宇寧晏人之奸雄鬼之妖孽一皆屏遁消釋各安其類於禮樂刑政修明明旂常廟社之尊顯天氣和於上地氣暢於下人之類安舒泰

阜於兩間蓋由此也然神仙奇異之士雖不屑於世用而心則淵乎天地之鑒也靜乎萬物之準也故能見人之所不見聞人之所不聞過計私憂遠在數千百年之後又何止冬起雷夏造冰役靈召神變幻目前而已耶世傳九州都仙輕舉時嘗有縣記謂後千年江心生砂磧下掩井口則其所斬之蛟當復出時則有地仙八百人而師則在豫章於是番陽胡君道玄之生適與懸記合君生有異稟幼斷葷血紙衣草屨而其道術每於水旱蝗疫有時而取日雲天借水淵泉起瘡癘殞螟螣其應皆章可稽也乃至正四年秋君艤舟東湖夜睹光恠赫然出隄南即其地得鉄券一玦上有盟告之詞則都仙斬蛟之埋銘也要與鐵柱相表裏可信不誣南臺真御史為胡君築臺以券瘞其下而名之伏蛟臺奎章學士青城虞公為之記夫仙真神人豈有

戀於世而私憂過計出於人所不見不聞而又遠在千有餘年之外茲胡君克紹都仙之烈應縣記之言睹神幾於未動之地伏精恠於欲作之先自非仙真神人斷弗能若是蒙莊氏曰至人之用心若鏡其胡君之謂欤臺成之五年續為之後記云

周玄初主醮來鶴記

古者聖人出而麟鳳龜龍亦出以彰其瑞事明載書傳必非厚誣斯世然豈聖人有意為之固不然也蓋厚德之積疏之為祥風潤之為甘雨著之為景星慶雲夫若然者使聖人有意而為之則不足以為聖人矣後世道家者流其高者輕舉次者長生又次者方藥煉餌又其次者醮祭科教若夫醮祭則有交於神明之道焉神明者玄虛冲漠非視聽所能親接然禍淫福善每若司其柄以答響是豈神明為不可依憑也哉古今文士稱鶴

為仙禽道家以鶴為仙驥世之人皆言仙鶴仙鶴云方人設醮祭之時壇陛嚴整儀容肅齊鐘磬華香冠服笏珮之類罔不端備儼然天神之是臨也人之情哀生於丘墓敬生於廟社人方傾誠神斯來格所謂仙真神人跨鶴而來者詎可忽於視聽之間也哉吳人周元真字玄初自童時即好老氏之學稍長為道士詣嘉禾城東紫虛觀禮其師李太無既本之以輕舉長生之道又參之以修煉醮祭之術於是呼風召雷致晴雨若有神人從役之無不響答焉以吳城報恩道院虛其席即來歸主之至正丁酉夏吳守禦萬戶沈侯實薦母設醮禮延玄初提點法事其精誠孚格遂感白鶴盤空而來或引吭長鳴或低翔獻頂其多至四十餘隻與人相親若狎若馴良久斯逝一時之人罔不仰瞻嘆異士友徐正甫預同觀者數輩咸賦詩頌美之惟侯以

虎羆之職亦加起敬起悚乃索予為記夫鶴一羽族耳其往來靡常其性莫可馴狎其視麟鳳龜龍固不類其應祈而來非有神人司之與異人所致之吾未之信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往景星慶雲祥風甘雨要皆聖人以和召和之所致不然沖虛玄漠之表非人視聽之所及烏能加一髮之力於其間耶然則玄初不得不謂之異人而茲事不得不謂之異事春秋紀異則書故予不靳樂書之用冠群玉云

白鶴觀祠堂記

國家混一之初世祖蒐羅海內才俊用之惟恐其或遺於是魁竒磊落之士往往顯功名于當世若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郡人張公正卿是也公初未冠即北上膺仕保直殿廷出入禁衛久之成宗愛其小心謹飭賜名伯顏大德間出官江

南累陞漳州路總管原公自膺柄用四貳郡政一留鹽運同知將老而再牧名州至以清白謹愿見稱恂恂有古循吏風朝廷推恩累世於是公大父海贈中順大夫清河郡伯大母何夫人贈清河郡夫人父憲江淮財賦副總管累贈廣德路總管母鄧氏封清河郡夫人室人沈氏封同於姑公父子自念臣子所以報其君親雖瀝肝膽未足以罄萬分之一矧人之生起滅在呼吸間哉審以別業之在郡城鶴舞橋之東者舊為宋信安郡王之藏春園也基頗宏敞近為建構雄麗而敬歸之太上教法大道上以祝釐以報君下則立祀以報親初名之曰報恩道院舊植古松一株於井傍大已合抱高踰數尋二百年物也道士張應玄始廬其下遂有群鶴自東南來盤旋于空久之鶴下詩於松弗去經歲作巢其顛大如百斗蓋每晨長鳴屢獲竒驗

張既羽化復倩括蒼趙真士知微番陽蕭鍊師玄中皆克脩虛
淨玄妙之學而行之為人所推重而公益厚禮之俾相繼主席
仍割腴田若干畝計其徒趙與蕭狀其事于朝乞更道院為白
鶴觀 當寧可之請降璽書護焉由是白鶴觀之名著於吳中
矣未幾公捐館舍趙與蕭亦以次委蛻張弟子席應真博通玄
典兼讀儒書踵構觀宇輪奐一新仍即觀東為祠堂以祀公及
清河伯以下凡幾主每遇諱日節序用玄教薦享之夫公歷駁
中外為時名臣其卒也史有傳家有廟祭有主然而公之神靈
無不之所以屬厭其施心者自非揭虔祠宇晨香夕燈則何以
妥公之靈也哉觀之始末故學士揭公已為之記故於基宇所
設道流所聚則蓋畧焉席羽士懼更久而張氏之厚施祠禮之
報享併所以自列於道家者非勒之金石則何以章示永久此

祠堂記所由請作也張氏世居吳長洲之相城公之嗣子都中
以蔭任黃巖州同知克世家業云

福山東嶽廟興造記

國家思所以惠安元莫若慎選守令於是浚儀王侯某以至正
戊戌授平江路常熟州知州莅政之二年化綏德懷民用大協
百廢具舉故福山東嶽廟著興造之績焉按福山距州四十里
而近北枕大江即唐之金鳳山也後以山形如覆釜覆與福聲
相近因名之福山云山萃起於海虞之邦聳秀深特宋仁宗至
和初邑人建東嶽廟於山上已為吳下鼓祠之冠哲宗元符間
復拓其規制而侈大之及高宗渡南金兵迫逐不少置東南郡
縣悉被焚蕩而福山廟與常熟縣巋然獨存吳人益神之紹興
二年邑人請于知縣施侯乞崇大廟制以答神貺蓋岱宗遠在

魯而福山則宋京畿近地東南士民奔走祠下乞靈祈福於是福山嶽廟遂為泰岱行祠之甲宋入職方七十有五年矣而王侯來為是州廟制非不宏大也然歷年滋深棟宇腐椽丹雘黝昧侯即首捐衣布之贏以獎率州人士撤去弊陋一新廟制而繚以垣墉先是殿無前軒侯建屋若干楹庶朝謁拜跽有餘地仍為若干楹以祠福濟李侯王以國家漕海運萬里鯨波惟天妃是賴爰即廟之左作天妃宮復別建方丈之室以居司廟之人又作官廳若干楹以待守土吏歲祀之日焉竊惟福山嶽廟由始建至于今茲三百餘年矣顧未若今日之極盛而甚完也於以見王侯為州有餘力為政有餘暇神人於是誠有攸託則侯之賢其可泯無聞也禮五嶽視三公至唐開元中尊封五嶽加王爵及宋祥符五年遂加帝號國家一天下禮秩百神復加

徽號以著尊崇之盛典夫岱宗既在魯由魯並海岱東諸侯凡尸冥權以福東土者要皆泰岱宗而主之也則岱宗於東吳有祠廟惡得以封內山川限其遠近也哉况福山鎮峙海虞糧儲之富當東吳什之三自非明神依憑山川以出雲雨歲何以能稔民何以能治 國家何以能有所藉於無窮其為之記以章明神之休以著王侯之美匪誇詡也覽者固宜敬慎而無忽

無錫泗州寺記

昔泰伯東入吳建都梅里聚至今號泰伯鄉宋嘉定十六年鄉之建安菴比丘了忠之母劉素奉佛以坊莊之田建僧菴于鄉之壽里時菴名崇報俾了忠居之宋法非敕額不敢造寺端平二年請于官乃以常熟縣泗州廢寺額易崇報菴為是寺定寺制為甲乙住持而了忠則泗州寺之始祖也忠買泰伯垂慶之

田九百餘畝以飯其徒已而忠示窳塔其骨于建安忠十傳而為宗永值宗已寺燬有所謂招民官張宣差者據寺田寺之徒客散去則寺僧元吉睹寺廢墜乃別禮垂慶鄉祈福皎公為之師資六於派故泗州寺僧却歸建安寺及至元十年平江北禪寺乃冒認寺田於張泗州香火且絕至大德八年寺僧懷信智明痛基業之殞墜也於是訟于官莫之直明之邑人朱君某者捐貲以相信與明乃走京師訟之于宣政時仁皇在青宮有以其事上聞遂降令旨俾宜政斷寺田歸泗州論者許信明之於泗州也侵彊克復功莫大焉先是大德十年寺僧契理建佛殿於廢址明年仁廟仍降旨加庇護且明言契理領衆使之住持更七年為皇慶癸丑天子復煥德音賜璽書加外護契理於是建法堂構方丈理一傳至德言則建覺皇寶殿若捐衣孟以

繪塑佛像山門兩廡以次畢工者則又智明也夫秦伯之為鄉也自宗迄今聚族而居者渾、湛、蓋亦多矣然而廢興變滅不啻如浮雲求如泗州已墜而復振至今其區、基構熙朝為璽書加護非其徒才幹卓犖有足以動人者惡能若是哉况自國家卹民艱難動役及釋老宮樓湧殿一墜不復興者所在皆是茲泗州僧徒上當圖報夫天恩下當思先人克復之艱精修謹守以保乎勿替不惟禪釋之教有輝而於世道重有勸焉因釋智明請為疏顛末勒之貞珉以昭示於永久云

簡村順心禪菴記

普應國師道振東南時所至為寶坊一切棄弗居願尋山崖水阻草棲浪宿以自遁逃其聲光吳江簡村在震澤東南陸土腴而勢阻由垂虹橋望之其烟林聚落可指願見也比丘理悟再

世有其地可三頃餘草苫田廬僅庇風雨悟未祝髮時嘗一再
延國師居之俾之安禪而却掃蓋悟雖生長大家而實心慕空
宗未幾徒步登天目從國師剃落爰即是為順心禪菴而實徼
師悲願道力開創厥始庶永其傳已而國師示寂悟於初心尤
益勤勵寒暑一衲晝夜一簞草衣蔬餐破弊痛惡同門禪者喜
悟頽然委順有若此也於是智者奮謀朴者効力撤去舊小遂
成精藍一是素堅不事雕繪屋瓦鱗比出町畦中居者晝而農
夜而禪剛澮溝塍近在簷檻粥魚磬鐘荅響風水其三時之勤
為終歲之須要皆食其力而非苟取於人見者以其役力而休
心知其為勤行道者之居食其力不足則買田以給之十方禪
人拏舟來者飽其飢而憇其勞俾之安居寃道而期其必契必
澄焉主菴席者必志願敦確僉議允請其隸事徒衆則率循菴

規分掌庶務其條具碑陰夫悟堅廣施心不惟不有其貲觀其
放寘枯寂且將不有其身誠以佛之道傳博周徧公天下而非
已得私觀於此而知易之為卦矣夫同人于宗而有吝之道及
同人于野而亨宗狹而野廣也然則儒與佛其大致雖不同然
其道之行俾人不獨親其親而子其子則亦未嘗不同也今是
菴當震澤風水之會其來者非有一目之契也然以其規程一
出於公而無私觀者固已思過半矣况國師之道厚大深宏可
以蔭永久而庇無窮則是菴之期於弗替可保也矣

立雪堂記

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懸車吳
下休心空寂一日語其門客鄭某曰昔普應國師倡道天目時
予先君秦國公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學參扣於國師國師之弟

子東殫三韓南極六詔西窮身毒北弥龍沙則其近地槩可知
已今中吳師子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
顏異秀出者也余今所寓與師林相密邇時扣門瞻禮請益其
為室不滿廿楹而挺然修竹則數萬箇與其徒休止其中蒲團
禪板如大叢林勘辨根研以發明國師之道名公貴人向師道
風參拜跪跏獲聞一言如飲甘露然師機用險峻傾企莫及至
乎杜門却掃經歲不出予雖不敏竊嘗觀師方以大虛空涵納
沙界王公士庶貴賤雖殊生死泡沫起滅無異自非師隨方誘
掖倡明心宗則國師之道幾乎熄矣予曾出高昌依佛為命睹
茲僧寶敢同寒蟬第以學匪房裴艱於纘頌輒為師手書二扁
名說法之堂曰立雪禪燕之室曰卧雲仍命工刻諸梓而揭之
以寓參承之意予為我記之某曰嗚呼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

已要雖出世間亦罕不為名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如師者殆所
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為砥柱於波頹瀾倒之日振清風於炎
埃腥霧之中也歎夫自少林立雪傳心八百年後至普應國師
而其化益隆今師上繼普應直截衆流弘倡大法使真參實悟
之士永懷依歸是則簡齋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是為記

掛蓑亭記

宋丞相富文忠公其子孫渡南而散處者往有之及江南入職
方故家遺轍往寄迹於釋老異教而公之諸孫曰紫微者遂為
道士於吳江之昭靈觀為屋不百楹而神明偶像居什六七州
境既狹而紫微又不樂與凡構接恒飄有凌雲之思謝去而未
能乃於州東雪灘之上結一亭甚隘覆以綠莎僅庇風雨婆娑
然儼如一蓑之懸也遂扁曰掛蓑蓋將與三高神游意猶未足

則又繪仙山訪隱圖寘於中若將尋真蓬萊訪其師安期羨門於雲海之上以究竟黃老之說而成遐舉之願也某與紫微方外友也乞記於圖之左為之說曰神仙有無不可知然自秦以降世主每甘心焉使誠有之其神靈長年變化於兆朕之表奚必山林岩壑之間哉豈山林巖壑幽閒深閤人跡罕到仙者乃始樂居之世固有高世遁迹之士膠其光而不耀卻其名而弗居俯仰以自樂優游以終老則山棲樹巢不厭深密者古蓋多其人未必一皆然也槩亦隱者之流耳夫隱者如沮溺荷蕢之徒雖聖人不能語之化其卓識遠見世蓋有不得而聞者今豈無其人乎紫微訪而得之某雖老尚將從而究問焉

計籌山巢雲樓記

向年當塗杜真人以養身安民之道遭遇 世祖皇帝論辨陳

說恩光穆然已而歸休計籌山其大弟子有曰姚桂菴高士者獨得真人所傳之道脩練葆蓄淵輝而神瑩玉立而長身嘗繼真人主席昇元觀、在計籌山之東真人嘗建蓬山閣以為盡得山之神秀若海上之蓬萊然姚君既羽化其弟子天台柯君德嗣號巢雲巢雲之弟子洪善淵者乃於閣之前用其師之號建巢雲樓、突起于蓬山閣前群峯起伏映帶綿亘延接所謂山之神秀又畢獻於樓之四阿樓甫成而柯君亦仙去夫山名計籌者按吳越書以為有辛斫者蓋有所養抱而隱遯於此當吳越吞噬時范蠡當從鉞問所以取吳之策鉞與偕登之觀覽指畫若規見其勝負然者故得名夫抗之諸山雖皆原於天目其龍拏鳳騫傍枝次脉氣勢飛舞而沓至則皆莫若計籌之一山故宋楊和王沂中即中山以為墳昇元觀乃其香火院也方真

人在京師時 世皇恩遇殊厚然每日乞南歸江南名山川非不多而真人獨孳愛戀乎一計籌則山之竒秀槩可想見矣昔真人延予蓬山閣上較讐群書巢雲樓未之建也迨今四十寒暑矣顧予方飢驅糊口於吳中雖欲復遊山中莫可得茲冬舟過婁江會善淵於婁江之玄真道館念予嘗承真人知遇之厚端來吳介道侶步宗浩甫請予為樓記也夫計籌之為山固予所熟游善淵又指畫言巢雲樓得地之勝雖未能登斯領覽而巖巒之態度松杉之鬱茂泉石清出而棟宇深靚則固已了然心目之間因為善淵言昔邃古之初固巢居矣禮運所謂槽巢是也及聖人者出創為宮室上棟下宇民安攸居故莊周氏以為樹處則惴慄危懼將以矯齊物情夫何唐時又有年老隱者以樹為巢寢息其上而謂之巢父耶若雲可巢則李太白詩

有謂吾將此地巢雲松故山公巖叟徃自號巢雲夫雲為陽氣山川所由出晴雨變態甚為不一至峯巒林壑高深幽密之境則雲在堦除在軒窓在几席近有在床榻者是雲可接可攬可畊而或可卧者烏不可巢耶况爾仙真徃來乎太虛恒以雲為乘矣則樓號巢雲要不為過且善淵名樓不忘其師尤可嘉明春當來拜真人蛻冢其樓四向景致予雖老尚為賦之

純素齋記

楚漆園吏以內聖外王之道歛之於精神純一之中迺曰其人純素可為真人夫真人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世惡有若人哉蓋指此心而言也人之為心湛然純白一念萬年則雖為賢聖為佛祖要豈能外於此哉東晉遠法師在廬山修念佛三昧謂之修白業夫白與黑對暗還黑日明

還白雪山大沙門教學佛者至矣盡矣又豈待予言也哉吳僧如瑛者號白石潔素而好修依止蹟沙寺毅公文室為侍者乃取漆園吏之言扁其齋居之室曰純素漆園之言不惟是而已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漆園著書時佛之為教東震且未之聞也良以佛教寂滅而莊助老氏者其教清淨清淨而虛無虛無而寂滅要不可歧而為二雖周之書肆行而與其言自相脗合也瑛也浣濯其心身服膺乎佛祖之所垂訓則雖拾薪鬻石山顛水涯精進不惑則將見純白真人無二無雜我即真人真人即我雖佛與祖亦何異哉瑛年未三十能精進不退定以予為知言至正己亥玄月朔記

虛白室記

西隱菴在吳城葑門東一舍而近郡高僧賢哲翁之所建也菴

非有廣殿修廊之宏麗然當江湖之會文漪驚瀾天光雲影朝夕晃漾簸蕩在几席間蓋亦精藍云其徒在別峯於菴東南舫一淨室扁曰虛白索予記之予嘗讀莊周氏之書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謂人能遺聲色之雜去嗜慾之擾而一任夫性則道集太虛之宅而純白生焉其義若此周蓋老氏之流別峯佛者也老佛果同道乎不然老之道清淨亦在乎養性佛之道寂滅亦在乎見性性無不同與生俱生而不可不養者也苟能養而有所見則本性虛明舉天地萬物莫逃乎明鑒之下何虛之不生白也哉別峯寂然燕坐是室以息群動則必心靜性靈四維上下皆成虛空雖晝之日夜之月其光明亦同普照十方矣何有執着乎何有垢涅乎佛乎老乎莫之同乎莫之異乎此少林指以單傳而神光遂入於雞足山者其能外此虛白否耶姑反

訊之用以為記

趙州守平反冤獄記

儒者存心不累於物故能超然遠覽於情偽之表流俗之人則不然遇事屑較彼我計利害心非不知其事之枉直也顧乃怵於浮言惑於妄議局保自己而彼之黑白有不暇計焉於戲使人盡如此則所謂司平於我者我何賴焉夫司平者非一端然莫重於獄者狴犴之中捶楚之下酷吏所煅煉至有反是實者夫反逆天下之大惡也平人不勝其楚而曰反是實焉由此言之它可知已惟其心不累於物者鑒空衡平為之体妍醜輕重舉莫逃焉一為煅煉文致之所惑而不推其情狀所由起未有不錯謬者矣然人心日偽世道日降荃蕙不能化茅蕘矣况其他乎則其呼吸之間變詐機巧旁午逢蠹出竊謂臯陶復生於今

亦豈能悉其情與狀夫儒者其用心萬無過於臯陶也然於滋偽愈詐之日其心不為流俗之所移也乃能洞見其情而不惑斯其所以為可紀錄也欽王昉字季境其先閩人大父中書平章公其父則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本齋公也至元五年任淮東宣慰司奏差未幾侍父病歸吳下終喪仍往淮東陞都府宣差至正八年八月十六日府同知上任而昉職掌堂食公宴當其職所隸所謂茶酒夫翟四者以蔬飭不謹令別具鮮潔翟不從乃叱直廳軍夫戈占負翟四令獄卒張全隔衣笞其臀兩下昉以張笞不力也奪張手杖自捶之亦兩下耳翟方整換蔬飭終宴逮暮方散去翌日翟復到府署少頃即歸時維揚大疫染者多暴亡蓋翟已染疫願身隸官其出乃強勉更四日翟四者死府僮人鄧德者翟疎遠親戚也嘗以割烹遭昉撻於是嗾

翟妻蕭訟其夫死不以命先是揚州路錄判石琪目擊眈由元戎以下以其名臣子禮遇有加每諂事眈恒欲具酒以啗眈拒絕之兼以驛騎數不足眈烙琪所乘馬以足之琪恚無所洩及見翟妻訟夫遭眈捶死乃大喜教蕭以為翟不死於杖而死於眈用靴脚疊踢其夫臍右凡兩脚於是翟殞命眈既就逮戈占等証佐不得同琪為畫策別立証同証佐而加之撈掠驅拽且更卷十六日字為十八日所以誣陷眈者無不至兼帥府憲府兩不相干錄事司不能無觀望而得以高下其手焉眈既不勝苦楚亦自誣服獄成上府凡囚在禁憲府當以時獻眈或審異獨漏眈不知加省錄及憲長它除揚州路及憲府以眈家屬訴寃頻切乃始選委泰州知州趙公威鞠之公即追蕭所告狀反覆披閱見擦洗告日兼証佐皆非當時與見眈捶翟者檢翟死

既在八月廿一日緣何江都縣繳申屍圖却在九月十四日兼訟眈踢翟死公論甲舉右足當踢乙身之左緣何訟眈舉右足踢翟而踢傷痕反在身之右乎使誠以臍右致傷翟當即死緣何更五日後乃始死乎凡所以誣眈者卷紙色不同墨濃淡亦異兼眈招辭皆非眈手書公既洞見底裡即命吏以此數端立案駁問駭吏莫珎以下誣証作等四十餘人或首或招盡發石琪所謀而琪避罪逃去於是眈之遭誣乃始平反而明著於淮甸眈寃既伸而公以文章之純道德之懿英聲茂實海內傳誦於是聖朝召拜翰林待制予念叅政公無恙時眈嘗從予游聞叅政卧病以其薨至無以為歛忠愍公死王事朝廷賜田十頃于吳以贍其家舉族之人食賜田者常千餘指而賜田所入每缺於水旱故其家窶困日甚重以眈不幸遭誣既在獄其家訴

寃入淮幾二載囚糧不可以飽眈諸兄弟更貸以救眈垂死非
公以儒者用心不為威怵言移灼見寃抑即為平反則眈死狂
狴必矣夫能平反寃獄國有賞典豈公所喜哉傳所謂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也顧諟者心術之純不惑於文致煅煉不動
於是非利害曲必為直之枉必為伸之蓋其心初不求人知而
人自知在公不加喜人不知在公不加愠此儒者用心之恒使
善於頌公者必曰陰德陰德云夫德必積而後成然其積之也
要亦行其所無事今天之所以報公者將由掖垣論思獻納匡
益 聖明以福海寓則凡天下誣枉者豈特眈哉將使沉寃盡
雪枯朽蒙惠人心和於下天心悅於上是皆公能以道參輔廟
堂儒者所能致非公尚誰望之
僑吳集卷之九

僑吳集卷之十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記

藏書樓記

與天地相久遠者聖人之道也然道非書則不傳故六經所以
統天地之心若夫史子百家之言其載道雖不能無淺深措詞
不能無工拙下逮芻蕘稗官亦未有背道而可以傳世行後得
齒列於藏書之家者故藏書之家自經出坑焚漢武表章以浚
今幾二千年儒先班輩出其翼經以明道析理以傳繼其於三
才萬物之理治忽幾微之驗名物度數之詳興壞理亂之故其
為書充棟汗牛藏之中秘者固所不敢論若昔張氏晁氏葉氏
陳氏其所藏書既竭其貲力以營購又竭其心思以表題然今
書雖散亡而猶可以見其嗜古而力學視築臺榭貯歌舞變滅

於須臾之頃者相去豈不萬哉雖然藏書者豈徒闔卷帙之富
競籤軸之美哉蓋將講讀討究以致其博及其至也則必歛之
於約以驗其所自得者烏不若是則是夸大闔靡也則是求知
千祿也曾何足以致博極之功研諸家之說也維揚陳君季模
家馬馱沙之上沙當揚子江之心而百川之水悉滙焉既久於
是至其子天鳳字舜儀生有異稟由髫髻以至于冠惟理義是
說惟圖籍是耽君愛其子之嗜學也於是以其家舊藏書合新
購而得之者凡五萬餘卷築樓於居之東而藏書於樓之上樓
之前鑿池以瀦水其後萬竹森立都水庸田使白野泰公為篆
三大字以揭之乞予為之記曩杜徵君原父每道陳君之賢今
徵君已逝海內猶所稱尚則君之賢詎不信夫故為記於樓壁
俾讀之者當知陳氏藏書之意不為科名發也不為利祿設也

蓋以為反身窮理非誠有志於聖賢之學者不足與語陳氏藏
書之意也異時舜儀盡讀其父書據博約之要探天人之際外
功利之說悉其精不忽乎其痛明乎遠不畧乎其近聲望學業
充然被大江之北南是則陳氏藏書之驗也若夫登樓而四顧
山川風物予雖老矣君能款於樓之央猶能一為賦之

德聚堂記

海虞陳子善名其燕寢曰德聚堂索予記之嘗觀諸易萃固聚
矣若渙則渙而非聚也然聖人皆曰王假廟夫能聚合渙散之
人心孰有嚴於宗廟孝享者故曰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
而民敬之況於王者翼、禋祀之時乎昔晉大夫見奠缺耨其妻
饁而敬也即曰敬德之聚也是知春秋雖尚戰爭而士夫之見
道固已如此後更程謝諸儒乃指敬為聖學之始終然其實不

外乎德之聚而已聞子善兄弟四人友爱薦至家居更二百餘年繚垣之喬木傳家之腴田歲長而日植者敷紆而蒼蔚人知其根深柢固食其德於無窮矣予入吳未廿年其變故相尋者日接於目也而陳氏兄弟厚有其家之久非孝弟之心詩書之澤凝聚而不散安能尔乎夫吳之人使盡如其兄弟亦何至於變故相尋耶為之記豈但美夫陳氏兄弟併以告夫吳之人

宜遠樓記

昔吳越錢武肅王承五季昏亂據有浙東西更三世四王挈其國歸宋迨今四百餘年宋社已墟而錢氏子孫尚有能讀書以保其門閥而不墜者若毗陵錢子常是已子常居太湖之濬於是面湖建樓曰宜遠良以湖之大三萬六千頃其島嶼起伏於渺茫之間者七十有二其最勝則洞庭莫釐與馬跡也具西則

軍帳其北為九龍諸峯莫不呈奇敵秀萃於几席凭闌縱目歷歷蒼翠可指而數迴波驚瀾煙帆風舶變現出沒孰為端倪葦沙蒲沚水鳥飛舞疑有仙真往來顧盼於混莽之頃豈但漁人楫師之謳吟哉夫吳以水為國敞明夷曠固可眺覽子常之樓近者皆可悉而無遺其尤遠者目睫有盡而物景無窮將不在乎數百里之間而必極於無際也凡物自大視細者不見自近視遠者不明有明目者可以及遠矣其能了千里於決管乎然則惡乎而可宜乎遠其宜乎遠者舉無碍于目睫可也雖然此局於形侷言之也人之靈蓋有不依形而立不附侷而存者是豈可以遠近限哉子常先得吳興趙文敏公遺書二大字揭于楣而乞予記之夫物宜遠者豈但物景而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今圖史所載錄者遠者千年近猶十餘年誦而傳之無

不宜舉而行之亦無不宜是宜遠之義也豈區、目睫之謂乎

芝秀軒記

凡鍾秀而盈乎兩間者人與物也然舉莫若乎人、宜無羨乎物而猶有取而羨乎物者非以其常而以其異也今夫草木為物至夥然未有不根而萌不土而植者獨芝之為物不類其生非由根其植非由種抑亦可謂甚異也已然見於神農之書得取於楚人之騷至形之登歌清廟書之紀年國策告於神明頌之天下其盛至於宋大中祥符之間芝之為瑞至不可勝紀若有仙者以之為服食為樓觀自非秀異超出乎尋常草木則亦惡能若是哉吳人馬君瑞家婁江之上有取乎晉人煌、靈芝一年三秀之章也名其燕寢之西曰芝秀謁予記之予觀馬君年垂八袞而神宇澄朗視聽明徹諸子及孫皆讀書慕義其森然

庭砌間者皆芝蘭玉樹也是皆君一身善慶之積烝為嘉祥疏為瑞應願芝之秀不土而植不種而獲者所能髣髴哉故善觀物者其嘉祥之應在焉君之家正不以物之異而特在乎人之常耳君登期頤上壽行且見其子若孫其秀不于芝于其人其瑞不于家于其國由此言之芝誠足以致瑞又豈止於一年三秀哉雖布護乎君之家不異凡草木可也為之記庸何辭

松石軒記

昔夏后氏分畫九州而青州有鉉松恠石之貢當是時風氣初開人未必有耳目玩好也儒先不能無疑於此以愚觀之玩好於時未必能然韶樂以石為主故后夔言樂獨於石則曰於擊石拊石然後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蓋石音難和故磬必泗濱之浮今以靈壁所產之觀石用以為磬然非秀絕者不能有聲音

之純故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然則惟石之貢蓋必異於尋常也已降自唐宗始以石為玩好然後石之品益繁宋宣和間於物無不品定故以太湖石品最高唐李贇皇牛奇章二人相業雖不同其於愛石則一也中吳在宋為畿甸至今荒園廢宅石一燬於劫灰者在有之若夫松之為貢棟梁榱桷禪房狙棧無不可者至乃蟠紐詰屈懸根獻秀始以松為園池亭沼之觀玩今叅知政事澄江朱公以雄偉之姿遇風雲之會養母夫人以孝待鄉曲間以誠故能出總戎機震耀乎諸軍之上入贊太尉府政雍容乎百僚之端公私弟在吳城之正中深沉宏固當其客次有松有石左轄番陽周公扁之曰松石軒仍作大篆以表章之夫大叅公擬之於松則清廟棟梁也擬之於石則韶樂天球也賓至而燕集於茲語咲於茲挹松之堅貞攬石之秀

潤其所以為國幹播民和者夫豈尋常松石之謂哉

春暉堂記

六經所以統天地之心者豈有他哉不過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已若夫詩本人之性情達夫倫理所以發明父母之於子之於其親慈愛孝友由乎心術之微顯乎事為之著其本末先後終始小大蓋莫不備焉其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謂至矣至乎唐之詩人其於三百篇雖未必一本乎性情之正然有關於世教則其義一也故孟貞曜之詩曰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其曲盡人情發明人子之於父母恩猶天地深婉微密亦何異乎欲報之德吳夫因極者乎去之數百年諷詠歎息要與蓼莪陟陌相表裏是則詩之為教有關於人心俗化如此高昌觀君德身簪纓世胄筮仕干朝自其先祖翰林學士其先尊容省

使皆以純孝著聞于時逮德亨甫八歲而其尊人不祿母夫人撫腹鞠育以迄于成立用客省君之澤教授海道萬戶府提控紫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諸職於是奉具母就養于吳德亨念親之老也滌灑甘膳必嘗而後敢進定省涼燠必備而後即安凡所以欲得吾親之摧心者無所不用其極而欲然自以為未至也乃名其燕寢曰春暉堂夫以春陽光暉汎灑乎群物者豈一草木哉然以寸草之微得承乎陽艷郁青有天地之仁焉有生物之道焉凡工於詩者非不欲咏歌其至也然卒莫之能而貞曜君能之此觀君所以取之也亦可謂知為子之道焉知奉親之孝焉為之記非溢美夫德亨也蓋人心俗化有繫焉者尔

東生堂記

吳山之峯起于震澤者際七十二峯巒綿亘其又突起而竅峻

者惟馬跡山周百二十里附山而居者鍾秀于山毓媚于川蓋多良士秀民若錢山人子標則尤卓異者也子標問學又與山水爭深長每登山徘徊顧瞻念身世起滅之遽而親友會合之難乃作東生堂于屋之左每朝之日夕之月出於太湖之底而升于馬跡山之顛也委容光而經山人之塗者東生堂蓋得其全且山人觀於朝日而夕月也以為天行至健三辰麗天而委照下土惟日與月雖行天有遲速之殊至所暮而皆生于東也星辰不在焉故驗失所生四時有常道朔望有常軌分至有常度一或虧其常則東生之義乖矣於是山人起處是堂觀於昕夕悟進學之不可以無恒治家之不可以無要人徒見山人有時屏迹于山林之幽有時自混于城市之隘或衣鮮策駿或鶻裘鶻冠由其外而觀可謂無恒守矣然不知山人之所以檢其

身者內而心術之精微外而言行之章著舉皆不可以無恒而駸然進於道矣東生之堂有助於山人者若此豈直為歡宴娛賓之室哉堂面夫椒山故君自號夫椒山人按郡乘夫椒馬跡為山皆在具區所謂馬迹者由神禹治水道會稽得神書於此然其事異矣若夫耕越嘗敗吳其地事載傳記可考予雖老山人能致於山水之間則其景物之勝尚能為賦之

壽梅軒記

毘陵邵吉卿其母老矣其起處軒之外有舊植古梅一株枝幹所及大實盈庭梢森上千高實覆屋既敷腴而條達復輪囷而屈伸望之如獸鳳蹲舞即之而瑛瑤朗映不問可知其為百數十年物也吉卿以其奇古過甚於是名之曰壽梅夫江南之梅不異凡草木所至蓋皆有之惟是多而莫之貴也故或混於荆

棘或戕於斧斤或困束於顛厓邃谷之下或自媚於孤烟野水之傍其幸而植之範圍列之臺榭者率皆繁雜而鮮妍頽其老而奇壽而古者未必若是軒外之所有也則名之曰壽梅斯為稱情也已夫是吉卿之母夙稟貞異自其良人溘先即屏去膏沐敦尚朴素心慕空宗勤事如來日誦毘耶經典精進弗惑夫世壽莫堅於金石然金石有形有壞故莫若神仙長年然神僊長年在佛理究觀亦為虛妄故莫若西方覺皇有無量壽今邵母壽屆耄耄皓髮脩容其學佛蓋已臻極其至宜其所居花木亦皆發於清淨願力又何止於壽梅而已哉

心遠堂記

聖人之門人難疑問答不出乎仁之一言若夫心則一再言而已豈聖賢之學可以外心而他求哉蓋仁實心之全德語仁則

心在其中聖人既没孟子言仁則兼心蓋聖人之言非孟子無以明孟子之學非聖人無所據悠千載得之者誰靖節處士以晉勲舊世家於聖賢心學雖未必有所見然其純靜高潔不污其身固一世之高士矣至其所賦詩則曰心遠地自偏夫以聖賢言心惟恐其外馳而或遠今靖節云爾者蓋以心量廣遠言也既不局於事為之末亦不規於形骸之累超然遠覽於萬物之表是則靖節心遠之謂也洛陽劉君太年以才選為漕府知事清慎而有守雅正而能斷其上世皆為名公卿故大年聲譽落響人耳也今叅謀漕幕駸方大用自非懋乎聖賢之學則亦何能致身策名若此哉然有取乎靖節心遠者以示乎志廣遠者非淺近所能識造高明者非凡陋所能知是則心遠之謂焉若夫心學之奧非更僕不能竟姑以是為之記云

仲尼厄於匡而弦歌是其心止於其所泰然不以外物所搖奪是心曷嘗出乎外也哉然而衆人顛倒紛紜所思不能不出乎其位也故其身處卑下而思則在乎崇高身居淺狹而思則在乎廣大以至身在一隅而思行萬里之遠身輕一羽而思舉乎鼎之重是皆不能知所止而所思汗漫放逸為無益也使其無外慕之心而能知所止則食服居處一安其分而無慕乎富貴蓋非薄富貴而弗為也謂為天所賦而分所當安也是其心能止矣豈有外慕之心乎及富貴之未衣而游纓綴毳食而膏梁芻秦居而華堂廣廈適至不增榮適去不加辱亦安於所止而已矣聖人以其義精微而道甚大也既於易發之又於所常言曰在止於其所止父子君臣止於慈孝仁敬皆其位之所素定何可以不知止乎故曰良其止其所也吳士金君達可

名其寢處曰止齋以奉其親處其弟教其子姪既有以得親之歡又有以盡諸弟之友愛至於教子姪而齊家者一切身為之率而弗託之空言於是達可教行於家望孚於人安恬樂裕而無一毫外慕之心亦可謂能止於其所者矣為疏易良義記之

陋隱記

人之於物不自以為陋也乃能安之故蓬茨之下羹藜糜稗可謂陋矣而賢者樂居而啗之豈賢者所好時異於眾人乎誠以命懸於天於窮達有不可必也苟窮而慕夫達則於命有不安則必揆之於義安於命之所值泰然若將終其身方其未遇也耕不以壅塗為陋漁不以繩獨為陋商賈不以魚鹽為陋版築不以杵錘為陋一安於命之所值而不計乎通塞也是以豐草茂林鹿豕之所居也士有終其身而行坐嘯歌於是自以為樂

有不知老之將至抑何至是哉蓋亦安其命而已矣命為天賦之正理能安乎命由能知乎天知乎天故不逐以外慕設慕乎其外未之有得而其中之所失有不可勝言者故善安乎命不為外物所動故不自知其陋焉句曲從老氏之學者顏道宗自號曰陋隱請予記之夫是之謂豈同聖門顏氏子之姓而學夫陋巷隱居之樂乎昔顏子以王佐之才得聖人為之依歸豈樂隱遁以自高哉誠以天之生人必聖人者出而君師之然後厚其生而復其性以孔子天縱之聖而不得其位非不閔天命而悲人窮顧乃周流以終老顏子見其然故甘簞瓢陋巷安貧樂道隱約以全天命所賦烏有毫髮勉強於其間哉故曰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學顏子之所學吾儒分內事也吾儒推陋隱之說如此未知陋隱為何如脫以為然當未共講以尋其所樂

懶齋記

百金之劍不善藏則鋒鏑缺兼石之弓不善關則膠筋弛天運
於上以成歲功然日必養明於夜月必養明於晦星必養明於
晝地之道亦然春生夏長可謂盛矣然必擘歛之於秋堅凝之
於冬天地化育其大者尚如此若夫千里之足九霄之翮使其
追風逐電窮日之力不已則驥之為德孤矣鵬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海運而徙於南溟然不以六月之息亦鳥能負青天而上
者九萬里哉陸走而天飛者尚矣至於舟之濟川車之載塗高
帆堅桅揚天風遡鯨波一駛數千里苟有不慎欵忽不可收拾
衆工致巧以為輪輻箱轆舉無不備使不擇夷險推圖疾馳必
覆債之不暇何有舟車之用耶雖然是遠取諸物以為喻若夫
近取諸身人之生稟氣乎陰陽肖形乎天地心神火也而礼配

存雅齋記

詩始盛而雅作詩中衰而雅變詩隕墜而雅亡矣當宗周盛時
大小雅與頌聲並洋溢雖其所以用之者不同然而鄉人邦國
之間宗廟朝廷之上聞之而人心紓和奏之而神心舒悅人倫
順於下天道應於上稽之於天則三辰咸若驗之於人則諸福
咸集方是之時雅頌之和禮樂之作刑政之修明紀綱之畢舉
是皆雅未變而文武成康之治比隆唐虞後世所以不可及也
成康既沒王澤未竭雅頌正音九足以匡維人心扶植政典更
幽厲不君既始於衽席肇于閨壺已而蔓延于家國難鍾西戎
毒流海宇於是雅變而王澤竭雅變而頌聲寢雅變而人心晦
蝕天理或幾乎其熄矣然雅雖變而未盡亡也及乎王室既東
中天之既甚慘於時卒王自應枕戈待旦命將出師以雪不共

戴天之深雖然後人心復明政典復舉頤乃於文侯之詰易哀
號慟哭之詞為平常撫恤之語于以見雅亡而春秋不得不作
矣雅亡而春秋作天下之變故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然人心終
不死也天理猶不熄也則雅之所以存者顧不在於人乎是故
國風變而入乎衛與鄭然素問濮上豈盡淫泆也蓋有君子之
風焉由此言之雅之存乎人心者則不以其亡而盡泯也邵君
彥清父有志乎春秋之學也前乎春秋者雅亡矣彥清則謂人
心不死也其所以存雅者顧豈不在於人乎於是作存雅齋記

止齋記

昔者聖人觀艮之象以為一陽上進已極不復進而止矣其下
二陰為靜止止而下靜有止之義焉於是著重艮之象曰君子
以思不出其位故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文王美里而衍易

為肝神木也而仁配焉至肺腎之與脾莫不各有攸配而所謂
土之信也水之智也金之義也皆不由聖智而加愚不肖而損
人惟若是於是慕聖人而力學以求之朝夕孜孜第恐其力之不
至故古之學者所以有自強不息之功是則求諸已者然也若
夫名位利祿貴富顯達是則求在外者求之外者有命於是曰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既不可求而得乃安於所值而似乎退懶
者況求諸已者雖曰體天行健也雖曰惟日孜孜也然有藏修遊
息之道焉故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古之君子求諸已猶若
是而況於外至者乎求之外者有退懶止足之意則其求之內
者所以致不舎也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高昌章公自
其上世來乘朱輪佩蒼珩出入乎鳳閣鸞臺職任乎方伯連帥
以蟬聯乎圭組者素矣至公尤勤於問學凡聖賢之所垂訓百

家之所論載既委已以講求之及筮仕于朝啟歷清要執法中
臺典司內禁可謂隆矣朝廷尤以漕府長難乎其選乃佩公以
三珠金虎符乘傳南下公於漕政與利除害知無不為於是
當宁遂免東南顧慮之憂公之臨政惟恐一毫之未至若然者
可謂体天行健矣然而自號則曰懶齋焉愚故竊知公之意以
為名位顯達皆公世所素有既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等而
上之叅鈞衡秉樞軸俾元游於不知不識之天亦公之素有也
雖欲退懶而不居盖有不可得而辭避者是則公懶齋之謂也

瞻雲軒記

金君伯祥家笠澤之上而好施與有客持金華黃侍講誌其先
人之墓謂其上世以粟贍人之乏病与藥喪与槨已再世至其
先人尤刻苦節縮絲蓄粒聚而保其先業沒於至順三年葬吳

江久詠鄉之韓墅因澤國土善崩更廿有一年為至正壬辰改
厝于吳縣橫山吳巷村之原山距城半舍許背臨太湖而面若
箕踞又名踞湖山伯祥以拜掃歲一再至於是屋於墳傍即其
軒曰瞻雲索予記之予謂伯祥先人之塋域於此雖致愛則存
致愆則著然其親之声音咲貌有不可得而復見者矣顧惟山
之雲起觸石合膚寸而飛盪胆睛雨晦明悠揚變化千態萬狀
此人得而見之所謂英白雲無時無者然詩人獨取以起興至
達於天步艱難而狄梁公過太行觀白雲歎曰吾親舍其下由
此言之雲固無定踪而孝子所以思其親觸物感懷有不知即
此而發其怵惕哀慕之心也想伯祥於拜掃之際感慕其親焄
蒿悽愴精而神之所在但見弥漫變隸之在巖谷於是曰吾親
其在是乎何深有以觸吾衣乎故名軒曰瞻雲意甚婉矣伯祥

之隣有沈仲說氏蚤孤養其大母備至既喪不忍期必三年廬墓以孝聞伯祥將薰陶之其瞻雲以思親彼此同一致予樂道人之善故以類推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聽雪齋記

凡人有所聽未有不由於耳者而莊周氏則曰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夫人之為心主宰乎萬類故其職為天君若耳職司聽而為之君者侵厥官周之說無乃不可欤蓋無聲之哀樂有非視聽所能察甚至明目視而不見聰耳聽而不聞其故何也無聲之哀樂繫乎人之心也由此言之周之說未為無理今天日月星辰風雨霜露運行乎四時莫不有恒度至於雪三時所無有而獨見乎玄冬或大或小或急或徐先臘有之謂之瑞未春而作人尤不厭逮春有雪則謂非時是雪不恒有然詩人

長枕之樂讓財代死之義未嘗不感慨而興慕也於是祥孺相謂曰我四兄弟今惟二人吾二人不幸墜先人墓構而忍分門割戶異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於是兩家復合為一媿戚鄰舊無不舉酒相賀雖無情若艸木故叢竹有一根兩幹之祥蓋非有所待而然也是其昆季暫離而復合暫異而復同其根抵綿衍秀穎之兆造物者固已示其端於此矣人遂以瑞竹名之蓋非夸詞也吳人士為賦詩者且成卷而乞記於予昔寇萊公貶非其罪而身後有瑞竹之祥虞雍公父更生佛祠下亦瑞竹挺秀彼皆宰相所格於天者大有不敢援者故予為之記僅有取乎締書之言而表章之耳

至正壬寅秋七月望書

王氏藝齋記

君子所以貴乎故家遺俗者豈特其名稱也哉其文獻有可稽

其支胤有可采其傳其授有可法可考夫若然者要豈一日之積哉宋渡南諸帥臣以功名顯者固不一若王襄愍抗節以死於苗劉之難賜葬義興山中其五世孫覺軒先生宋亡後以文儒起家官至蘭溪州判官當盛年即委政歸蘭溪君之子敬與其昆季仲德子明皆克力學以世其家文獻之傳有可稽可法重以三昆季博洽以考索嗜古而識精於是其家書傳子史百家之言三代兩漢尊彝鼎之器六朝以下圖史繪畫之屬象犀玉石製作之粹在他人代有一二物猶可哆然自足若蘭溪君之家殆所謂如行山陰道中千巖萬壑使人應接不暇向三十年前其里人岳漢陽與君中表親戚子嘗從漢陽登君仁復堂所見歷固已若此今更一世其所增益蓋必倍蓰於昔時方泰定間子敬當無恙歲朝禱籤於大神之祠籤語有謂當獲古鼎是年果

得高父丁彝於雒陽夾谷之家夾谷初不識為彝第謂灞陵橋下出於漁者之網罟彝大容一斗重十斤其鬱發而為文章雖五采爛錦不足以喻其菁華其模鑄之藻思雖妙畫重複不足以喻其巧神子敬既得之則大喜以為大神籤語靈貺若此至合海內博識之士觀之不獨推彝為三代銅器第一且盡讓子敬之賞識為不可企及云未幾子敬捐館至正壬辰距父沒餘二十年矣是歲傳聞冠將犯浙西敬父之子令顯字光大乃謀於二父載貲以隨必為貲所累固莫若窖藏之而盡室以避去光大尤念彝其先君子所賞鑑乃沈彝於園池之深屏處夜聞池中有物怒吼殊訝之於是出彝於水寄之他處比賊退視所窖藏與其萬金之貲千柱之室皆燔燬掘鑿無一存者而彝也乃獨歸然獲存夫光大之先君子禱籤于神謂獲古鼎而是年

果得彙固已神矣晏然太平之世豈料變起不測哉急迫之際沈彙水中而乃怒吼以規免於盜賊之手由此言之彙之神不可泯沒無傳也已按經傳商諸帝有沃丁中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若父丁則未之聞也或疑武声相近而尊稱之今獲是彙尚足以裨經傳之缺故歐陽公金石錄每謂古器物銘款多可以證定詆缺是於世教豈小補哉光大念其家故物無一存者一獨彙為先君子所寶愛於是遂以彙名齋夫王氏世澤之淳彙能神之為之兆是相與永久無窮也必矣作彙齋記

貞節堂後記

都功德使司都事無錫華君之室人陳氏年二十八喪都事君君歿更三十六寒暑而夫人亦已老矣至於是而都事君之貧產薄者厚遺孤幼且壯孫且授室則夫人之老可知里父老以

文士往有聽之者且雪之可听豈如五声八音合人之歌相間而作諧和而成章抑揚而中律可以得於耳而會於心哉固不然也且雪作時貴富之家錦屏綉幄清歌妙舞又何暇乎聽之耶惟士而窮愁頹簷敗壁之下葦屋蓬窓之間地爐灰寒飢凍無聊於是惟雪之為聽顧非喜於聽之也而雪之騷蕭風淒緊而夜次寥雖欲絕之於耳自有所不可也此無他接之於心者然也予生六十有四年貧病憂鬱蓋無斯須之樂也春夏秋冬人所喜樂者予無與焉逮冬則不然天陰沍寒密雪作時其聽之悉而聞之熟者人蓋莫予若也是則隱憂之結於心不可以耳而以心聽者豈惟雪哉蓋凡接之於耳者莫不皆然西夏鄔密公仲貞父故三公子則其生長貴富豈窮愁賤士所可同日語哉其儔寓於吳也亦以聽雪名齋蓋仲貞方刮磨貴習委已於

學其聰雪有甚於寒士之凄苦者故記以貽之

芝雲堂記

崑山東瀕海在吳屬邑獨以產石知名海內地誌謂山舊嘗產
玉玉出河源萬里外而謂玉產是山其信否不可知也然令產
石而不及玉其字尹秀淋之氣宜有人為得之邑良士秀民非
無有也然為農而樂於田里者或失之朴為士而攻於文學者
或失之鑿工賈末業不齒為若夫精於士習而不鑿以求異安
於田畝而不朴且鄙惟於願仲瑛氏見之願於吳為著姓自吳
丞相雍以下代有其人仲瑛家界溪溪望崑山裁十里許其出
雲雨蒸烟嵐近在目睫間仲瑛家於是蓋累世矣內附後個儻
非常之人徃自致青雲之上於是仲瑛之大父泉其諸從父皆
紆金曳紫貴顯赫使仲瑛少發其所蘊出為時用高可為名卿

次不失齒諸父願方讀書績學臨帖賦詩堂序几案列三代彝
鼎唐宋人書畫觴酒為壽以養其親且築室於溪之上得異石
於盛氏之漪綠園態度起伏視之其輪囷而明媚既似夫天之
卿雲其纏乎拳而秀潤又似夫仙家之芝草迺合而名曰芝雲遂
以其石樹於正寢前而名曰芝雲堂夫卿雲芝草世以之為瑞
矣然雲氣之散聚芝草之榮悴豈能久而不變哉惟士君子積
其所學尊其所聞孝行著乎閭壺德業章乎里閭推是美也譬
之珠與玉為玉之蘊石珠之藏淵其光氣自有不可掩者吾知
仲瑛蜚聲騰實夫豈久淹於吳下者其為名卿而繼諸父有日
矣幸先以予言鏡諸芝雲石上異時與彝鼎旂常併為不朽矣
夫豈卿雲芝草之謂乎至正己丑秋八月望遂昌山樵某記

讀書舍記

君子所以貴夫讀書者豈徒誇多聞靡而已哉豈徒博聞洽論而已哉豈徒科名利祿而已哉蓋三才萬物之理與壞治亂之效名物度數之詳動靜消息之故是皆非書莫能載故善讀書者其於理無不窮於效無不覩於詳無不考於故無不知夫若然者抑亦可謂繁且多矣然不返求諸身而會於約則豈善學聖人者哉故君子學欲其博守欲其要讀書者舍是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然竊論之唐虞夏商之時可謂至隆極盛也已士生其間豈非一夔於書也至周而文大備及其衰也聖人出焉六藝百家莫不折衷於聖人而後定由是之後觀於詩而性情得其正於書而政紀得其宜於禮而敬於樂而和於易則有以驗陰陽於春秋則有以定名分是則聖人之功與天地高深迄于今而不墜者由書始傳也書之功若是善

讀者即所以善學聖人也更秦書幾泯盡而無餘漢更武帝表章六經及其衰而學者讀書之効至以清言而高議扶持人極與漢相始終然人自為書家自為說逮乎隋唐以迄于宋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象犀珠玉之富車旗廟朝之貴河海山岳之深厚風雲雷電之變化可謂衆且多矣然未有不孝乎經根乎理以擅專門名家者也書至此而不勝其煩讀之者累日窮年而莫之能竟自非善讀以致其博善守以歸其要則將何以哉吳人顧仲瑛氏家於崑山界涇之上凡所居室藏修游覽莫不皆有題扁之名至於其所藏書而緝閱之所則曰讀書舍其所志以揭於兩楹者則曰學時習德日新予喜其有志於讀書也然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則必本於反身窮理庶有以驗夫三才萬物無一不備乎吾心以吾心之所固有推而達之家國

天下所謂成己之仁成物之智非善讀書者不能也雖予老矣且將扁舟過仲瑛以扣其所造詣仲瑛必有以語我

昭肆齋記

昔聖人學韶樂於齊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今韶載於書體制具在使止於若是則聖人何為而嘆美何為而肆學蓋必有超乎聲容綴兆之表能使齊之人雖三尺童子亦視端而趨疾不若是何以至於鳳儀獸舞祖考來格也故詩三百篇用之於宗廟朝廷其詞具在若其律呂音節清濁高下疾徐長短係乎聲音者非授之於樂師工瞽唇齒舌喉不能然也至於九夏之歌在周禮則鍾師掌之說者謂樂之大歌有九所謂九夏者王夏也肆夏也昭夏也納夏也時夏也章夏也族夏也祴夏也騶夏也是九歌者舉有章程而不可以毫髮僭差也是以穆叔如晉侯

享之金奏肆夏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拜曰三夏夫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得與聞自周轍既東入於春秋樂師工瞽奔投河海然而君臣燕享之際猶不敢僭踰其嚴如此然則宗廟朝廷之間禮頌樂節何可以不學也哉松江夏頤貞好古而嗜學以為昭夏也肆夏也牲尸出入之所歌也牲尸出入在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則可以逮及賤者於是扁其齋居曰昭肆示有志學聖人於千載之上考遺經於千載之下非徒闢美誇多以眩博彫章刻句以求工若世俗然也况感人心之切者莫如声故樂奏之宗廟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奏之鄉里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奏之閨門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今頤貞得姓由神禹有天下以來年代悠邈驗之於昔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並之鍾師九夏之奏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若是則又在乎願
貞博洽貫通此昭肆名齋之意願貞其懋勉以學之

停雲軒記

松江夏頤貞名其軒曰停雲士生承平時咏歌唐虞誦法周孔
粗可以給伏臘及親甘脆之味溫清之室孝養之奉無缺歲時
共徵由奉公之暇則課耕種理釣牧歡忻紆愉尊酒談笑於一
軒之間其才俊穎拔出以行其志亦得見於行事及謝事歸休
有鄉故之樂無匱乏之嘆凡若此者停雲為軒槩不自知其為
厚福也肉久而腐木久而蝨兵戈起於不測戰奪挺於俄頃常
時少年變為鎚埋劫灰眯目軍聲塞耳六親不相保奔逃窟匿
此皆平時所未聞見而停雲為軒一晷百罹何以堪處及喘息
粗定覘知閭里鞠為瓦礫欲求向時承平物景無一存者民生

若此尚何言哉昔晉靖節處士當晉之衰東南兵後不異於今
宋武出定翫亂而處士義與留侯分當致死徒以康樂形之空
遄嬰大禍於是處士念八表同昏徒自痛憤優悠俯仰歸休田
園櫛蔬引觴托於停雲以起興致是其命篇賦詩之意也願貞
自其上世已稱善人曾大父謙齋嘗為杭州司獄多所平反未
五十懸車杜門人稱長者大父愛間尤好學急義尊父士賢甫
能世濟其美朝廷旌以義門用勵薄俗丙辰兵變願貞以道義
名聞而室廬亦盡燬幸而家人獲僅完以城北之泗涇有舊田
廬也徙家居之雖兵後罕落而奉親延師朋舊過從靡間一日
至其讀書績學則收功倍於昔時於以見亂離瘼矣爰其適居
而君子不改其恒有若此宜其思親懷友感念疇昔重有慕於
處士也故仍扁其軒曰停雲夫雲變態無窮於易雲上於天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親戚朋舊身更離亂得與款洽引觴紆憂則夫停雲是昔處士之心而願貞善慕之謂也至正戊戌冬記

白雲海記

至正丁酉海寇劫崑山界溪顧君仲瑛奉母陶夫人避地于商溪、在吳興之東南僻絕處人以君平昔尊賢重士雖危險殆艱累糧擘舟以相從者相望不絕有寺曰慈隱僧聞君名延款禮遇備至故夫人甘賤之味溫清之奉一如家庭屈無何病氣決而歿君痛母客死旅次號慟頓絕事卒即奉函骨歸祔葬于緯墩之光隴仍即舊居堂後結樓而名之白雲海時登焉躑躅四顧以為吾母果安在乎夫精爽其在此乎否乎終天之痛何時而已乎某與君交久相厚俾為之記昔唐狄梁公使過太行見白雲孤飛念親舍其下徘徊興歎然狄公於時母未止豈若君

之母不存君之痛莫贖且其家封殖百年之久園池居室書冊琴尊悉委棄於出奔母子累寄命草野徒以德厚在人粗畢襄事近商溪人未能言君之表其母也吊者相屬哭者相踵執紼追送幾千人噫士於此可以驗平昔之為人今既歸葬登樓以思凝望延佇原隰演迤湖江渺然瞻彼白雲或卷或舒或明或滅雲之意態莫盡而君之哀痛何已且惟新朝聞君才名將授以秩君靳然衰經固辭弗獲乃祝髮家居日調毘耶經以游心於清淨覺海深惟海之大無際雲之變無窮君之所以思親也觀其英盤礴極海際天莫匪孝思之情至其著存不忘儗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声然則夫人魂氣精爽乘雲下上要與君接手雲氣縹緲之間者与雲海相無窮也是為記

草木之於人非有情聲氣脉相感召然其應自有適相付者故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其言庶人孝則浮珎舒恠草秀水出神魚緯書非經固不可深信然吳人金氏兄弟其家居也析而復合庭舊栽叢竹忽一根而兩竿視他竹尤青潤而秀拔人皆以為孝友所致故名之曰瑞竹焉金自得姓始於祭天金人其盛至與西京相終始後雖顯者無聞然亦代不乏祀今伯祥仁孺之為兄弟也其六世祖蓋已讀書績學居長洲蘇臺鄉之貞豐里後遷居郡城籍名學校逮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君鄉里稱善人必曰君人蓋意其必有後也樂善創別業于吳江之笠澤與貞豐相去無一牛鳴地意在於追遠淋後不相遠而相近也樂善君生四子雖各異母而伯祥仁孺友于天至念其兩兄雖早世且析處異居亦久而祥孺日益好學至於大衾

夫人之貞節是則可以暴著於天下矣乃悉具其貞節之實言於有司有司轉以聞于朝省朝省下其事於無錫州為表其門曰貞節云都事君少年有大志一旦捐妻子北上以才名見知諸公間當國家崇尚佛乘徼福受釐之時都功德司所由建職當奏事上前密迓清光其貴顯無難者願乃抱病南歸無幾何而不祿方歿時其孤幼武裁六歲夫人之為女為婦皆大家能痛自刮磨富嬌華既大族中表內外無慮數百人夫人哀死事生雖纖悉必中矩度教其子使之循、雅飭委已於學夫人每帥婢媵蠶績幼紡時節晝夜有恒式不少置幼武既長則時勸其母且少休夫人曰民勞則善心生季孫母吾師也幼武齒日長學日進思所以奉其母者無不至於是扁其堂曰貞節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干公為作貞節堂記其於夫人潔白之懿行

堅凝之苦節稱頌贊述蓋已無乎不備然而幼武猶屬後記於
遂昌鄭某今夫馭車以行陸操舟以涉川其始也有兢慎之心
無銜轍之患何往而非安坦之途及乎中道操者肆取者倦而
始有不虞矣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夫人之粹德懿行雖稟
於天者使然要自都事君之沒三四十一年之間終始一揆其於
貞節固將照映今古幼武之於斯堂也每於歲時率其親友奉
觴再拜為夫人壽其驩欣悅懌之意上有以裨民風下有以範
薄俗夫豈易於言者所能既哉昔李文公傳高愍女楊烈婦屬
辭不愧史遷今公之記斯堂也何以異乎若夫後記之作則歐
公之門有徐無黨在焉幼武字彥清至正九年春二月記

玉山草堂記

昔王摩詰置莊輞川有藍田玉山之勝其竹里館皆編茅覆瓦

相參以為室於是杜少陵為之賦詩有曰玉山草堂古者景既
偏勝詩尤絕倫後六百餘年吳人顧仲瑛氏家界溪瀕崑山
仲瑛工於為詩而心竊慕二子也亦於其堂廡之西茅茨雜瓦
為屋若干楹用少陵詩語扁曰玉山草堂其幽閨佳勝繚簷四
周盡植梅與竹珎奇之山石瓌異之花卉亦旁羅而列堂之上
壺榼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客有過其家喜即草堂
以休偃者仲瑛乞為之記客乃為之言曰夫物貴乎有初其來
尚矣在遠古時所謂標枝而野鹿久之而始知以韋前及夫上
衣下裳之日亦何取乎方尺之韋以蔽乎膝之上也然不若是
不足以謂之法服示不忘其初者其意可見竊意上棟下宇之
始也其草若以為室當必在乎陶瓦之先今而覆瓦利百倍於
茅也其索綯以乘屋者貧者不得已也若仲瑛覆瓦而室者亘

數百楹櫛比而鱗次若波水然猶構此草堂者豈但追慕少陵摩詰乎蓋亦古人不忘其初之謂也仲瑛嗜詩如飢渴每冥心古初哦詩草堂之下既以成篇什又綵繪以為之圖今復命客為之記焉其於草堂拳、若此勢且與浣花溪輞川庄同擅名於久遠豈特不忘其初之謂哉客者遂昌山樵鄭元祐其為之記則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云

清江一曲記

嗟乎士生於世考求聖賢之成法將以推之以及乎民所謂幼學而壯行也豈必於隱乎不幸不得進其身又不可外慕以俸求也乃至隱身耕鑿混跡漁釣一切鞅掌喧騰舉不能汨吾心志惟適吾身以養吾學此清江一曲所由名也吳之郡其西則有山陂陀綿亘百餘里不絕其東水滙為湖流為江而瀕之海

莫非魚龍之宮蛟鼉之窟水禽上下葭菼青郁信乎王孫雄之言也然自江南歸職方經制寬廓齊民兼并蕩不知有禮禁一旦事變如浮雲空華其於兼并也何有去吳城東一舍許有謂陳湖者而姚江則出其西其地江湖滋溉土脉衍沃吳人丘君進息世耕稼於其上而進德恂、孝弟聞於鄉里灌田築室伏臘之計裘葛之奉雖粗足以仰事俯育而其心則充然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者也有自其鄉來者言其江與湖延綿相聯混若為一至其涵端倪洛日月動而為風濤吐吞烟浪激搏靜而為天水鏡瑩一波不興賈舶漁舟唱歌響荅携魚鰕市肴酒有弗知誰賓誰主此則陳湖之大致也而進德之居是躬耕食力與其農氓釣叟尔汝以言箕踞而坐杜少陵所謂柅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蓋謂是欤然進息讀書績學素欲見

推乎民以行之然非其時又不肯苟且以倖進顧甘栖遲伴吳
於烟水之鄉故取少陵詩句以名其所處其所養所適何如哉
予雖弗獲識丘君而沈仲說氏吾友也則與進德居相近亟稱
進德之賢不輟口斯時也仲說與進德屏遊江湖之間濯纓洗
耳煮芹烹葍與海鷗渚鴈農父釣叟對酌酣歌相忘物我放浪
形骸之外有寵辱何足以動之有不自知其為無懷氏之民也
昔管寧王烈卽原浮海東逝而其處已處人皆可師法然今二
君子之所處要必有所本矣何時款予清江之一曲呼長風酌明
月廣抱村流之詩容與咲譚以連旦夕豈不同償一快耶進德
以為然爰鼓沙棠以往書之記為左券

溪山勝槩樓記

延陵溪山散在四封獨惠山秀出於梁谿溪當南北衝要發源

於山而山之泉自唐迄今擅天下名品在第二山復突起于平
壤數百里之間老佛之宮與士民室廬蜂房蟻垤以附麗其深
秀者槩無一弓空地棄抑亦可謂盛矣乎然得其邃深者或迫
塞而不舒得宏敞者或空曠而不茂密獨華君別墅在無錫西
門惠山橫陳悉露其深秀凡山之霏烟洩雲雨紆晴復朝暉夜
光吐瀟閃暎以至於山之竹樹水石春腴夏陰擊斂而勁實者
不出於其別墅几席之上則在於簷廡之間夫梁溪演迤而東
也至茲而始浩渺溢目鳧鷖鯨魚翔泳出没菰蒲荷芰被接洲
渚望之而弥長挹之而弥深槩無遺觀也已高梳疾颿吳歛越
謳溪翁拖師網罟繩獨舟炊而野飲聚語而散處掠輕檻而過
望樽俎而咲逮與之相忘形骸而莫適為之主賓矣人謂君別
墅据山水要會而摠攬兼得之至順四年春予之維揚載舊歲

溪山勝槩四字扁將捐之溪菴野寺耳君見大喜曰是造物者
名吾亭也於是取而揭之水軒更七年為至元仍紀元之五年
予復道梁溪則於水軒之南建樓而扁揭其上樓既高迥景益
秀出登樓而觀山若增而益高水若浚而益深凡所謂勝槩者
較之水軒不啻數倍也已夫延陵非無佳山水也顧已散在窮
僻獨惠山不遠州郡而君之別墅適得其勝槩然更唐宋以迄
于今果何如也華君能以德培其家教其子孫交友天下之賢
者相與詠歌而登覽之則斯樓也豈徒一時之勝槩也哉君名
瑛字子英云予遂昌鄭元祐為之記

僑吳集卷之十

僑吳集卷十一

碑誌

忠孝感惠顯聖王廟碑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孝莫大於雪父讎忠莫大乎以死諫能養志者孝矣而忠未之聞能尸諫者忠矣而孝莫之顯故兼全忠孝者自有昔以為難至於王者而忠孝全節照映千古論者謂王脫身不死所以為父至其捐身必死所以為君若夫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王是也故迄于今几二千年不特焜耀史牒與夫廟食不毀至於樵童牧豎亦莫不知王之為烈也夫吳自泰伯以來隱約荆蠻謂其城邑不過三里而縱民耕耨其間則文身斷髮自同俚俗鼃鼃與渚不異蠻民及王身事闔閭君臣志合廼擴其小而大是圖屏其陋而明是向於是為之築城郭建宮宇實府庫厉兵戎

使吳自拔於蠻夷而盟會於上國者大抵皆王之功也于浚吳雖盡入於越而吳人思王不忘於是建廟於盤門裏城之西隅宋建中靖國時蔡京為之記謂國經輿州縣祝版皆謂雙廟一為永昌武定王一為福順賢德王若邦人與孝士大夫自昔相傳則皆以為子胥廟所謂福順則常州陳烈帝異代異邦而吳人所以祀烈帝者當吳越錢氏有國時崇報之請也若王忠孝傑然自宜專祀故唐贈右相狄文惠公持節巡撫江南棄燬淫祠小廟千七百所獨存夏禹泰伯延陵季子并王四廟而已夫王德化自浚漢太守糜豹按行境內其功曹唐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在朝無不忠之臣藹乎其言莫之尚也皇元大德三年王嘗顯靈以止浙江之怒潮於是國朝推贈今王爵至正十二年廉訪僉事遼東李公書吏絳州屈臣巡按吳下力為吳民

繕完城郭已而御史臺檄專以築城事委之庸田僉事浚儀馬公二公念為吳建邦啟土首築城池者王之功莫大焉今重築於二千季之後大工大役必祈神祐庶幾盲雨颶風不為之害待畢日曾為王重建廟貌以為神庥之報今城果完廟不可不作也乃作王新廟於胥門之上按郡乘昔王嘗宅於其傍故城門所繇名夫王之英靈且將與三光五岳之氣併為久遠則於助順福國何間遠近而況於王之故居與王之故國也哉廟成廼為迎享送神之詩以落之詩曰胥門峯新廟攸作神頌茲邦昔我是擴雲旗徘徊下寥廓兮神宮肇啓穀醕臙美神其願歆醉飽以喜民安盜弭降福祉兮神之歸兮躡層雲山直矗兮水汎金支孔蓋光續紛素車白馬遠天閣年登穀稔兮神賜者侈樂神無窮兮自今以始李公名善字仲善馬公名忠字元臣監郡

則六十公字子約郡太守高公名履字德基

重建岳鄂王忠烈廟碑

故宋贈太師忠武岳鄂王起卒伍至將帥其謀審戰勝規模施設雖古名將不是過一時渡南諸帥臣不論也而高宗昏孱竟斃之於叔奸之手逮今二百餘年矣雖童兒婦女繄知王之為烈也孝宗嗣位禮葬王父子於西湖之北山以舊廢智果觀音院賜額曰褒忠衍福禪寺錫之土田所以褒贈之者無不備然其槩度蓋甚略視張浚楊沂中墳墓裁十之二三耳嘗謂宋百度修理獨武勇將帥之臣不及漢唐幸而王出支宋運中哀克復旧物以雪不與共戴天之讐願庸君自委宗社之灵輿圖之廣忍父兄不世之旤而甘為怨仇之臣子於是王抱恨以歿宋社既墟王墳與寺亦廢王子孫在杭州者旧嘗與義興岳氏通

譜合其力以起廢墳與寺既復完以王疏屬有為僧者尽撤寺所有粥諸人不惟王墳洒掃缺弛至於廟貌一切委地行道之人至或泣下會武昌李君全初以承事即來為杭州路總管府經歷每過王墓道必瞻望咨嗟思所以興復於既壞之後而杭之人力可為者於義不屑為見義勇為者力或不足為李君籌於衆得一人焉王華甫華甫素服君之清強承命唯謹於是市材鳩工外為廟門翼以兩廡中作正寢後作王燕寢且輦褒忠寺於廟之後山今浙西憲司王故第也旧藏王繪像憲司出王像正寢中像王右像王之子佐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左像王之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燕寢中像王父母暨王夫人咸在焉王故五子忠州君既侑食正寢矣其次任忠州訓即閣門祇候贈武畧郎次任朝請大夫敷文閣侍制贈中大夫

次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又其次任備武郎閤門
祇候以及王之女孺銀瓶娘子者并閩州君之夫人與夫王諸
孫名位通顯者皆肖像以祀焉王部曲諸將旧繪于壁今仍旧
制廟成守土吏一再致祭杭父老率其子弟瞻拜王廟貌有感
而歎曰杭内附幾七十年其任幕府長蓋不知幾人矣視王廟
貌墳寺頽毀蕪滅漠然無一動其心者今李君乃獨經營一新
自非忠義契心千古一致其能若是乎衆圖昭示李君之艱勤
與王祠廟並久而弗墜又為迎享送神之詩併刻之石詩曰
墓木陰墓道深作新廟墓之南神耒臨兮新廟作槩杵楠王父
子侯冠服颯風馭下寥廓神耒格子祊田腴歲有儲牲醴肥酒
雍瓦昇神耒料兮神醉止錫壽喜儂享王終復始神降祉兮瓊
陳跪跽頻繳侈福更千春儂送神兮

前平江路總管道童公去思碑

代真推官作

皇帝即位之二年思繩祖武復改至元上顧念万方惟東南富
庶為天下最若吳之賦入則又為東南最於是通議大夫信
州路總管道童公耒為平江平江土壤雖次腴而頻年曠
潦民氣破傷重以貪綫侵牟費出無藝田號兼井而以財雄吳
下者數年來困於誅求殫於培剝至蕩祈奔潰父子兄弟不相
保公至吳之明年夏大旱公宿公署屏酒肉恐懼修省祈哀百
神吳當南北衝送迎謁候無虛日公晝盡人事夜乘單舸或車
騎蓋暴露奔走以請羣望雨以時澍而積陰以風稻用虛秕公
曰吳民困久矣茲歲又大侵使重培民椎骨肌漉髓腦亦死不
听命然豈聖天子選以牧守以字其民之謂哉屬邑以菑狀
聞公遣僚屬出履畝戒之曰民為國家赤子今誠飢虛為之父

母者不听其飢啼而其飢啼謂之誑父母之於子固若是乎今若履畝必以實聞時廉訪使者至公按部吳下聞公言是之及使者身出履畝所在蓄狀無少不讐吳多四方寓公喜持量短長往時郡守至必伏謁其門日听其所言少弗意輒搆飛語扇禍福公至吳則曰願已無少愆何卹乎人言一切繩之以法僑居者徙不堪遂身至京邑言公妄以歲凶誑朝廷事聞乃遣近臣御史乘傳南下鞠寃虛實時公已陞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財賦府治臨安公與吳之僚屬皆逮至檣李近臣御史許詰公則其所言皆妄於是朝廷罪言者而公復还臨安三吳之民乎額南望拜公言曰儂等困瘁久矣今實歲侵儂飢使公厚自碩惜不以實聞則儂等何從生活哉其間欲以害公而併及吾儂者自非公清強之實有以孚于人則何以能感

動近臣御史不貽儂子孫萬世大駭哉然則公之於儂生死而骨肉有不足喻者矣于是合三吳之民願立石道左頌公去後思公不忘之心以式示万世其民之老自吳走寧國乞予文其實予曰携李庭對時予在烏固不待父老言而後知也父老則又出事狀以示予以儒素備員平江推官與公共事久讀事狀無一不讎者然其大致則有四焉持身嚴燭理明決事敏待人直由是吏懾其威民怀其惠而尔民遂有所不能忘公者矣謹按平江歲征夏絲二萬二千餘斤歲立三限收足其間並緣為姦民受其害公設法周備甫終六月而夏稅足徵吏弊為戢吳屬邑下民有訴于其邑而邑不為之直者于是訴於公置籍民所訟言與夫民訟之未絕者送之屬邑務得真情而早決遣之訟為之簡稅務月虧課郡遣官監收則務預抑商賈以足之次月

則復虧課耳公至務司俾公威明而虧稅之患為之頓絕郡素
富侈百司與寓公宴客排辦皆出於坊正坊正者郡富民輪充
宴散家奴由其什器湏坊正出鈔乃得什器還公正身率物私
第未嘗宴客人家宴席為之稀少坊正獲少蘇云酒課戶供饌
席必正等名酒公一切禁止酒課辦集郡以七倉儲糧歲設所
謂杓斗者百三十人皆積年在倉蠹納戶者公盡逐去之選富
實誠慤者為杓斗倉蠹為之一清民輸糧七倉豪右屬官吏初
限皆細民其輸糧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至末限什僅納
二三却用細民多輸者足之公設法初限必大戶齊足而次及
細民七倉屋建於末厯年滋深歲科里正修葺率具文無實公
曰倉不可不修不可若是其苟也于是躬督倉屋役百工具
興撤去弊陋仍復堅完識者謂七倉可以數年不修蓋省惜民

力之一端也官以俸養廉禮也而郡科助筵贐客吏虐占月給
公筵宴既寡亦不徼譽過客吏俸始獲入其私各官辛使率多
猾惡少年公先逐其聽事卒餘多望風避去郡用物和雇和買
官償其直動經歲年公至物裁入官鈔即償民大便之郡為三
吳腹江湖海相通貫公弭盜有方為政野無狗驚之盜公化所
被也以至于瀕海軍船給驛舟騎郡庠之養士粒米郊野之功
課農桑與夫鈔庫泉貨軍士器甲凡經郡守所按治者在他人則
一事已足書若公之惠吳民者其大者百世不能忘也故其餘
皆略而不書若夫田野墾闢流徙復業姦詭遁迹良民奠枕事
率多樹碑頌德美及夫深究其實則多誦諛濫辭豈若予言所
紀錄者為目所親擊也近臣所鞠問者予身所親逮也然則民

所稱頌公者非夸詡而溢美斯可知已公世系出高昌望族由
僕直殿省初命宣授承直中書省舍人一再為監察御史比三
僉廣東山南司事及今之為平江也凡十有三命於朝矣歷官
不為不多練事不為不精然公家甚貧至無方田以耕無區宅
以居其為平江也譬抗崑崙立圃而瓊瑤瑛壁無所不有而公
一無所取斯可謂烈丈夫矣宜乎其民思之不忘於是為之銘
詩使鏡之石其民之沾涵公之厚德者歌之有所興起也詩曰
東吳眺、啓士之貪攫金書市罔顧北南投身司寇意仍所甘
六十年間民牧代有誰如我公有則有守持官持身其力糾、
譬之泰山石、其石萬國具瞻威稜是武峯聳霄漢肯混荆棘
公來東吳金晶玉潔試以太阿不缺則折公思在吳以日以月
日月照臨猶有眇微公思在吳億年依、公去而思民罔或違

公始來時民拜牧守公既活我如親父母中更豺虎角崩我首
事昧而章益思我公我公不來我淚盈眶徒戴公思以死以生
我死有子子死有孫子孫億年公思長存樹石道傍以告來者
我思公恩豈其自我善法我公誰云不可

前海道都漕運萬戶大名邊公遺愛碑

國家以天眷錫福為萬祀無窮之丕基故中外之臣膺填選蒙
厚任亦必清慎端重維持調護上知欽承天心下知愛養民命
庶乎同心同德均固福祉不則何以秋隆平佐休運今天海天
下之至險也而國家歲漕東南粟繇海達直沽自非天佑休顯
淵神川后効職致命則何以必其無虞也哉京畿之大臣民之
衆梯山航海雲湧霧合輳聚輦轂之下者開口待哺以仰海運
于今六七十年矣國家以其事大任重於是開漕府平江而漕

臣之選尤難其人清特自守者隘渾厚不遷者迂仕者或傷於刻激能者或缺於廉隅茲四者求尽人事尚未可而况於出布皇灵以當大任以培休福哉元統元年天子南面思得漕臣以分顧憂於是輟吏部侍郎大名邊公出為海道都漕運萬戶謂船戶者國家雖捐金以雇募之謂之水脚錢然聞之萬斛巨艦崔嵬如山勢非不高且大也遇風濤作時掀舞下上若陞重雲墜重淵不啻揚一葉於振風耳當此叫呼神明以救死瞬息自非天朝厚福則雖勇力机智超世絕倫槩皆無所施直拱手帖耳以待葬鯨腹其險若此而赤子歲春夏兩運冒万死不顧一生亦可念已予承明命來為漕民父母忍不思所以裕養之

蘇息之也哉先是江浙行省降散水脚錢貯之平江官庫方俵于時忿遽急迫鈔多不堪用鈔貫或不足漕民病之公移文有司躬至庫盤勒檢視於是鈔無不堪用與不足之患民便之猾徒詐為新造船謂之補置吏相與並緣而舊船戶虧元額與夫歲附運香糯并財賦糧罷困之家不得與而其利歲為富完漕民所掩有公設法為之防使水脚之利溥被於強弱高下仍令探籌自取而吏不容其奸漕海轉輸古無有宜有尸冥權於冲漢者於是建靈濟宮祠天妃祭秩視海嶽有加每糧船遇風舟之人望拜哀號必睹神燈降舟之柁樓其靈迹章如是故所在祠祭惟謹而在吳為尤著太倉之周涇靈濟宮尤大每春夏運行省官躬率漕吏守土吏大祭祠下必慎選穀旦而下之得吉卜舟乃敢動而豪民至侵占宮之防虞水溝而屋之累數政莫

之問公撤溝上屋而宮始大完祭畢靈濟宮官吏因饗饗什器
辨集皆出於坊正畢皆散去奴卒旁午攘竊公獨坐不動督視
盡取什器乃出推公愛民之心形見於酒酣燕散邈然不干已
之際顧能若此宜其於漕民無不盡其情焉若夫舟大糧少而
舟中百須無一可缺者公則命併運起發以至於民舊造船則
以民姓名號其舡歷年滋深遂令子冒父諱孫冒祖諱公一為
正其名凡若此類公為漕民曲盡其情者皆可推見也故公臨
漕府三四年間漕政無不脩漕民無不悅民心和於下神心感
於上於是海無惡風漕運直沽群艦畢集一無驚虞天人祐助
所謂維持調護均固福祉於無窮者豈不信哉公仕宦垂四十
年廉介之操清慎之實不惟衆所推公而公亦以此自信之焉
也故公之貴而能貧約而能守推此言之非履之有素持之有

道其能若是哉公代之明年夏運弭風怒雨船多覆溺漕民思
公善政遺愛自非形之善頌勒之金石何以章示永久垂之無
窮於是為之頌使鏡諸石頌曰 稽昔漢史如何君公方在職
時無赫、功及其既去民思不忘譬彼桔槔雨時奚庸捲水旱田
功莫與京公來漕府既章國程填以惠安疏以顯明漕民戴公
以保其生千艘林林萬檣蓬、轉海北上南來其風天吳潛鱗
飢鯨帖首篙師下碇仰瞻北斗以達直沽神京用飽萬井炊烟
雲散林藪戶曹計功歲書上考是皆我公善總其紐民心悅豫
國計斯阜神人依公驩喜噎嘔方公在政民不知有及公既代
民病疾首今公既往叅秉國鈞漕運思公靡間神人公不復來
川示肆嗔墊溺啼號哀水濱求如我公敬神勤民如在嚴冬
妄希陽春公佐天子蕃、老臣喉舌翕張民氣用伸豈獨漕民

願解戚顰萬方惠和休祥日臻

長洲縣達魯花赤元童君遺愛碑

高昌直西北為城郭諸國稱首其人才出當休明服勤王家大而輔相廊廟小而長貳府縣班輩出如星麗天可謂蕃盛也已廊廟公輔勲書太史此不必言其散而試諸長二府縣有大小職任有輕重事勢既殊才任亦異際可推見也已獨長洲舊為平江望縣其以里計未必數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財計未必男盡田女盡蚕也其秋輸糧夏輸絲也糧以石計至三十有萬絲以兩計至八萬四千有畸餘蓋皆略之也使錢鏹盡翻其町疇桑柘盡植其垣塍然後輸公上者乃可以無缺也柰之何閑田惰農與水旱更相病然則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故自昔號為兼井及今至無塊壤以卓錫無片瓦以覆首者矣其困罷之

極若此而國家兩稅銖龠不可減然則為是縣之長民者上何以道責下何以逃怨哉故每歲將終大府徃械繫縣長貳俾之督稅不少貸民窮無可償官至質朝所授書糴粟補完弗憚也噫官吏窘若此縣之人當如何哉迺至元仍紀元之元年高昌元童君來為縣之達魯花赤嘆曰補甚弊支甚廢非殫竭其才智何由集事哉於是日至野次召農父老相高下驗腴瘠謹浚塞厚培糞躬勸其力之稍有餘者出飲食以饁之策勤惰而列之嚴其程役時其賞罰其隄防不敗于水工作不潰于成矣則又課田之瀕江而枕湖者不能必其無風濤之虞也更科以蕩課而民力獲少蘇初至治三年行津助賦役法所謂津助者田畝什抽一以助役二十年間田貿易屢遷而役悉仍舊殊為民病君考之縣乘驗其消長而均征之君資精明善記憶吏毋

敢欺於是民謹趨事甫及期而糧已告足先是縣理所在郡東北隅縣治既更附大府官即理所舊基而為縣學其實民至縱畜牧佃蔬圃其間君曰今縣學有學官有子弟員而學宮不可以缺者特空名將何以謂之學於是建言大府勸募徽州路儒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初建祀殿講堂四齋兩廡計為屋若干楹學成慮無以養邑士也復募民捐田以饒學君莅事明聽察明鄉者君嘗同知常熟州民已稱其果斷故於吳習俗悉知之大抵吳俗剽輕而嗜利里胥田主其征糧佃客也寬則緩猛則斷甚至傷支體殘孳息聽訟者不察徃為其所矯誣君既得其情故於征科之際民不慢令糧以時集夫政為於平安易行之時雖中才無難者惟是甚弊而莫窺其迹甚憊而莫見其隙隱之於將潰匿之於垂敗理之者急則傷於剝緩則流於迂若君之

理長洲譬之用藥然膏肓鍼砭既已疏其會俞通其鬱滯又若衛生之經攝養之術固君素具而深練者使其久於茲邑生育其人而乳之涵煦其人而撫之則其顛連而瘁瘠者且將優游於樂生之域矣無何君以三年告代縣之人始猶愛子失其慈母弟子失其嚴師其傾企而延望者當如何哉僉曰長洲之學建於君學校公論所自出縣之人念君遺愛而不忘者匪樹石於學則後之來游而求歌者何以知君惠其邑之深及其人之厚也乃相與礮石而請文於予辭不獲庸序如左仍繫之詩曰泰伯君吳端委初其民任樂方蘇至德渾成与化符矣魚七首闔爭塗沃壤而擅稻蠡區後至射利紛相圖長洲為邑割之吳考之縣賦天下無曠耕寸織殫其刃剝瀝肌髓骨先枯北庭元君至則吁譬醫劑藥其痛彼豎方執膏肓樞君施芒鍼伐其

隅起僂使直暨使趨謂醫非良尔則誣歛三星霜歲月徂正猶
少愈病復加君不我留我孰扶顛連羈窮孰非夫倚君調護保
厥軀君方翱翔上天衢 聖皇顧憂民力瘠乞君早登朱轡車
激水活我涸轍魚懷恩不忘此其粗俟君侯吳筆屢書用章官
程儆其餘

亞中大夫海道副萬戶燕只哥公政績碑

國家肇興朔漠族屬之賢出為吳王之佐其紀之旂常書之竹
帛者蓋已極其盛惟區宇混一垂七十年累聖重熙親賢其所
倚任以培一基以延景運者蓋駸然不異萬邦黎獻共推帝臣
之日況於天潢疏派以演迤於無疆嗣曆服乎願推文昭武穆
分食茅土崇大尊榮為萬目瞻睹爰帝景星燦輝鄉雲紓祥益
見我朝深仁厚澤固結民心永久而不忘若是耶亞中大夫海

道副萬戶燕執哥公實國家族屬之賢自筮仕即為吳長洲縣
達魯花赤擢兩臺御史湖廣陝西兩省幕府都總管府總管
皆嘗贊畫治政清慎之操忠厚之意日益著聞由是言官交章
舉於廷士論交口誦於野遂魁然為世賢大夫人識與不識悉
隱然望之為公輔器也今則貳政漕府夫漕運之道取諸海亘
古所未聞始 世皇聽海臣之言創法歲每漕東南稻米由海
轉饒以達京畿京畿天下人所聚豈皆裹糧以給朝暮槩仰食
於海運明矣故其職任之重其臣任之選為尤難其人也初公
之令長洲也浙以西吏胥之美惡民俗之習尚與夫貲力之消
長蓋已洞知其然今茲之來練歷既多識見彌廣第念有家國
天下者蓋無不役之民役其民而驅之以涉天下之至險則無
有甚於漕民者列聖審若是屢加憫恤之德音惠護之渥洽歲

頌壘書動有桀度然而群有司所掌職靡知大體特務辯給而
已鹽筴是也夫鹽主五味漕民當歲運每船計口買官鹽而食
比達直沽鹽司慮其私販遣人巡邏然其弊至有預實鹽苞苴
中當搜檢時倉皇紛擾實鹽苞苴指為私販漕民卒莫之辯
竟墜其彀中公乃建言乞中書定議計糧船發期與到日官皆
明給據憑庶不罹其擾害糧船既開太倉風順浪平瞬息千里
設風濤不測動淹旬朔舟載薪有限而涉險無涯於是取薪海
壩凡蒲葦葭茨匪求贏餘俾不乏爨斯足矣而鹽司與之爭以
為沿海草薪官給燒鹽漕民何得藉取至拘囚樵蘇毒刑榜箠
公念舟經島隩非有市苟薪不藉取則幾於不火食雖熬波課
急亦不宜如此檢括公亦建言於是漕船薪能續矣夫海運僅
虞風濤至於猾寇則未之防自至正元年賊於茆竹山沙門島

公然駕舟張旗樹矛戟鳴金鼓焚舟殺人然而漕船囚敢擅設
兵器拱手待斃以築魚腹公建言國制五兵擅藏者有禁若夫
漕民雖官顧募然實為公既驅涉海已出萬死一生沉重之以
盜戮無辜一何不幸如此哉公力言於朝當春夏海運檄使沿
海分鎮官軍精選才勇善射者預於島嶼巡警清盪比舟發仍
用之護送由是寇盜衰息公每念海運重事必得米之精繫者
始不敗事夫何有司奉行日失其指當輸糧時守土大吏委之
佐貳官潔已者既難其人漕民交糧一言米惡倉庾奸頑預結
群兇輒肆凌虐將訟曲直則迫以風信日期適當春夏之交日
氣曝於上海氣蒸於下水漸浥腐至直沽群有司每歸罪漕民
伸雪無所至或賣舟糴米貧不能返以故漕民日病公亦抗言
其為害悉以上聞凡此數者皆公佐政漕府挺然為其民請命

者若公履歷中外興利除害以事不在漕政故皆不書今公已
代漕運蚩之民感公矜憂戴公恩德非勒之琬琰則何以寫其
不忘之素心乃哀公國族之懿漕政之美既列其事復繫以詩
於皇世祖奄有九州爰創海運與神為謀萬艘林林卜吉海陬
搥鼓張颿鯨波安流夜瞻北辰是為京邑億兆仰矍縣枵待實
七十年間靡間一日漕政既修漕民是恤列聖繩武慎選漕臣
金符銀印恩重等倫一歲兩漕以夏以春政久斯圯支柱在人
穆我公國族之懿中外攸歷成國偉熙未貳漕府民愛吏畏
遇事見明振舉缺墜事既上聞漕民戴公戴公深恩不殊始終
鯨波如山海日吹風計其高深公思則同今公既代民俛入相
懷公不忘更久加尚刺辭于石式示轉饒於昭億年公名滋暢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和尚公政績碑

世祖皇帝以聖文神武一天下薄海內外幅員之廣亘萬里有
所不能盡也上皆包之以宏度故能視六合猶一家四海猶一
區於是杭海漕粟以給京師夫天下之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其
視海猶一川然而風波有不測小或驚危大或傾覆雖智者不
能保也何況於海際天浴日與元氣溟渤相為底裏哉然而世
祖獨運成筭與天為謀開漕運戶府於吳六七十年列聖相承
一守成憲而推致謹以選漕臣故漕臣之長必天下重望其長
才足以任事大智足以燭理庶隅足以厲俗德量足以服人乃
始克勝其任耳愚藉父祖基緒以戎政鎮守吳下凡仕宦之末
才不才賢不肖更三載之久同一城而居未有不悉其人者悉
其人矣而才賢不得言不才不肖不敢言蓋以非戎職所敢與
聞也竊自念朝廷人才出膺大任目擊其賢而恨以職守不得

一言於朝蓋已私自嘆閔若夫其人三歲既代而其政績之美
廉謹之操士誦之民思之鏡之金石播之聲詩者忘其僭而屬
筆焉則非侵官也今天子即位思繩祖武仍以至元紀元當
元年用浙江道肅政廉訪司使高昌和尚公未為漕運萬戶府
達魯花赤夫以憲使之清嚴貴重而乃屈之以督饗運于以見
聖君慎選漕吏當何如哉先是漕府版籍錄民貲產造舟載糧
謂之船戶論舡戶大小載糧多寡官以石給鈔雇募之謂之水
脚錢船戶役既久其間貲產不能無消長官率因循不之考吏
得並緣為姦公至稽覈覈實舡戶役均當春夏兩運官給水脚
錢動至數萬緡行中書省歲分宰臣臨莅漕府姦民射利偽濫
百端公嚴檄有司躬為檢閱舡戶受雇募之實云先是府吏叅
用儒生吳人僥倖求進者賄屬上下預籍姓名更牘中公曰漕

府數統東南數十郡豈皆無儒生而獨取於平江廼檄諸郡必
其人有儒之實然后取之至尤慮其非名郡博士試而用之府
屬僚其長貳皆五品謂之千戶所吏徃辟諸司縣然多以賂進
公亦如辟府吏法以取其人焉其傭書以佐吏與夫輿皂卒伍
其始不過竊活須吏以而父子兄弟根株蟠結蠶食漕民公坐
堂勵之曰皇上苟非漕府所當設而冒為趨入者悉捕之由是
漕府為之一清舡戶貲遺乏浮官水脚錢移償逋負及期舟弊
不任載公許其附載它舟俾無乏事公私稱便江西湖廣諸郡
米歲至於集慶之龍灣漕府撥舡戶受其米輸之海船戶念漕
海之艰难每大其量為賣裝費諸郡之人恨其哀取兼是遠客
徃至鬪爭殺傷其禍蓋甚慘行省以公嚴重檄公徃督之公徃
平量正計人無敢犯今者船戶遇風濤固有所不測然姦民或

詐稱覆溺逃匿海島官多不覈實公曰誠遇風濤固當痛心設欺官掩米亦當詰其根株由是溟海萬國而人憚威望而不敢罔也公性剛果日坐漕府嘗有權貴人欲干以私望而逡巡卒引去公明以燭理人無敢欺才克任事政無少弛德以服人而聲譽為益隆若夫廉隅整截清儉自守雖古之廉吏無以過之漕府長月給俸不過若干緡公既高昌世胄自奉宜優裕然痛自貶薄衣糲食居處晏如書生寒士此愚所目擊而非傳聞之妄也公既報政成用至正改元之年廷召公還任以大都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繼拜四川陝西兩省叅政人謂公英聲茂實夙德雅望其入相一人以福萬方固世所共德若夫漕府之政烏足以究公行事萬分之一哉此世之公言而非愚私已之臆論也今榮祿大夫行宣政院使 公僑寓吳下嘗因坐語從容

及公曰今官既代去多伐石以紀其美者如公視諸人詎不遠勝耶子世以兵戎鎮吳而好文學公之美其可泯乎愚自念經書義理嘗聞于人者雖未悉其奧若夫世之名公卿鑿有善治詎宜以庸陋而莫詳其實爰叙公漕政之美之實勒之石使國史後可考復為之詩俾吳民咏歌之蓋國史非民無所據誦之詩庶幾永公名於不朽也詩曰高昌才英毓公卿多以夙望輔皇明誰如我公世簪纓持官保身全令名向操憲度錢唐城威加秋潮龍言不驚一掃貪墨歸澄清東吳漕府控百城鑄銀作印章皇程黃金虎符絳絨繩慎選重臣下匪輕我公威重世所稱耒蒞漕政美績成天吳帖首伏海鯨祥飈送帆濤熨平龍驤萬艘一羽征穩達直沽餉畿氓由公政善皇威靈公既入覲尹神京輦轂之下有莫勅公能禁止而令行漕民思公鎮懸情引領

北望歲月更願公富壽而康寧入相天子福蒼生五風十雨百
祿并公息在吳遠益稱鏡諸樂石播德馨後將有考書汗青

重建路漕天妃宮碑

天地既左海故百川混潰歸東南而海之功用遂與天地配然
自陶唐氏以迄于今王者出而御極蓋非一人至於宏大之量
包海宇混南北視鯨波萬里猶一埃龍伯九淵猶一舍凌駕溟
渤責成歲功以之無虞如我朝世祖皇帝者也爰自定都于
燕歲漕東南稻米將由河渠以達畿甸則道里遠而勞費大積
力久而用功多於是納海臣之請斷自宸衷始創海運方其波
平風順一日千里不踰旬日即詣京畿斯實國家厚福其蟠地
際天取道於海若執左券交相付然風濤有所不測雖河渠之
細猶不免况於海乎設使颶風鼓濤鯨呿鰲抃天跳地揺万斛

之舟輕於一擲當此之時雖有絕倫智力亦必拱手待斃哀號
籲天叫呼神明救死瞬息粵有天妃肇迹前宋著靈於我邦家
亟揚神光出于腥霧其光曄煜謂之天燈飛泊高桅不令墊覆
舟人稽顙咸稱再生舟遂順濟其靈顯白章如此於是列聖相
承累加封號爰即江海之要建祠妥靈若夫路漕靈濟宮則尤
典禮尊崇者也蓋海舟歲當春夏運畢集劉家港而路漕實當
港之衝故天妃宮之在路漕者顯敞華麗寔甲它祠國家致重
漕饒既開漕府於吳歲每分江浙省宰臣一人督餉當轉漕之
際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後
敢於港次發舟仍即妃之官刑馬椎牛致大享禮餼脂牲肥醇
酌甕斟庶羞畢陳絃聲在弦金石間奏咽軋簫管繁吹入雲舞
既歌闋冷風肅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揚舳鼓鏗全響振川

陸文嚴武齊群拜聽命而後舉由始建宮迄今五十一年矣神人顧歆歲仍舊章罔敢或怠迺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水嚙宮坊日就虧圯翼宮周廬間亦頽壓爰歷五祀審以宮迫海濬波濤浸淫工莫就緒今至正二年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燕山圖魯公實董餼事漕府以有事子妃宮告公即齋沐登舟弭節祠下顧瞻宮宇之弛揚憂形色立漕臣於前戒飭之曰朝廷嚴事天妃潔蠲明誠牲幣器數樂度舞綴悉有攸司載在祀典至於列聖歲遣近臣錫金函香事事孔誠猶恐弗至今路漕岸坊崩虧若此夫臣子之於君父每先意承顏尚懼或失顧今豈得自安哉漕臣對以非遷宮不可而遷宮之費甚繁計無從出爰積漕餘得中統鈔二萬五千貫計贖量工什裁二三無何劉文明者跪於庭拱而言曰某常熟所海船戶也蒙神庇庥漕海積年衣食

粗給今參政公勵精於上漕府群官盡瘁於下事神恤民可謂至矣欲徙神宮願以已貲合今漕府鈔悉委某料理洎完畢焉庶幾川后安靈官政盡美於是公與群僚咸加獎予退而文明相抱於神宮之稍西乃徙宮其上土埴燥剛戶向高平經構於是年正月裁二視朔用告落成殿寢言門廡崇梁拱森齊丹雘朗潤凡茲視旧加壯是歲春運達直沽無一少損文明念舊址已圯歲久自非叅政諸公督責庾切省幙都事王公慶榘史常時等叅贊明敏漕府群公克承公志則是舉也幾何而得就緒哉文明既龍石紀天妃之聖灵以及官臣之庥績庶幾神人相與取信無窮若天妃之氏族靈異往散在傳記故茲不書事既鏡于石復為迎享送神曲以繫之其詞曰彌為洲南海陬積靈淑生川后兮川后生赫明靈帝爰命尸滄溟兮滄溟大森祕恠

既咸若不吾害兮川后来紛雲旗從群龍耀金支兮川后神海
若馴廟食懿更千春兮海安流漕政脩實畿甸更千秋兮后靈
妥恆福我新宮成滌靈瑱兮后馭旋雲滿川依皇元千萬年兮

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為臨濟玄之十八傳而為雪巖欽
欽當宋之季其道明濬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
高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其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為卓絕後登天
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錫岩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
閱十七暑寒不跣步出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江右召至錢唐
授密戒沙方遺世子立身菓岩扃目瞪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
睫也其大弟子得兩人焉曰斷崖義公曰中峯本公義主其用
以推揖于本故本公獨以其道為東南末法倡公示寐之十二

年當元統乙亥 天子錫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書曰天目中
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敕詞臣序於書首其徒狀事龔
石請於余曰吾師身棲谷岩名聞廟朝 仁皇嘗製衣降詔一
再遣使入山致禮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改
陞師子正宗禪寺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撰碑以賜 英
宗繼明寵賚如之逮 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溢智覺禪師塔
曰法雲之塔之序文并銘詩今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公奉
勅撰恩言寵數可謂至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
及五季亦有尊之為一國之師者然僭竊不足言宋有區域几
四百祀僧之顯者班輩出然未有尊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至
明遂膺曠典自非總其實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殊恩
顯異數敢扣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歿則有碑蓋因公室禮得

用碑以葬子孫因宜而不去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天沙門尊封國師其葬雖無窆穴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匪宜謹按行錄師諱某俗姓孫錢唐人母娘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籠灯其家而生師生有至性不好弄而好譎梵唄結跌坐髻鬢讀論孟未終孝母喪輟學年十五輒然臂持戒誓向空寐久之閱傳灯錄有疑志在參決遂登死關見妙公妙髮長不薙衣弊不易孤峭戾冷未嘗一啟齒而笑亦未嘗為其徒剃落獨見師即驩然敬為祝髮蓋亦已知為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自謂識量疏通於義趣無不融貫然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天自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廬粟屋材微飛輓則莫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脇膚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師益自晦未嘗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

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况審之以咨決重之以記蒞哉至亢間松江懼霆發施田建寺於蓮花峯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辭師每謂住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眾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酌酢事宜故凡住持道為之體而緣与智為之用有其体而缺其用雖則化权不周事儀不備犹之可也使無其体而徒倚其用則雖處眾而眾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况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嘗五山缺主席宰執大臣致書幣屢以為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屋孤洲草栖浪宿屏遁其跡而避之然四方孝者北殫龍漠南踰六詔西連身毒東極博桑裹粮躡嶠万里奔走而輻輳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鑒素明教觀辯博英癸每日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孝沒或

未當吾宗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即悟昔
非洞蕪源底方罔歸以倡道而歿於中吳鑒之徒盡師像歸國
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為禪奉師為禪宗第一祖至治三
年春天日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甲子師遂入寂即山
之西岡塔其全身未逝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皆師手
書是日白虹貫山師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七矣余僑客江南
聞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奉悉成室坊而師一衲
一簞未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媵腐奉葛衣以祀祥者師一
不以近侂他可知已雖屢躋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滕膺
脫袍笠在處結茆以居一皆名曰幼住蒲團禪板晝作夜參規
程條章井森列儀槩慎戾如臨千衆至於激揚提倡機用翕燿
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而其文致則深惟世道降道雜諸方

禪者稗蕪佛祖為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惡有
所謂投受執惡有所謂言語依解執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
而棄其病皆以身先之故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
而不遺接之而不携人徒見其發於悲願其誠而不知其以
身教而匪事夫空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徐君威卿
清慎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
接師言容無不歆慕終其身江浙丞相脫驩公最踴躍重讀師
法语便歛衽望拜高麗藩士以夫屬懿親万里函香拜禮起謂
人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感發
嗚呼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涉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
至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戒相應聲實一致永久益章而弗昧
者抑亦何以致此哉乃為銘詩傳之其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

書其目見塔銘茲不贅詩曰天目於山檀宏賁兩峯高盤滯青
雲孤禪行坐虎豹群延敵死閑駐孤軍神机觸著身火焚濯以
甘露洗垢氛有幻一人奪旌旗正令一下千駒馳定目不覩轅
門麾摩尼寶玉皎輪時如日始出扶桑枝光雲照耀千須彌崩
騰驟赴無中邊百舍重趺走莫前來者駛汗命髮縣幻以鑪錘
煮金鉛其出躍冶流炎煙不缺則折非龍泉乃復煅鑄而鍊烹
爰向尔骨死以生醍醐上味投室瓶蘂香珠幢帝網纓一芬馥
而光明問師何由執神樞一切入一亦無餘陰裨國程鞏皇圖
天子南面味道腴五朝恩光鬱扶輿號尊國師章異恩錫書入
藏開蒙昏揭若日月行崑崙人如大海涵乾坤俾人尽澄毘耶
門正宗的的万子孫億劫師言永長存

石樓鄭氏先德碑

仁皇帝在潛邸時聿有羈勒之臣石樓鄭元氏儻嘗艱勤既正
春宮以其勲舊言于上即超授中順大夫太子率更令及即位
累遷資德大夫司農卿時延祐六年也是年秋九月二日上御
鹿頂殿顧謂侍臣曰國家官制子貴而推思於其親者視子秩
高下以疏恩今鄭某扈從以事朕二紀矣欲以一品恩官其三
世用示特恩以優異於羣臣於是贈其曾祖考翼金紫光祿大
夫上柱國大司徒追封韓國公溢康簡祖考璘加贈純成保德
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溢安懿封同顯考濟加贈推
誠濟美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莊僖封同曾祖妣
褚氏祖妣高氏妣段氏皆韓國夫人仍命詞臣代言以章寵數
某戴上恩既極深重而在廷之臣亦皆歆艷以為曠代盛典猗
欵休哉謹按石樓之有鄭氏自康簡仕於金官至龍虎衛上將

軍銀夏節度使移鎮晉寧因家焉當時用法嚴峻康簡能以寬濟猛晉民德之由康簡以上有諱元亨利貞四人俱隱約田里以終其身元之配薛實生康簡康簡既起家秉旄節安懿以任子尹石樓晉既內附仍用安懿以長尹其鄉邑時兵燹之餘白骨蔽野數百里之內人烟雞犬無復子遺而安懿撫綏其凋殘振蘇其困弊恒呻吟愁歎於壞垣缺甃之下安懿必躬視其有無時其燥濕均甘苦同勞佚以休息之以故殘民之歸者日漸有之乃復分其少有餘以濟其甚不足至於孤嫠鰥寡為之擇配使有室家鉏耜錢鏹視其利鈍以驗勤惰以故石樓之為縣較它邑生齒粗為完聚逮安僖而不願仕教授於家塾以誨其邑之人知其積之厚而發之有日勸某姑亦觀光皇都時則仁廟在京邑其宿衛之臣有與某同里者介之入見某長身疎眉

面目光燄氣宇豐偉俾之言天下事詞意粲然明達於是親遇日隆後從往覃懷遂贊之以入繼大統一時明良慶會為盛遂由宮臣登兩府延賞及乎三世自非其前人培植深長何能致是哉先是某為率更時舉監察御史郭文卿以自副上審其人某慊然以已不及為對上嘉其不難於自屈至大改元宮師府罷過陞翰林侍讀學士侍讀必兼知制誥同修國史以所授缺之也仁皇自為言于上得可乃已而遷禮部侍郎未幾擢兵部尚書裁九閱月仁皇詔於朝若曰某既長兵曹任邦政不得如宮僚朝夕進見豈其初執羈勒以從朕於艱危之意哉即加授昭文館大學士階中奉大夫居無何轉工部尚書過拜江西行省叅知政事繼改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將上趨拜資德大夫太醫院使時仁皇憂各處官貪吏弊民冤政缺分遣重臣宣布德

音撫安黔黎於是某選自宸衷俾之宣撫甘肅道使還稱旨延
祐三年授政祥院使未几超拜陝西行者左丞以病在告未上
擢授大司農卿蓋某敷歷清要出入禁近或一年再擢或僅歲
復除寵數之便蕃恩意之稠疊一時廷臣絜無與儷君子於此
推見之譬則水與木水之發也源不深長其流遇坎而止何以
能百折以東而達于海木之植也根不深厚其枝何以能委翳
而上干霄漢成夫棟梁之具哉予於石樓鄭氏積德鍾慶亦若
是云某既追惟先自高曾以來粗據其槩勒之豐碑又念其伯
升父亦不可泯乞附見焉其諱浦字潤夫者公從升父也母則
高夫人嘗以軍職從軍南征卒軍中從伯妣賈夫人生一男四
女男諱輔女皆適官族輔生三男諱智仁勇皆孝友才辯莊儷
字惠夫其行實神道有文茲不贅於乎晉更宋金兵禍連結故

家遺族譜系淪落無所稽正則鄭氏之先由某之聞于家庭間
者若此某不得而聞者又何但於此哉用序如右仍為之銘曰
仁皇御宇極盛至隆開此太平繫誰之功百辟卿士星旋景從
爰有官臣是惟鄭公贊仁皇入統皇極大明當天溥照萬國
公於其間以道贊畫恩意滲溢飛泳動植公貴之驟公寵之赫
人皆訝公不究其極其極伊何公之前人能徠携離能蘇苦辛
遂令凋殘漸煦以春積茲厚德其報可信薦生司農為時哲輔
息覃三葉玄衮大璐几赤烏煌朱戶昭我旂常以顯恩數
石樓之邑山高上深鄭氏有阡松柏陰森紀有先德式如王金
勒茲聲詩以雅以南昭于億年以闡民心

許昌馮氏先塋碑

維馮氏遠有委系其墳墓在真定者蓋不知世數矣其居許下

則自處士君始處士至其孫夢弼於今為三世矣昔金之亡河
北受兵禍慘其民多南徙圖避而馮氏遂來許處士諱聚與其
配師夫人之居許也生子男四人曰信曰玉曰用曰祥用娶郭
氏亦生子四人其長即夢弼次夢岩夢得夢周夢弼最知名以
中書掾歷諸大府幕僚泰定初朝廷計其伐越之功超拜朝散
大夫江浙省理問所理問正被服金紫人咸以為光榮夢弼念
郭夫人老矣非躬奉子職不足以盡其心即辭職就養丞相不
允而辭愈堅夢周方以湖州歸安尉辟掾浙西憲府亦以養親
辭與其孟均侍郭夫人怡愉盡懽當時稱孝養蓋推其兄弟云
未幾郭夫人棄養吳下奉柩歸葬于許昌服闋至順元年陞授
中順大夫湖南道宣慰副使元統三年擢拜嘉議大夫靜江路
總管於是 天子推恩於其三世 贈太中大夫彰德路總管

輕車都尉進封始平郡侯配師氏進封始平郡夫人用贈通議
大夫中書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始平郡侯郭夫人封同
壘弼深自推念馮氏自得姓其間顯晦升沒蓋不知幾世幾人
矣至於其祖考播遷來許依蓬蘽建生業知力農以給賦知執
兵以踐更其於譜誌圖牒散亡淪落不暇念其所從來無足恠
矣至於夢弼循官序積年勞秩真二千石何莫非其前人之種
積哉使又晦昧其祖考雖有其先叙不著之文詞不勒之金石
則豈承藉先德以發于其身之謂哉於是龍石墓佐乞銘于元
祐且復自致其言曰夢弼四兄弟庶先人教育當至元三十年
先人年五十二而夢弼始冠不幸而先人物故其弟蓋甚幼穉
也郭夫人躬紡織縫紉以字諸孤方是時文儒未大顯用而夢
弼素善用儒術緣飾吏事於是起家八蕃元帥府令史郭夫人

亦就養而南而長弟夢岩嘗為許州管田產提領守許下墳墓
夢得則為季筮長官司吏目其幼夢周亦以海北帥府吏而調
尉安吉今以承直郎而任温州路經歷夢周向嘗馳傳至京師
道真定訪所謂藥城劉村者得高曾以上墟壑蒼藤古木猶有
僅存者河南梁貢士為文以記之夢弼今老矣其始仕也圖以
致養郭夫人及夫人之壽康而後享年八十有二歲累見夢弼
叨忝恩命得累贈先人中順夫夫歸德府知府上騎都尉始平
郡伯而老母亦累封至始平郡太君而又及見孫男若干人孫
女若干人烏鳥私情獲展終養是皆先世積厚流遠不自享其
榮名而遂發于夢弼願惟無似恒恐殞墜及今既老而獲歸拜
桑梓樹石墓下不慚見卿里父老是皆先公先夫人教道之萬
而疵穢小子何足以當之也哉元祐聞其言而有感焉夫河北

當金季轉死幾盡彰德之末許也夫豈覬望其子孫顯榮若此
方是時尚書君入則致養其親出則耕稼以給公上蓋皆朝夕
不暇給亦何自而發于其子哉昔人有言人可以偽而天不可
以偽是雖不章、於人而默、有契於天矣則夫天之報施于
其子人有不得而窺者矣不然何其得於造物者完而遂其志
者果也尚書諸孫名震賁晉者夢弼子也夢弼先娶郭蚤卒生
女一適梁庸亦早卒繼娶王皆封始平郡夫人震賁王出也而
震早大夢岩娶張子鼎順夢得娶顏子升履夢周始娶張生復
觀繼娶却生謙豫益嗚呼厚德之積非一日矣及尚書身歿而
僅見於子今夢弼雖告老於朝而夢周之聲實獵、方繼起其
孫之多又若是天於馮氏厚德之報方未已也是宜為銘、曰
馮遷許昌幾周星勤身戰耕服民經生居死葬心攸寧有宅在

厚墓在垌欒城北望塵冥冢樹尚或連雲青匪不願處逃兵
刑僑許再世滋德馨爰生佳兒大門庭恩封寵褒侈皇靈奎章
昭回貴泉扁其先譬之水泓渟決為河潤勢建瓴其大渾細
冷不東注海不暫停徵辭琢石揭之瑩章潛闡幽恭勒銘子
孫其昌后千齡始人於茲號馮亭德厚必報如律令過者下讀
宜善聽

僑吳集卷十一

僑吳集卷十二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行狀

元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知祕書監領太史院司
天臺事贈推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
國追封申國公謚文懿湯陰岳鉉字周臣第二行狀

曾祖諱天祐字賢佐金太醫院副行司天臺事

祖諱熙載字壽之全司玄大夫贈資善大夫集賢院學士上
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簡惠

考諱壽字椿卿贈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封中國公謚僖成

岳得姓遠矣由唐虞三代降至漢唐五季無大顯者及宋渡南
而太師岳王起相州湯陰縣事宋高宗用功名顯著于天下若
其忠義大節則尤冠絕古今王薨而家南徙子孫在北方者更

兵燹禍亂分徙于燕遂為燕人者公之家是也院副公精於推步占候之學盈虛消息之道仰觀於上俯察於下究於天之道而不忒驗於人之事而昭合且攻軒岐難素諸書方是金所策士有精通玄象科博瞻醫藥科其選甚精覈與儒術同院副能以其學連中兩科累官至太醫院副使行司天臺事簡惠公幼而警敏稍長讀書五行俱下日記幾萬言正大間六以玄象科登第授司玄大夫簡惠既以占候之學起其家於是甚有所論載有天文精義賦天文祥異賦列舍史傳星總主管等書金南遷遼宣宗都汴迄金之亡後還燕用其所學進見 太宗皇帝既以推驗無不應者遂以天文屬之公逮僖成公用其家學事閣端太子行司天臺太子征行屯戍十餘年間無一日不以公自隨也禡牙建陣掩襲攻取多諮於公而後行配張夫人夢神

抱嬰兒下雲間授之夫人者夢覺而生公在孩抱即警敏異群兒髻髻便嗜學時北南阻修國家起朔漠戡金定中國書籍經喪亂其得見者蓋甚寡有以資治通鑑示者公見大喜即手鈔成帙晝夜伏讀故公於史傳君臣治政之美惡世統修為之長短禍福倚伏之兆與壞理亂之迹餘二千年間槩不異於燭照枚計而周知也若夫觀天之道由院副公來三世于茲矣年未冠自通姓名見劉太保劉方得列舍星總等書讀之有疑碍無滋質問知司天岳氏子孫試扣之公得書即掩捧以其義歷語太保大奇之翌日即以公見 世祖皇帝顧謂太保曰是兒骨髮聳秀目光燦人俾之觀天其有契於玄象必矣是日降旨許公出入禁近時至元十年也至十三年陞授中議大夫司天臺提點廿四年乃顏反北方勢張甚上親征命公從軍凡屯

行日時營壘止作乘機邀利皆命稟於公光是上無意於必殺
故親御象輿以替戰意其望見車駕必就降鋒既交兩陣矢激
射幾蔽天乃顏悉力攻象輿時公已勸上下輿御馬矣平章李
罕山固請以其衆陷陣而入盡殲乃顏非上意也先是上行殿
西南塵起漲天衆謂賊且大至公曰是將有糧儲以餉我師毋
驚已而橐馳八百載皇后所進榘構以餉軍公之精於占候皆
此類也乃顏平車駕還京策勲行賞擢授嘉議大夫知祕書監
賜玉帶一金織幣四端自是親信深薦公往入奏事帝后雖並
坐上必問曰卿豈有欲言者乎無所言則已將有意於敷奏雖
皇后亦起避親王大臣望見未嘗不歎羨其得君也公益感激
遂抗章言以為臣所職者天文所司者測候然天道遠而人道
迓天道幽而人道著古之聖王其於敬天恒若對越其於動民

恒切撫馭是故動民者敬天之實古人謂敬天以實不以文向
謂實茂選賢才使居相位一相既得其人則必慎簡群僚布列
中外進則盡忠獻納以廣上之聰明退則修身齊家以宣布上之
德澤刑賞當功罪而必信賦歛罷誅求以養民是皆敬天之實
也夫紫微上宮三師上輔皆環拱帝座下應宸極由此為輔相
者夫豈可以非其人哉時權姦桑哥當國故公言及之是年尚
書省以民間逋負係官錢糧桑哥奏立徵理司設官置吏使輶
將命者旁午於道所在貪墨吏並緣為姦欺民貲產破蕩不足
償至榜繫猶纍相屬民間騷然幾無以存活時彗星見方掃宿
指處山崩地震上春秋高權姦方務蔽塞聰明而其威猷軋天
下人懷私憤無敢為言者公竊歎曰我蒙恩遇厚矣懼禍不言
是孤聖主時從獵柳林從容諫諷大意以為臣職司乾象所當

言者日月之推移或失經星辰之飛流或失度今天垂象星耀
光芒地震動坤道失其常况皇上聖躬違和皆大臣欺聖明唐
黎庶所致非除舊布新洗濯苛穢則何以回天心釋民怨於是
上即柳林命詞臣草詔大赦天下比使臣馳至闕命百官具朝
服詣崇文門聽德音賴哥知有赦乃大驚馳詣柳林密令其黨
與察上近臣敢啓沃者其黨以公對賴哥大怒召公詰責公徐
言曰某所言者天象宰相大臣不當與聞賴哥怒愈甚至令人
以權捶公者二公先賴哥往泣訴於上賴哥繼至其所言以為
天下之大既已屬之臣矣方理財助國今建官徵誅方就緒而
岳某乃敢啟赦以沮臣上令公與之辨公則曰宰相者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者也今國家疆宇亘日出沒何少於區錢糧而宰
相乃為國歛怨况聖上春秋高體信言和丞相權輕重果何在頭

哥語塞上留公問以事因力言賴哥之姦不誅無以謝天下於
是上始有誅哥意臺省知公為上所親信多款門候謁以自通
殷勤公與言一惟忠信孝悌而已設正人端士遭誣罔陷害公
必懇言之當路其人或知而來拜叙謝意公必拒之未嘗言出
於我也先是世皇與劉太保語問其壽猶有幾太保為尚可待
三年活上復問三年後孰可倚任者太保一為上言至於司天
則以公為對上嘗以宗銀宮漏賜公製作極工贍公不敢藏於
家請置之司天監成宗皇帝即位以公先朝舊臣尤加眷寵超
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秘書監且賜古白玉環後賞賚
益頻疊多故不書大德三年有告山西某家私藏識緯圖書者
朝命公辨覈公曰山野愚民豈知識緯法象之典第恐怨家誣
罔已而推驗果得其寘公臨事忠厚多類此五年彗星見公言

聖上宜仄躬修省進賢去佞省錄寬抑以荅天戒乃分遣使臣
宣撫天下七年監修地理書大一統志八年上以久不豫庶政
多取決於中宮公從容言於朝曰六年之間彗星見者五此豈
尋常變故哉素門道士禱祠頻瀆皆非應天之實惟帝后深自
修省慎選忠賢以為輔相如此庶可以少回天心言達中宮后
大怒同列皆為恐怖公曰天垂異象臣盡忠言雖死何憾公歸
謂所親曰余言非過分而觸怒中宮一當聽於天耳翌日復對
后已怒解且俾盡言毋有所諱公因感激力言天人之道非有
二致人心和則天心悅也近年災異頻見上自宮壺下自廟堂
宜一新庶政以格非心由是權貴人多不喜公而公處之泊如
也同列以災異請於朝宜蒞事禱禳規取金帛公皆拒不受十
一年成宗崩武宗鎮北藩仁宗在懷孟后将有所挾立藩王時

丞相荅刺罕心憂甚彷徨未決公潛往勸丞相以天心有所在
測候見之矣丞相宜蚤定大計於是迎仁廟入京師內難悉平
定武宗入即位超拜正奉大夫長祕書監仁宗既即位登拜榮
祿大夫仍知祕監領太史院司天臺事公以耄力辭不允仁宗
每謂公世皇舊臣不特精於占候忠言嘉猷所以裨贊累朝者
不一方有意大用而以皇慶元年三月五日薨於官享年六十
有四訃聞上為哀悼賜中統鈔五萬錠為賻仍勅有司具儀注
為襄葬薨一月諸子奉靈輜葬大都城南之鄧林先塋之次配
樂氏封申國夫人子男三長祖義初任太史院都事娶馬氏今
官温州路平陽州知州次宗禮由國子生任中書舍人娶于氏
次嗣貞未娶女一適許某而寡孫男六人公有兄諱斌簡惠公
從濶端太子西征時賜某氏出也家羌中公萬念同氣每因西

人物色求訪至元癸巳斌來京羗公即引見世祖上為歎息俾
同知西涼州總管府事且厚贖其行先是大德間公嘗言於上
以為旬日內妃后當有蓄乞厚自愛上詰尔言妃后定為何人
公曰在皇太后上忍命書之至九日皇太后崩又遇熒惑八南
斗司天者以為言公笑謂曰是不在朝廷吳越明年當大稔但
不利於江浙省相臣耳已而果然公於天象雖究極幽奧然未
嘗以自負故能出入宮禁四十餘年小心慎密恒若不勝衣弗
輕漏一言于外故自禁近重臣省憲僚屬靡不稱公為本分人
平居言議絕口不及推測事每曰高允崔浩一可為師二可為
戒况吾家三世業此逮予猶莫之測何可以授非其人故公三
子每教以脩身慎行而已若夫推候之學則一不與言國家承
平久官署多峻陞凡在職者亦就遷司天祕監以為言而公恒

莫之聽家貧泰然弗介意每遇賞賚輒分給親友京城私第所
居蕭然一室幾不異於山僧野人然公氣稟剛直遇所得言雖
鼎鑊刀鋸不少挫怯若平居無事則揣不以其所能驕人若此
者抑亦可謂純德君子也已公薨後二年朝廷始推恩享贈卹
之典然而諸孤薄宦四方寶公遺訓皆清慎自持因循以尚未
乞銘當代大手筆粗述公行事萬分之一以章示不朽云謹狀

哀詞

元故水南王先生哀辭

越故水南先生王公卒五寒暑矣某嘗因杜君原父謁先生於
當塗杜尊師之玄元館先生長身寬衣幅巾白鬚髮屣履徐出
某以諸生謁拜其情言風致望而知為厚德長者時方饑驅欲
為弟子都養弗可得頗聞先生仲子良官兩浙都轉運鹽使司

經歷迎養錢唐朝廷加恩封承事郎新昌縣尹當天曆改元壽
八十七用是年春正月卒初先生與東陽許古道同客武林宋
亡浙東道梗於是先生拉古道入越舍古道中雷而自居前榮
古道念妻子存沒不可知其賣裝白金二百兩託先生買田
築室而身徃東陽迎妻子垂抵舍而歿先生走徃哭盡哀恚其
所託金歸之其妻子固弗知一旦得金意料外悲愕歎訝以其
半壽先生揮手謝弗顧先生於書編讀每推身隱而言文是求
顯也故其詩文不多見然其言論亶上下今古與壞理亂枚數
條折若之何墮可完廢可舉使人聳聽如指諸掌睹世降俗漓
觸目感心不能自己者言之未嘗不涕下歔歔於書覽而有得
必懇為人言見人製述合體要輒稱道不容口否必款曲開示
務引之蹈桀度乃已親舊行有過差聞即弗樂見其人必輸肺

腑以告而不令人知也故士於諧謔不稍謹第恐先生知先生
初名鯉後入京學更名理字倫卿杜尊師嘗為某言宋行都已
破淮安忠武王命史勝帥偏師下越趙孟崧以宋宗臣矣不屈
勝尋平定之而先生名德素為東越重坐孟崧黨與繫獄勝夜
神入盤擊生鯉指語勝曰是鯉不可殺詰旦獄上勝悟縱遣之
去尊師老人言不妄質諸其子信然嗚呼為善責諸天固有冥
夢不可必者而天於先生為善之報若執左券交相付於是脫
非辜享壽考清強裕謚及見其子朱衣象笏躬致祿養諸孫仲
楊仲廬等皆勤慎績學某素承教益為製哀詞列之墓云植之
腹子藝之良子始獲兮遲年穰天之報施兮靡不償子孫其賢
子稼日以美一稔二米兮天降嘉祉公侯子孫兮自今以始

元從仕郎廣濟庫提領張君墓誌銘

國家以大寧為北京其民屈忝錯以國族信厚朴直天性然也君既世為北京懿州人而出於蒙古氏因曾祖妣輩遮氏者譯言張姓也君諱信字子誠繇父千戶君徙家東平而君遂好讀書淮安忠武王帥師南征君載筆從軍凡幙府文簿皆憑主之江南內附尋辟甘肅省江淮譯史用年勞授將仕佐郎弋陽縣主簿邑更兵燹盜椎埋肆姦君為擒獲殘民用安乃捐俸建縣學人士至今德之尋轉常州路錄事常民被殲無遺者君糾錄鄂內掩遺骼定坊巷建官署立廛市事多由君監倉廩出內四年人誦其平直繼擢長興州判官獄多平反部使者錄其勤而君一不介意陞以仕郎廣濟庫提領未幾引去君佐長興既代遇故人馬尚書掌銓曹遣人語君曰漕運千戶皆宣授我力

能為君豈欲之乎君謝之曰父母老矣何忍以遺體涉鯨波乎尚書復謂曰樟樹鎮務官歲可得萬錢君豈欲之乎君復謝曰親今僑于常而安之願得近常者以便養於是調庫官君既薦孝其親而其父名簡字居敬嘗從軍東平其太師國王用為長陽穀輿魯千戶公長者殊不疑人欺飲酒幾斗不亂君仕既南父母亦皆老矣君左右就養官卑祿薄而能樂其心志君二弟珪桂從君同居蓋其先四世不析炊及君生子女而四世實相見初君之从戎南下也才不逮君者徃立功名取卿相而君盡瘁尺籍伍符之間雖為淮安玉器重而終不能自顯者非命也歟及淹抑州縣在他人則浮湛徇俗矣君獨持身廉動毫不苟取所至吏畏民愛表有政績願其家則甚貧然而益以養親自樂也及千戶公捐館君廬墓哀戚甚入愈賢之君配耶律氏生一

子五女子衷克樞密院譯史婿姚成揚衍孫儀白溥馬讓孫男
一壽安孫女一適李仁延祐己未年七月二十一日卒
之十七年為至元二年衷以孤貧始克葬君于常之東門外從
千戶公之兆是冝銘曰孰勇其途孰晉其終是天不可詰而歸
全于先人之宮松楸滋茂益昌厥後常更億年世保其東門阡

李處士墓誌銘

夫退處士雖良史不能無譏褒善人在政典尤所當謹然而藏
密者道恒晦善卷者跡若汙世之君子不以其卷而貶其迹因
晦而詘其道也若句吳李處士其人乎處士諱敦字誠功其先
占籍龍興武寧縣之裏溪逮其父和父宦遊入吳而遂家焉和
父娶沈生處士處士生而俊穎少長從師講學知為已力行務
徇義和父歎曰吾兒於声利不苟取楚江以西茶薈所自出於

是屬君以營什一而致養焉不欲速貧尼父猶申以子夏豈其
致富羸政乃慕於懷清願惟其人何如耳嘗鬻茶儀真樣茶為
人所先嘗而仍內之筠篋者處士默以鈔幾千實之篋不令人
知也貧族有賣其女於人處士贖而教育之俟長擇配嫁之間
有竊其貲逃湘潭者處士怡然不以語人其厚德徃皆此類事
其親盡孝養甘饑親嘗溫清節適嚴慈先後歿哀毀頓瘁吊者
稱焉娶許生男一良臣教之能不負其學言必顧行以遵素履
欲不勝義克任雅度撫其庶弟良祐尤盡恩意至順四年秋七
月十五日卒壽七十有四即是年冬十月廿五日葬長洲縣武
丘鄉祖塋之原卒之六年為至元後紀元之四年良臣用儒術
起家湖廣行省檄桂陽州學正處士於是孫曾孫詵蘭茁其芽
金銷其鑛可以推見其為人矣處士暮年家益裕而自奉益簡

布衣蔬食泊如也良臣饌澣髓製麗密以奉輒感然却去之曰
何德以堪之夫人內省者不外慕貴天守者賤人其斯之謂乎
良臣深惟幽潛之輝素履之行思無傳乃圖鏡堅珉示後世夫
中郎之盛製獨不媿于林宗東觀之雄文豈宜浚于君公哉用
銘使刻之曰理欲兩岐在為適宜魚鹽致富飯牛而肥曾不以
汙謂與道違婉李君惟道是鄉躬營什一圖致忠養營養其親
侃侃和樂兒聞詩禮身重然諾我居其厚孰處其薄善念日滋
慶源日長瞻吳西門松柏鬱蒼為善庸式隱君之鄉

信菴李先生墓志銘

世言燕自太子丹傾身結客故其流風多尚氣而好義喜賓友
急然諾其末遠矣信菴先生家于燕累世由其上皆饒貲至先
生乃結交天下知名士若商左山姚牧菴暢純父高彥敬及焦

達卿鮮于伯幾李仲方若仲賓父則先生從兄弟而劉蘇州嗣
宗則又姻家也世祖皇帝駕馭天下豪傑布衣一言動萬乘立
至卿相無難者先生長輦轂下其一時游從皆海內名德鉅公
禁近大臣有以言于上宣授泉福司提舉先生咲曰堯舜之世
尚有巢由豈可強其不欲哉竟辭以不仕之節高諸公間久
之又欲強之仕者於是挈家南游時故人有尹江陰者遣使過
維揚迎先生過申浦買田築室為住計矣而嗣宗以北京憲除
蘇州又再遣使江陰迎先生入吳劉既無子撫其甥如兒四方
朋舊以先生素喜客而姻家為中吳守客沓至先生莫不典衣
沽酒所以慰藉之者惟恐失人驩心而未嘗令劉知比劉卒于
任而先生衣貲罄盡故人南來者皆思所以處先生獨高公鍾
情尤切至凡能以禮待士者高皆懇致禱而先生尤能以禮自

居一語不合意便引去僑吳若干年終始能以禮事先生不少
懈者惟荆溪岳仲遠氏已而浙以西文献故家日益凋落求如
仲遠者不可得於是先生居鬱而遂卒于吳時某年月日也其
子與祖字志仁先生卒後若干日亦逝志仁室劉更幾日亦歿
志仁之子謙力度不能舉不克焚而函其骨暫寄隣僧庵念先
友無在者含淚北還燕即先曾故廬教小學數十百童子得脯
金攻苦食淡一錢不妄用累若干年乃揭來南奉其三喪歸葬
于燕宛平縣西柳村之原距先生卒若干年為至正十年某月
日也先生諱某字英發享年六十二謙將葬其祖乞銘於予曰
子嘗客岳氏知吾祖獨子在銘不得辭也故序而為之銘曰
出與處孰汝主處易而出難與其難而利也孰若易而獲完嗟
嗟先生自計明一朝南遊一羽輕拱木蒼、家宛平孝哉有孫

負函骨歸葬歲時矢弗沒勒銘堅珉其永昭示千秋春

慎獨陳君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績學服膺儒術
然以隱約終其身至叔方父三世于茲矣始予東入吳識其尊
人寧極先生沉潛問學淹貫群經年已髦會諸先輩著書立言
咸造底蘊予與先生有維私之契而先生長予廿餘年先生降
屈齒德時相過從高談饜不絕予於君一年之長而君能以文
行學術結知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欲泚其子弟者必厚幣
延致有非乘壺牽犬所能致禮也君尤篤孝每館授歸其浣滌
不但中裙廁瘡若夫溫淨室廬則其上世蔽風日者至於滌滌
飲食之奉必躬庖烹饋固貴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體康
寧無少不如意者君能力學其為文以經為準貫穿諸史百氏

褒其菁華以立言其為詩尤刻苦精練本之於杜而參以唐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黃至於畫思之盤礴裸委山林泉石幽篁恠木各盡其變態然貴富以扶而求之者雖百金不與一筆兼之襟度洒落其割三牲以奉客亦看膳兼豐潔與人交重然諾至正壬寅辜月五日卒享年七十娶費早世繼夏生二子長訥先歿次謹女二長慧適俞沂次清適曹敬謹以卒浚十五日葬吳縣靈岩鄉朱墩之原曾祖考德一配張祖暹配柳寧極先生諱深字微靜配周君諱植自號慎獨叟朋舊私謚曰慎獨處士謹乞銘於予為序而銘曰士而處矣久當舉矣胡為乎更三世而隘樞也身雖屯而道則純豈得於天者而啻於人耶既以有行有言無緇磷矣其示不朽有堅珉矣尚何痛慟有弗信者矣

王處士墓誌銘

中吳山水深秀自昔多古仙神人其取顯著則王方平降蔡經家又如王可交嗜酒所繪遇星宮七真雖玉壺縹醪不得飲而得啗火枣其骨遂仙事載郡乘豈虛言哉近日王處士蓋亦仙者類其先本會稽人大父以上皆宋衣冠世胄後徙居吳長洲之永昌溪釣游耕鑿縱浪大化浩然自以為葛天氏之民而獨好飲酒盡撒脫世故以自適於酒而扁其室曰醉鄉當其時悲歡窮達興壞理亂曾弗絲毫繫心世降習媮非達人曠士可以外骸形齊物我也於是其家不能無股削然猶嗜酒不問有無其孫翁能自力於學博洽淹貫鄉人士推重之而翁也能恣意以奉處士於是得陶然醉鄉云處士娶朱氏先卒浚鰥居屏處四十餘年能待其孫之成立以屬其家處士雖飲酒而神觀明朗人不敢欺諱元字元之二子長亨次良亨娶周良娶郁二女

長清次明清適陸明適陳耆亨之子也卒年七十九顏兒如孩
嬰兒皆以酒仙稱之而處士亦自咲曰神仙道人亦人而已耳生
於戊寅卒於丙申七月廿日者卜十月五日葬函骨於許墅鳳
山之先塋耆翁言處士當屬續時猶索酒曰吾醉鄉雖蓬萊瀛洲
不是過也惜宗人可交福不逮不得分飲玉壺春耳然以遇仙
馳名豈若吾之樂無涯也哉耆翁據斯來乞予銘是為銘曰醉而
死其不死者吾不知誰之予斯言也吾聞諸聃史何以知其然
蓋所謂一念萬年不為形毀不為形全是之謂醉鄉之古仙

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代其子都中作

張氏世占吳郡籍而為長洲之相城人至先公始以謹飭小心
八仕于朝儼直殿廬久之成皇以先公忠勤愛之賜名伯顏
大德五年宣授將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為泉州路總管府治中

至大初陞授同知邵武路府事明年改兩浙都運鹽使司同知
丁內艱服闋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授奉政大夫池
州路同知大定三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
大中大夫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丙子先公年六十有五夏
代歸先公幸有止足意即告老于朝於是正議大夫平江路
總管致仕歸卧吳下春容丘園而以三年夏六月十四日卒于
相城之私第不肖孤忍死用是冬蜡月七日函骨葬同邑益地
鄉謝澤原清河侯之兆嗚呼先公自元貞初入見闕庭繼拜恩
寵一為中朝官四貳郡政一佐鹽運司晚年一再牧藩翰而引
退之志至矣漳州代乞懸車未匝歲而天奪之痛哉先公諱
世昌字正卿先大父諱顯江淮等處財賦副總管累贈亞中大
夫廣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伯祖母鄧氏封清河郡

君配沈氏子男二人長不肖孤都中次好禮早夭女一人許適羅烈嗚呼先公歷政清撝善治著之民心傳之士論後來太常議之國史傳之非玄堂所得識也於是不肖孤謹收淚摭世緒官封生卒葬歲月納諸幽云

某人填諱

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高昌普達實立公墓志銘
至正七年冬十有二月朔奉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高昌普達實立卒於吳享年四十有四卒之日其父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買任公告老於朝懸車吳下哭之慟曰吾賢子也天不留為家與國吾何以生為吳自寓公若水司漕臺及郡侯牧皆會哭於其私第一是皆曰以孝以廉而天乃奪之速可不為天下慟耶按普達實立諱也字仲溫其大父光祿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

國秦國公諱阿台脫因配阿台的斤杜氏皆封秦國太夫人曾大父贈光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昌國公諱和禮納配越德哲氏封昌國太夫人其母楚薛堅氏朵兒哈真氏皆封秦國夫人仲溫以世胄當文宗時保直禁禦謹飭端重為上所知召宰相問曰某可倚任以事中書遂擬除承事郎尚乘寺大使上頷其名曰是宜寘清要相臣對曰初任試此過重用矣時至順改元秋也是年冬十月御史臺以除目奏上復指其名曰良御史也御手點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就任即有威望閩陝間遇少暇輒從宿儒學人見其夜叅半猶篝燈讀書人訝而問曰豈欲窮經作博士耶仲溫謂益人神智無如讀書縱紛冗猶當學况茲事簡不委已於學異時悔何及乎由是才識與學俱進四年秋轉南臺其所建明興利除害要皆有得於講學故

其言切于用而不刻本於理而不迂元統三年春奏授承務郎擢拜內臺上自乘輿次闕廊廟又其次朝署之間皆有所匡正時權奸柄國仲溫力言其非疏入不報納印乞去權奸罷斥乃已是年冬超拜淮西廉訪僉事准本宋疆場內附浚民氣猶未復建言乞妙擇守令涵煦其民而孳育之至元四年奏陞奉直大夫遷廣東仲溫言廣海去天遠朝廷三年一差官分詣行省自三品以下皆浮優等斟量銓注謂之廣選然年勞未及者有之品叙猥冗者有之上任未久多見奪於省部正授官以故人懷苟且莫肯盡心遂至路府州縣往闕官廣海之間計闕八百餘員仲溫意謂地遠近不同其為王臣一也宜慎選其人即同實授庶不闕官敗事食鹽害民所至皆是而嶺海之間其害尤甚蓋官既設辦鹽提舉司所司辦鹽裁三之一其二分則驅迫

州縣民至破家蕩產猶不克具言世皇中統詔凡以鹽樁配處一切停罷文廟時詔海北散辦鹽課自今悉停仲溫建明嚴設科條禁止監司非理害民等件雖鹽禁未全寬然所以恤民之意見矣部使者每季慮囚官吏勞擾仲溫謂一歲兩讞為庶幾所在獄囚往有死者此皆士師不加之意今後囚死者坐獄官罪仍於解由開寫囚死數目以明降黜嶺海官員死無以歛喪無以歸雖舊有恩例然宜加厚六年夏擢授西臺經歷陝仲溫嘗冠鴈於昔年矣見仲溫復來咸驚喜迎迓未幾擢浙東海右廉訪副使巡按所至威不殘寬不弛溫州路平陽州民倪景元嘗捕海寇後為怯烈州判及其子雅古攘其功賞反以倪為賊遂枉問干連沈貴寧拷掠死仲溫察倪冤怯烈坐罪減死一等倪冤獲伸斷官吏罪必殷勤訓諭至日汝母畏威匿冤弗言

也咸曰公長者我罪自我分尚何究尤急於興學勸士具宣教
養之意誘掖其人士多抵成効至正二年冬陞授奉議大夫迂
湖北其治如浙東四年春擢拜奉政大夫江西省郎中仲温天
性至孝每念其父母老矣宦轍無由得合并其在湖北時平章
公奉旨首宣政而仲温有江西之除亟與平章會于吳一再遣
使趣仲温上而仲温樂與親聚首朝夕色養倦焉而兄稟雅實
立方為吳江州達魯花赤次兄相奇實立廣東僉憲僑居吳而
弟阿蘭納實立將上岳州路平陽州達魯花赤亦會于吳仲温
深念骨肉聚合之日無幾其志將辭職以為養平章毅然不許
乃是悽之江西既而祖母杜夫人卒于京乃由江西入吳且將
從平章北上葬秦國一再行皆以病作復歸吳蓋仲温之孝弟
由中以著乎外有非勉強而然者再北上舟發閭門而復病止

更四閱月而卒之日平章俾其室人奉衣歛則皆弊素無鮮潔
者詢其子五十四奉其母以告于平章曰不惟衣不給其假貸
於人者至四百緡平章乃始知仲温平日所以奉事之者非貴
有羨也哭之頓絕曰吾兒力孝若此天忍奪之耶蓋仲温以親
年幾何竭力以奉猶恐不及敢計有無哉然不知中道遽爾瀕
沒猶張目視平章曰兒負父不得盡孝矣烏乎使仲温稍待將
大用移其孝親者必効忠於國如之何止於斯也配金童氏封
大興縣君子一即五十四女二孫男一觀音奴將以某年月日
歸葬于秦國公之兆其子以平章之命來拜乞銘曰壽雖中
道天其特立者固表峨廡三臺佐憲四道頤豈無其人哉求
如公之賢則猶劍之有龍泉不缺不折斯全其節是則仲温氏
皎如玉雪者也歸葬于燕以從秦國之阡名德章久益傳

白雲漫士陶君墓碣

君姓陶氏其得姓始於堯至晉長沙公與靖節處士皆以垂名無窮更江左五朝歷唐沿五代以入于宋衣冠蟬聯世不乏人有諱榘者台州司戶叅軍遂家于台八世孫諱若晦始居之地乃以姓顯生子諱辰史館校勘生太常寺簿諱居安寺簿生太學錄諱應雷至元丙子淮安忠武王統兵平宋偏師至台學錄為鄉里請命將授以官則曰吾欲全父母之邦豈知有他已而築室清陽溪上藥病者楷死者賑飢者煦寒者其配繆諱靜慈而克賢故志得伸及生君有異質未髻髻即異常兒稍長從周仁榮先生學邃於易達百家九流皆曉達學成乃出遊足跡幾徧天下上京師王公貴人聞君言論莫不驚喜傾下然所持者連城之璧照乘之珠襍之砒砒魚目為病於是翩然南歸

每曰燕趙古稱多奇士今所見何不逮所聞耶既歸齒髮方壯而家貧鄉里諸雋先力勸君互少屈以就祿遂試吏蘭溪州民盜驚連逮一十三人當刺臂君念其貧輕驚直得賒免浙省檄補江陰州民劉鐵欲強姦趙屠妻趙訟鐵抵罪一日縛其妻犯之痛箠趙幾至殞趙乘急捉刀刺劉斃君謂事出俄頃非有意故殺也趙得減死州重建治所君主辨社稷壇歷久寢壞每春秋社祭之道氏院門外君白於尹社稷復建壇壝調松江創聽事後燕堂六楹君才優長能使民不知役而事集屬邑上海民徐德訟戴千戶強劫二人庾死十九人獄具民皆以為寃君平反之時部使者韓公審讞一如君所言移文陞賞而辭縣豪民朱管坐戮死籍其家悉以兩家田賜丞相脫丞相威權震海內差官高成劉錫副以惡少年為爪牙南下肆虐設計陷民培財

無辜被榜掠死者無筭府縣曲承風指莫敢誰何王兼善以母
老被詬辱奮不顧死言於官吏悉驚避獨知府楊侯伸憤痛之
意未決君進曰朝廷命公守是邦寧忍坐視赤子啖餓虎頤耶
侯喜遂與謀傾諸惡少勢稍減所差官乃轉委憲省遣使至府
考立官猶震懼君獨抱案條折理明詞直悉依律斷遣事聞丞
相賞鈔幣以年勞省除杭州東北隅錄事司典史畏吾人伯不
花與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艱苦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宣使乃
娶忽都女觀音奴為小妻貌美贊曹善迎合至抑正妻不勝憤
不花擲刃以刺弗斃閉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俾餓死
婢引兒訴主母枉於官錄事揮使去君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
於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仲理獲全伯不花雖遇赦釋免猶坐黜
矣至正壬辰春除信州弋陽縣以病不赴秋再除湖州歸安縣

時方兵興長興州已陷浙省叅政脫檄君與烏程縣各運糧二
萬斛給餽餉君募巨艘二十以載君未至半道潰即指授諸艘
使各有定處甫二日湖州陷君白叅政畫計策過復湖州而軍
無見糧君走一介召諸艘其至無時刻遠遂加賞賚錄功中書
不報方事變時守土大吏望風奔潰槌埋竊發至有火入室戶
誣殺縱恣君稟命叅政按其罪不少貸良民始復蘇丙申冬除
紹興上虞縣歎息言曰吾懷抱利器出將為家國天下用而乃
浮沉下僚今年七十其所蘊曾不得少試以沒尚何言戊戌九
月廿日卒於府城都昌坊之寓舍享壽七十有三配趙氏諱德
真故宋宗室孟夔女也有淑德先君十二年卒葬黃巖州靈山
鄉逍輿之原今侍講張公翁為應奉時銘其墓子男三人長宗
儀娶都漕運萬戶松江費雄女元珍次宗傳娶錢唐於從正女

泚英次宗儒未娶女三人長宗媛適同郡杜思綱次宗端適寧國楊至次宗婉尚秀孫女後時艱路梗寓殯會稽玉笥山之原其為人個儻磊落於為義若飢渴居父母喪哀毀骨立四時荐享感愴但悼待人以誠律已以廉蓋天稟然也君諱煜字明元自号道奧山人又號白雲漫士喜吟詠善樂章夫其游歷與所交友及所抱負當大有為可也乃老死簿書期會間然觀其留心吏牘不休於勢不溺於利享尊爵厚祿者愧於君多矣庸述其履歷之槩以副其子之請庸揭諸墓以俟銘傳者采焉

畬山老人墓誌銘

嗚呼士而抱利器屈下僚如轅下駒受牽繫於庸妄之手不得一展足為千里試此龐士元幾困頓於漢昭烈何況常人也哉東吳直東南瀕大海九峯三泖間才器如畬山老人卒厄於簿

書期會其可哀已老人諱仁字子壽姓陳氏其先浚儀人大父鼎宋迪功郎崇德監酒稅遂家錢塘父嗣青鎮酒醋務都監沒時家貧母杜殊賢淑脫簪珥營襄事誓守節弗移躬紡蚕織給其子讀書而老人能淬勵力學時宋亡人以吏為師老人念親老養迫從舅杜汝霖居華亭業吏獲祿為養旨甘無少缺母表哀泣甚人至不忍聞其舅亦漸老養之如母至八十三而卒大德間松江陞府老人管庫與計偕解府諸項鈔若干萬昏時府為皇太后湯沐邑直隸徽政院道路以歲祿往椎埋竊發老人用智周防卒善達幾旬院官以老人才可大用比南歸勅其府擢之調上海以年勞過辟為府史地瀕海斥鹵宜荳麥不宜稻其事合言浙省而衆皆首鼠憚行老人毅然請往意為東南民力竭征徭寬一分受一分賜抱吏牘翻覆辨諭曰海隅罷賦迫

其所有急供上庸何辭今輸官欲以其所無有是殺之也宰臣
躓其言止科苴麥已而調常州更鎮江焦山寺有田在府寺僧
端扶寺貲陰持丹徒縣長短與同寺僧醒有憾殺醒以滅其迹
事逮所謂嚴閔于湛等拘之獄榜掠誣服人皆寃之老人按而
得直時天久旱而雨人以為洗寃雨次年勞浙省除老人婺州
路錄事典史浙東憲治在婺守土大吏日惴懼飛語而老人以
才幹稱婺民有殺已女吳尸沈潤竈陞下圖陷以得賄老人直
其寃秩滿轉衢州衢俗獷號難治而老人從容案牘間三年如
一日一日嘆曰湛卑職固吾命止足則在我於是引年以歸松
江有舊田廬琴書西冊足以娛歲時邑人長者喜而携子弟相
從奉几杖進尊壘靡少間吳興趙魏公為書秋圃二大字遺之
金華黃侍講為賦之詩浯溪俞伯貞為記秋圃堂其大致以老

人持官不剋而樂廉退故安於晚節且有子四人長元善次亨
道利用貞固皆以儒術致身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男曾昇思配
何氏先卒老人雖從吏而酷嗜問學經史百氏言往能成誦遺
子從許文懿公講道金華山故其子皆知名當世亨道從事漕
府時迎老人居吳時猶承平每嬉遊山水間意甚樂也至正八
年詔賜高年帛老人亦與焉還松江是年秋九月五日捐館於
其里壽八十諸子以十一年蜡月望葬於邑之集賢里畬山之原
十八年亨道自閩任滿歸走吳謁予銘墓予惟老人出而為用
弗殫才而子多才俊皆可書於是序其事而為之銘曰稼于石
田固難望其有年忽倍其穫漑然嗟老人百僚底施於其唯
而可紀壽康令終又有子畬山藏極邃美嘽老人是之為不死

蜀虞處士墓碣銘

宋亡今八十年能以文儒丕顯于國家無如虞雍公子孫其顯者海內章知其為侍講諱集者矣然族之中有居吳者至正五年秋七月庚子公六世孫處士君卒其子堪衰斬哀毀以某先公太史與有世契迺從其從父太常奉禮愷來乞銘哭曰先人生不諧俗竟以隱約終其身願先人之孝行悞泯無聞大父諱相博極群書內傳後北南從游者衆已而病且一紀先人勤苦以養恒手浣中裙廁踰大母夏氏病日至以舌舐之先人既老而堪問學蕪棧亦館授以為養溫清之室廬滫瀡之飲食曾不足以少慰其心今沒已未能盡大事嗚呼痛哉夫欲致養而莫遂雖菽水盡歡斯謂養歛手足形無槨斯謂塋今堪是已處士諱炫字明之蜀隆州長壽縣人雍公既相孝廟故其家有在吳者於是處士生於吳其諱牂累官至朝請大夫戶部郎中知

岳州者處士之曾大父也處士生至元十八年辛巳年七十五娶宣氏生二子長堪次坊女一堪既貧重以兵興世艱棘舉無助者能以是年八月庚申奉葬吳縣下駕邨丞山之先塋去其高祖雍郡侯墓在玉遮山張市村者可一望而近宜為之銘曰宋相世系有克保其墓地者百無一二而堪能守其先塋奉其先人以葬以志斯可謂忠孝之懿而詩書之澤百世不墜者已

廬山陳天倪墓誌銘

天倪諱徵字明善姓陳氏蘊懷瓌奇不屑求世用嘗讀莊周氏書至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故以天倪為自號其先本蜀人遠祖象嘗登宋宣和進士第歷官至左朝散大夫以蜀險遠遂徙家廬山之下其曾大父霽大父洽皆宋鄉貢進士父全隱居不仕娶黃氏生處士始予在杭討壽山中得芝黃松瀑先生

游先生長不踰四尺自六藝百家之書無不讀而尤清介孤峭然以侏儒竟自為道士當時名流如吳興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皆歛衽畏敬其甥陳誠善亦厲志苦學已而先生沒誠善亦蚤歿而予亦東入吳顧乃於無錫梁溪之上始識天倪聚語已洽乃知為黃氏甥而誠善則其兄也又始知幼嘗從草廬吳先生學于先生之門者蓋夥然獨稱天倪既卒業迺北上燕趙古所謂悲歌慷慨之士今所謂公卿大夫之賢天倪皆得與之握手傾肺腑論天下事甚可措之於用既久之南歸若北庭貫君酸齋山東李君澗之無不稱其才雋如青城虞公伯生豫章揭公勇碩亦盛稱而形之詩文者皆可考見夫士不得志于時浪遊海宇以才氣與人相軒輊觀其所與交可以知其人矣矧重之以黃先生之甥耶已而入吳知舊有延之取資者於是

遂僑于吳娶故宋相古心江公孫女生二男子曰汝秩曰汝言女三人天倪卒於至正八年戊子歲秋七月廿有六日得年五十二而二子能力貧而學養其母能盡歡以至正十六年四月四日葬於吳縣雅宜山大塚之原夫以天倪懷才負氣蓋措諸用迺不遇而歿非命也夫非命也夫二子以予嘗從其外氏游來拜哭乞銘於是為之銘銘曰嗚呼天倪竟止於是而歸耶保身全歸人孰以汝為非耶歿而有子九原其泯汝輝耶

張子昭墓誌銘

吳人張旻字子昭其先浚儀人宋宣政間其遠祖通官御器械從高宗南渡居錢唐宋亡其祖世傑父興嘗居燕已而居吳遂為吳人子昭髡鬚便嗜學喜從儒先君子游時宋社已屋三十稔矣故老遺黎殘校退卒猶有存者子昭從其人問宋遺事朝

廷宗廟宮室制度會同燕享生殺除拜車輿章服征伐討代文
詞經術下至幽人遁士言論出處雖不能盡得其詳然依約什
一於千百視後生晚進懵無聞知不可同日語已喜遊錢唐錢
唐實宋故都歲必一往或再往左江右湖山川之勝城邑之舊
以至荒臺歌榭壞家故墓斷碑殘碣頽垣廢宅更久湮沒未嘗
有過而問之者子昭每游息登眺必徘徊躑躅吁歎感嗟哀不
能已人或指目咲之不顧也兼通聲音律呂清濁高下長短疾
徐每遇張筵設樂八音並奏坐客方懽譁而子昭獨翬感歎歛
人問之輒俯首不荅或嘆曰時根於音其有地乎尤好樂府詞
曲遇故舊咲樂輒為之歌又時吹洞簫感篋奏調清越方其發
聲噴氣旁若無人而子昭亦洋自喜遇其不款歌雖貴為王公
弗能強也臨市衢構樓蓄書其土經傳子史下逮稗官百家之

言無不備子昭日緇閱研究至其會心得意處引卷疾讀徃能
成誦然不喜人言科第得失官程吏牘與夫巧宦逆富其為人
大致如此故窶約終其身年六十四歲卒於至正十六年十一月
廿七其子田葬于吳邑胥臺鄉黃山之原娶陳氏繼黃氏次子
里孫男一名冑田讀書苦學能紹父志哀子昭所著書繼潛錄
若干卷意蓋繼潛夫論也盡記補遺書補遺并墨記凡若干卷
予讀其書皆終卷田泣而言曰先人與物無競其為學不求人
知浮沉中吳閭巷間今沒矣僅其書存耳不幸歿之年遭世變
平生知舊舉皆淪落故田居益貧若臨街小樓先人沒之日又
讓與田仲父今葬已久而墓碣未有銘先生幸無靳夫子昭更
事時宋亡已久而子昭若感于宋豈有所徼覲以沽名于萬一
哉此與周之頑有懷于商嗚呼其在周則頑矣在商則惡得不

謂之義哉然子昭之心尤為隱約而難見予讀其繼潛錄其間有可哀者多然不出於憫宋之亡其遺文陳迹儘可以補野史之缺他如畫記書補遺之類又皆博洽有考匪空言也昔歐陽公於五代史作獨行或出或處雖皆不同然士不可以一途取故為之銘銘曰混于俗而其行獨辟之王其庶乎全其璞者歟

邵景義室人陸氏墳志銘

邵氏居華亭之胥浦為康節先生支胤故猶有讀書績學之士若景義父其一也景義襟抱坦朗言論達古今喜賓友每坐定或不如意輒泫然流涕曰使吾室人在安至此哉人問之則曰吾室人姓陸諱靜貞父潤卿居雲間為右族室人年廿一歸於吾族蕃衍吾室人性嚴潔上事舅姑順婦道則稱之曰孝婦中接姻妯遵禮度則稱之曰邵氏子舍之賢下御僕妾則稱之曰

賢哉主饋之人生一男宗永娶謝女媛清媛貞皆有適媛齡待年于室以吾室之賢宜左右以偕老詎意四十六歲而卒至正戊戌七月十日也嗚呼痛哉今欲奉祭祀潔牲醴以相予復何人所以淒斷梗塞尚忍言哉以其年月日安葬乞予銘之曰為婦賢為母明叶猗壽弗長良人傷猗子克紹庶浚昌猗

金母沈媪墓志銘

媪姓沈諱性貞蘇之吳江人同里金潤甫之側室潤甫四世祖宋迪功郎家已饒於貲而好施予赴人急難不啻從已出至潤甫莫不皆然潤甫尤篤於學媪奉其夫婦惟謹上下安之生子天麟裁九歲而甫謝世媪躬紉績勤劬以育其子者思禮備至天麟方成童即遣從師受學歸每誨之曰吾至汝家惟見攻學行義而已汝齒已長苟弗紹隆汝家異日使吾何以見汝父於

地下於是天麟感激務以遠大自期先是媪本姓屈媪父成從其母嫁沈因冒沈姓屈自祖父來皆好善誦佛書成之祖海陵居士每勸迪功積德既深當益於前而昌於後故自媪之奉其主增益其家而為人所稱道媪十餘年來病風痺不良于行天麟醫禱碑力竟弗瘳乃於至正己亥四月卒壽六十以是年五月壬寅葬長洲縣金墩之原既葬五視朔某始克弔天麟於哀次見其居喪以禮慨然歎曰喪禮三年之中自轉徙執事而后事行者面垢而已聞媪久病天麟每輿其母以行今居喪若是其可謂篤行之士也已以其友虞勝伯狀媪之行乞予銘銘曰金墩之隆土厚而豐是為媪之宮更萬子孫孝弟樂施振祖父之風其永弗痾

僑吳集卷十二終

僑吳集附錄

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

維揚蘇大年撰 昌齡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故宋西川經畧使祖開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士諱希遠高尚不仕國初徙家錢唐結屋湖上以耕釣自樂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穎悟過人垂髫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卿先生大異之年十五輒弄筆墨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石門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披閱君不出戶庭者十年於書無所不讀作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疑稽隱其見聞充然有得侃侃以奇氣自負諸老皆折節下之江浙行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謹嚴慎於交際獨延君於家與其子期頤講學期頤後中

甲科即中書叅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既得友益自剋勵於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成是以名世時鄉林平章庶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唐與君為忘年友君由是徧交當世之士聲名藉甚四方慕君者識與不識皆稱為明德先生君既以儒業起家仰承石門君夙志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偕其兄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戶外之屨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閫憲臺交章以潛德薦君於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在廷諸公知君之志亦弗甚相屈也優游吳中者三十四年富貴声利一不動其心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况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稱其有見於道性平易真率不為矯激之行與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應酬餘暇

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罔弗敬禮之者雖小夫賤隸亦能知君姓名人有患難極拔之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度無以相給則徧告諸有力者調其困阨君見時乳媪提携右臂脫骭左手寫楷書規矩備盡世稱一絕又自名為尚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淞儒學提舉君亦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士友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午時卒於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三娶錢侏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女長曰吉次曰起曰貞吉娶陳氏先十年卒貞未娶先君十二年卒娶陳氏女寧贛蘇人湯惟新女孫二尚幼以明年乙巳正月二十六日葬於平江路吳縣太

平鄉橫山之原君所為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孤起以狀來請銘
僕泣而撫之曰君天地之全人也生長承平晚涉世變骨肉竟
相保無虞又且安享十年之福而後逝蓋君明哲保身行業素
無愧於造物而造物之報君者亦厚矣君之學淹貫而博洽君
之行純誠而篤實君之見高明而正大君之文雄深而雅健君
之詩清峻而蒼古君之書嚴勁而端麗其見諸緒餘如清談雅
韻依稀晉人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已矣世不復有斯人
矣君未疾前五日與僕會飲檢閱曹新民家歷自叙其平生出
處語僕僕竊疑其強聒不已無幾而卒乃知君有託於僕也將
屬續又呼僕面為固宜為之銘曰世之人全於人者未必全
於天全於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奧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
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歸全孰曰不然勒銘貞石

後有稽焉知其為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郡志儒林傳

郡人盧熊撰功武

鄭元祐字明德處州遂昌人父石門高士元初徙家錢唐幼天
資穎悟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年十五輒弄筆作
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於書無所不讀為文滂沛豪宕有古作者
風時咸淳諸老猶在皆折節下之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與為
之友父卒移居姑蘇從之游者甚衆省臺宣閩憲府文章以潛
德薦自以臂疾不願仕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
淵源也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者鮮况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
韋其有見於道平生見人有患難拯拔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
能自存則通告有力者賙之至正丁酉大府薦授本路儒學教
授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以疾止後又陞江浙

儒學提舉亦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歲餘而卒故國史蘇氏嘗誌其墓謂為一代之偉人又謂天地之全人有遂昌山人雜錄一卷文集若干卷

刊僑吳集錄

遂昌鄭明德先生為吳中碩儒致聲前元其著述甚富有遂昌山人集二十卷僅分詩與文而無類叙皆漫稿也又有僑吳集者編次固當然多繁蕪重出生通錄之得其詩文之精純者併為一十二卷仍名僑吳用梓以傳若先生履歷之詳德學之盛已具蘇編備墓誌銘盧中舍郡志傳好古君子苟觀是集則自得先生之所蘊庸何加喙耶

弘治丙辰秋八月望吳下晚生張習識

僑吳集附錄終

光緒戊戌四月朔日

仁和羅築校畢舊
有墨筆校注多臆
改不可從